

95
照對話白言

沈溥 沈溥
蔣祖 怡

中華民族 英雄故事

第三集

27
世界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8612B

中華民族英雄故事集

凡例

一、本書以文學的立場，採集古今民族英雄故事，又演成白話文，供中小學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之用。

二、本書選錄原文，皆古代大家著作，其中頗多刪節；但仍一氣貫串，不失原意。有欲學習文言文者，可就此讀之，如能與白話相對照，更易進步。

三、直譯白話，往往枯燥無味，本書每於當時景物，人物姿態，用嚴正而精密的想像，竄插描寫，如三國演義之於陳志，藉以增進讀者之興趣。

四、原文中篇章雖長，而美言美文，爲青年所必須熟讀者，如史可法答攝政王多爾袞書之類，均列全文，以資欣賞。

五、每篇末尾，對於其人之得稱民族英雄之故，加入批評一段，讀之更能了解其中所含之意義，以增強其民族意識。

六、篇末又附問題多則，作爲練習和考詢之用。

七、難字難句，一般人所不易了解者，均加註釋。

八、本書仍將繼續編集刊行，以副讀者之望。



照對話白言文

集事故雄英族民華中

石 史 張 張 蘇 寶 汪
達 可 煌 巡 武 憲 踰
開 法 言 巡 武 憲 踰

(內容)

第一集

徐 沈 唐 諸 馮 鉏
錫 雲 順 葛 異 覺
麟 英 之 亮 異 覺

(內容)

第二集

葛 閻 費 熊 霍 馬 蒙 田 晏
雲 應 宮 廷 去 援 恬 橫 嬰
飛 元 人 弼 病 援 恬 橫 嬰

(內容)

第三集

每集實價國幣四角

世界書局印行

晏嬰

齊棠公(三)之妻，東郭偃之

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

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妻姜而

美之，使偃取之，莊公通焉。驟如

(三) 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

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

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四)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爲崔子間公。

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

諸北郭。(五) 崔子稱疾不視事，

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入于

齊都的古道上，驟然嚴肅起來了。

前面是一大羣齊莊公的扈從，整齊的步伐；彩色的軍衣，和在日光下閃爍着的刀戟，他們帶來了嚴肅，帶來了威武，路傍的老百姓們，似乎起了一陣寒慄，遠遠地散進了他們底屋子裏。也許，有幾個是在門口探看，他們底臉上，沒有羨慕，沒有嚴肅，只是一些鄙視的冷笑和痛惡的神情。

後面在兵士的步伐聲中，又雜着車輪在石子路上轆過的聲音。又雜着沈重的馬蹄打在石子上的聲音，顯然這四匹雄壯高大的駿馬拖着這一輛錦緞繡麗的車廂，裏面應該是一位英勇而值得崇拜的人物。

然而，莊公却是一個極平凡的人。一張平凡的臉上嵌着一雙多利慾而沒有光彩的眼睛，幾年來被好酒美食供奉得胖胖的，嘴角上掛着得意的笑容。他所以得意並不是因爲他做了諸侯。因爲他對於自己扈從的衆多，車馬的富麗，好像並不在意；他也並不是因莒國的國王來朝而喜悅，在這麼大的

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附楹
(六)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
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
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勿許。
皆曰：「受崔子之命以討淫人。」
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墜，遂
弑之。

晏嬰立於崔杼之門。從者曰：

「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

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

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

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君臣者，

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

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

之，若君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

暱，(七)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

齊國，小國來朝，是極平凡的事。他底得意乃是在這條鋪滿着石子的路上，引
起了他有趣的回憶。

車子不停地在走着，車廂震盪得厲害，他揭開車簾來看，前面的扈從離開
自己沒有多少遠，正對着自己的眼光是四個高大而在擺動着的馬頭。他看
見古道的左傍是一叢野薔薇，他底心又跳動來，低低地吸了一口氣。

「只有一半路了。」

原來這條路，他是很熟悉的，一年來他已經來過多次了。他用手摸摸自己
底臉，在車子的繡幕上浮出一幕幻影來。

這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的臉，嫵媚的姿態，不但使他傾倒，連他底臣子崔杼
也是在熱戀着她的。但是現在名義上是崔杼的妻子了，她自從棠公死了以後，
轉嫁給崔杼，名義上的結婚並沒有減淡他們的愛，然而這女人有一付含有
凶險的眼，因爲這一點，莊公的下人曾經勸莊公不要再和她往來，但是莊公
是不相信「相術」的。

曾在一個美麗的春朝，他由侍臣賈舉的引導，在這叢玫瑰花傍和這婦人
晤面過，誠然，佔有惹大地域，佔有這許多當作他奴隸的民衆的人，是值得女

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八）何歸？」

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九）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一〇）坑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劍承

性崇拜的，於是這幕喜劇，從此延續下去，一直到現在，而這婦人是變成莊公生活中唯一的點綴品了。

在莊公的一方面，他當然不以這樣爲滿足的，實在，諸侯之尊，要佔據一個平凡的女子，一個齊國平民的妻，一個寡婦，一個轉嫁給他底臣子的婦人，一個他底臣子底車夫東郭偃的姊姊，是很容易的事，也就因爲這樣，這輕而易得的東西，不夠給莊公以相當的刺激，但是也許她底美太使人羨慕了，莊公現在還正熱戀着伊。

莊公在這件事情中最得意的一件，便是將他戀人的丈夫底帽子，顯示給別人看，人們常常有這種變態心理，尤其是他，是貴爲諸侯的他。崔杼知道了這件事而對他沒有什麼表示的時候，他常常感到勝利，也由這勝利而感到他底威力的無邊。但是他還感到美中不足，便是那賈舉，因爲這一點而常常向他要求一切，這件事最使他發怒，曾親用手鞭子打過他，想到這裏，他臉上又湧出了怒容。

「這狗蛋！」

他又因爲愛崔杼的妻子，而對崔杼表示非常親密，當然他底臣子得着他

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二)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三)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則在脰，劍則在心，維子之圖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以回而求福乎？曲及鉤之，直兵搯之，嬰不革(三)矣。」

底青暎是無上的榮幸，這一點，莊公也明白。昨天，莒國來朝，崔杼因病不出席，使他非常掃興，這重大典禮，崔杼沒有參加，莊公反替他惋惜的。

然而莊公却並不焦慮他臣子的病，他正欣幸因他臣子的病，而可以和這女人去會面。——他又眉飛色舞起來。

前面的扈從起了一陣吶喊，車的震盪已經停止了，莊公懷着矜持而喜悅的心，由侍臣們扶下車子來，走上了巨廈的石級。

他並沒有注意到石級兩旁的勇士的敬禮，他也不去觀察這屋子上精美

的雕飾，他在期待着他所期待的人。果然，當他走入第二重門的時候，一個身材窈窕的，含着笑臉的婦人出現了，他似乎又走入夢境，一陣喜悅佔據了他，他偷看這婦人，而她也正在注視着他，二個人的步伐合在一起，向右邊的內室走了進去。

屋子裏是很靜寂的，雖然門口站立着許多衛隊，除了滴漏有節奏地單調地在響着以外，沒有什麼聲息，像整個在睡夢裏，沒有醒過來的樣子。這時候，右角的小門，忽然開了，走出二個人來。前面的是穿着重甲的軍人，臉上含着怒，二道粗黑的眉毛，足以證明他不久便會把這整個屋子變成恐怖。而後面

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爲教矣。」崔子遂舍之。

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二）乎？」趨出，援綬（二）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行成節而後去。

注釋

（一）晏嬰事見左傳，襄公廿四年，及晏子春秋。

（二）齊棠公，是齊國的一個平民。

（三）如，到也。

（四）間，隙也。就是說，「沒有機會。」

（五）郭，城外的小牆。

（六）

的一個是穿着普通衣服的人，一舉一動，顯出有些諂媚的樣子。突然，穿甲的轉過頭來：

「賈舉，現在是我復仇的時候了，我眼前只看到血，是幾月來，我的怨恨和恥辱所結成的血，——

「但是，他是你底上司呢？崔武子。」賈舉帶着慫恿的口吻，又似乎在故意在激怒他。

「哼，這種人配做我底上司嗎？欺凌百姓，欺侮臣子，這是淫徒，這是不知廉恥的流氓，我們要改造齊國，要將齊國的生命線抓在我底手裏，你知道嗎？你還記得被他鞭打的苦楚嗎？」崔杼更加忿怒起來，摸了他腰間的佩劍，頓着腳，這怒氣使賈舉感到寒慄，然而賈舉却不慌不忙地說：

「一切都準備好了，崔大夫，只要你有決心，只要你能答應提拔我……」

「別多說了，你到前面去告訴衛隊們，說莊公今晚不回去了，叫他們先走。再，你將你所訓練過的人帶來包圍這所房子。」

「是。」賈舉向崔杼立正以後，便忽忽地走了出去。

崔杼雖然是鎮靜着的，但是這時候似乎有些焦急，他注視着右邊的門，他

楹，堂室間之四經柱，其前兩傍無所依者謂之楹。（七）曙，是親近

的意思；私暱，是個人的私親。

（八）庸，用也。「將庸何歸」就是

「將何用歸的意思。」（九）露

出左臂叫做袒，不戴帽子叫做

「免」，古代「袒免」表示悲哀。

（一〇）仞，古以周尺八尺爲仞，合

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一一）古

代盟誓，從盟誓的人底手上刺出

血來，流在盤裏，於是宣誓，再用血

塗著誓者的口唇上，叫做歃血。疾

是快的意思。（一二）栝，和「杯」

字同。（一三）革，是改的意思。

（一四）中，讀作去聲，是「着」的意

思。（一五）綏，是車子上的繩索。

問題

（一）齊莊公有否做領袖的

又不安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地，一會兒又停下來，抽出自己的佩刀來看看，一會兒又在期待着外面有人走進來。

忽然在右角小門裏傳出了一陣歌聲，顯然這是莊公的聲音，在別人也許聽了這些會激動喜悅的感情，然而它却變成一種「侮辱」，打在崔杼的心上。他有些忍受不住了，走到小門的跟前，又重走開去，咬着牙，拔出劍來，又走到小門的旁邊，裏面起了一陣笑聲，這笑聲又使他退了回去。

外面起了一陣擾攘的聲音，似乎是吶喊，又似乎是許多人的呼號，崔杼突然緊張起來，他緊一緊袖手，怒視着右側的門。

賈舉從外面衝了進來，向他點點頭作了一個暗示，便忽忽地去打右邊的門，歌聲中止了，門開了，裏面衝出了一個人來，崔杼懷着跳動的心迎了上去。這人忽然撞在崔杼的懷裏，倒在地下，——這是他底妻子，是造成他底侮辱的人，也是幫助他復仇的助手。

崔杼用手推开了她，一直走到小門的門首站着。

莊公也在門首出現了，依舊是諸侯的身份，他從容地：

「外面在鬧什麼？」

資格？

(二) 晏子對這崔杼的態度怎樣？

(三) 以現代的眼光來討論晏子對於祖國及國君的態度。

(四) 「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這話的利弊怎樣？

批評

戰國時代是歷史上的一個混亂時代，臣子弑君的事，是很普通的。這故事敘述在混亂底情形下的一個不屈於武力而愛護着國的學者的態度，也是我們在這動盪的現代中國生活着應有的態度。

但是他一看到崔杼的打扮和臉色，他又不禁驚惶起來，而後面站着的，又是他所最恨的賈舉。他眼前起了一陣黑霧，然而他不好意思示弱，因為他是諸侯。

崔杼睜着眼，挺着胸脯，佩刀明亮亮地在他手裏，他用手指着莊公說：

「今天是你底末日了，你向來所賜予我恩惠，今天我要一起來清算了，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罪孽，你自己所給予別人的侮辱，你給齊國玷污了聲名，給你祖宗染污了聲名，給你臣子和百姓玷污了聲名，你這淫徒！」

莊公衝過去用力拉開大門，然而這是無用的，門早已上了鎖，他回過頭去看見崢嶸而含着怒笑的臉，他昏迷起來，用力推開了賈舉，向小門裏竄了進去，因為他知道這室內有個小窗，窗外是一座花園，也是這正是他底生路。他越過了窗子，奔到花園的盡頭，他聽到牆外在吶喊，在戰鬥，希望的火花，在他面前熄滅了，而後面追來的，正是他的幸臣——崔杼。

莊公伏在草地上喘息着，像一條牛，又像一匹受傷的戰馬，他知道自己底生命是將完結了，淚水滴在草地上，哀怨地：

「崔武子，我們至少是有相當的友誼的，雖然我也是一國的諸侯，我知道

我們先討論臣子弑君是否道德的問題。

國君是一國的統率，是人民的領導者，應有愛護人民的心，和振興國家的居心。而臣子乃是奉行國君的主張輔助他進行這一切的助手。在專制政治的立場上看來，臣弑君是大逆不道，是不應該的。然而仔細研究，君和臣不過是布爾喬亞中的等級的不同，周秦世襲制的諸侯，他所以成爲諸侯，不過是運氣較好而已，因此君臣的地位雖不同，而其實却應該是平等的，君可以殺臣，臣也何嘗不可以殺君？

所以這問題的解答，應先辨

我以往的錯誤，希望你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我，我們來歃盟吧……」

崔杼的忿怒變成了得意，他底嘴角上掩不住微笑：

「你還想奪回你自己的生命嗎，別做夢了。」

莊公眼中溢着淚，以絕望的眼看看崔杼：

「那末……那末……請你……讓我自盡吧！」

吶喊的聲音漸漸迫近起來，原來賈舉開了門，花園裏突然人聲鼎沸起來，也有人打着口號，也有人喊「殺」，也有人在爭鬧。

崔杼回過頭去，換了一付面孔，像演說似的：

「我們齊國人，吃了他不少的苦，他不知道愛惜百姓，他只曉得自己享樂，我們要剷除他，替齊國整千萬同胞解除苦痛！」

後面起了一陣騷擾，又起了一陣吶喊。

「他，他在爬牆頭了，」後面有一個人高叫着。

果然，這時候，莊公在花園的草藤上竭力掙扎着，高大的靴子，在這細細的枯藤上着力是很費氣力的，渾身在戰抖，兩隻手很用力地抓住牆邊上的破敗處，顯然已經將越過這牆頭的最高點。

明所弑的國君是否足有做領袖的道德和才能，如果是魚肉平民的，那末弑之也不足爲罪。

孟子解釋武王弑紂道：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齊莊公的行爲是一個極平

庸而淫縱的人的行爲，當然沒

有做齊國領導者的資格，那末

崔杼殺了他，晏子爲什麼要反

對呢？

晏子已很明晰地解剖了這

問題了。（一）他認爲崔杼之

殺莊公，爲了自己的私事，並不

是爲齊國。（二）他認爲崔杼

弑莊公除報自己私仇以外還

有更大的野心，——抓住政權。

照理，國君受辱，臣子應該殉

崔杼也有些匆忙，他知道這時候，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正在一架天平上衡量，他如果脫了險，自己也將變成不久以前的莊公了。他急忙抽出一支箭來向莊公描準射去。他底恐懼跟着莊公的身軀一同墜下地來。

崔杼迷茫地不知自己做了什麼事，但是他底身子已濺滿了血，在他底身傍，挺着一具死屍，突然間他復仇的心又冷了下去，而在羨慕這死者的王冕了。

× × × × ×

在這入聲鼎沸中，晏嬰在崔杼的門外徘徊着，他緊促着眉頭，似乎是在悲傷，但是他並不十分抑鬱，好像在思索什麼似的。初春的風，吹動他底長大的儒服，柳絮點點落到他底衣服，他周圍立着許多戎士和老百姓，但他却似乎不會看到。傍邊有一個人拍拍他底肩膀說：

「晏先生，你想殉節嗎？」

他驀然轉過身來，堅決的眼光，直射在那這人的臉上，回答道：

「我爲什麼要殉節？莊公是我一個人的主嗎？」

「我勸你還是離開此地吧！」誠然，這是好意的勸告。然而晏嬰却若無其

節。他所說的：「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這真是至理名言，中國歷史上有許多許多爲國殉難的忠臣，其中有不少是盲目的，——國君不爲社稷而死，他却爲國君殉節；晏子從國君的邊上，另外注重一件比國君名分上更重要的東西，這便是「社稷」也就是「國家」和「民族」。他了解國君的存亡，是應該與國家民族有關係的，所以不能單因國君的生死，來決定忠臣生死的問題，應該以國家民族的存亡，來決定人民生死的問題，這一點，是古代哲學家政治學家所不容易說到的。這是晏子

事的，又是反詰的口氣：

「我爲什麼要逃走？難道這是我底罪衍？」

「那末，你應該回家去，在這裏是沒有好處的。」

「我底國君死了，我回家做什麼呢？做國君的人，並不是來欺凌百姓的，乃是以國家社稷爲重的；做臣子的人，並不是爲自己的榮貴，也是爲社會，來替社會謀福利的，所以國君爲社稷爲國家民族而死，我們應該殉節，爲國家爲社稷而出走，我們也跟了出走；國君死了，我們出亡，那麼，我們一定與國君有特別的好感。現在，這莊公因爲行跡不端，而被人殺了，我們何必死，也何必逃；國君死了，我們底國家動搖了，我們回到什麼地方去呢？」晏嬰感慨地搖搖他底頭，對方也伸出手來，感動地握住了他底手，忽然，門開了，晏嬰擺脫了那人的手，大踏步走了進去。

這裏面顯然變了樣子，不像以前一樣冷靜了。屋子的當中，放着一大張虎皮椅子，崔杼傲慢地坐在上面，許多莊公的侍衛，已變成了他底護從了。屋後面的第三道門已完全打開，裏面正是崔宅的花園，在這花園和屋子的中間，陳列着莊公的遺骸。

的偉大之一點。

他又說「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這也是英雄豪傑的話，我們處在現代，當然沒有「君辱臣死」的義務，然而却應有「與民族共存亡」的觀念。國家是民族的形骸；國家亡了，民族便將受到威脅，猶太人便是一個例子。所以愛祖國並不是我們的義務，而是我們底權利。能「與民族共存亡」這裏面，也有二種態度，一種是消極的，和從前的遺老的辦法，一死了事，一種是積極的，雖然是一「死」，而不肯平凡地「死」，要替國家民族出力而死。當然後者比前者更光榮，更有用，更

崔杼一看到晏嬰，有些驚異，但這驚異不久又變成了傲慢。他看看自己身上錦繡的長袍和皂靴，又看看自己周圍的侍者，他很滿意，這滿意正是他對晏嬰蔑視的主要成分。

「你爲什麼不殉難？你爲什麼不殉難呢？」崔杼用着沉重的語氣，向晏嬰反復地說。

「我爲什麼要殉難？你說！莊公初做這件事，我在齊國，現在這些變亂，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死？」晏嬰並不爲他底傲慢而懾服，依然從容地侃侃地申說他底理由。「而且，『出亡』的行爲，不能保全國君的生命；『殉節』的行爲，不能積極地爲國家立功，我難道是人家婢妾，見了主人死了，便自縊來殉節？」

他說完了，走到莊公的面前，伏在莊公的屍體上大哭起來。忽然又立起身，舞蹈了三次，挺着身子昂然而去。

屋子裏許多人被他底忠直感動了，他們明白莊公的死，是應該的，然而崔杼的公報私仇，也有些太跋扈的地方，他們眼前現出了一個「齊國」，這「齊國」不是建立在「國君」上，也不是「建立」在崔杼的「復仇」上，而是

犧牲自己的，這也本於他自己「立功」的說法，以大衆的前途，用自己底生命來作孤注一擲，這種精神是很可以佩服的，這是他底偉大之第三點。

同時，他能以鎮靜的態度來對付禍變，能以自己底正義來克服自己，終於他戰勝了狂暴的崔杼，他喚醒了整千萬齊國人民的迷夢。

台上放着一張長大的桌子，桌子上有一只大盆子，裏面是一把鋒利的小刀。桌子上又瑣碎地放了幾件東西，桌子的右邊，擺着兩張大木椅，這是崔慶二人的座位。從上面看下去，是不少人頭砌成的地面，像蠶在蠶床裏一樣地在蠕動着，天上一會兒浮雲漸漸推了過來，遮沒了陽光。

崔杼慢慢地走到了台前，他又穿上了新衣，這新衣是貴臣的標幟，尤其顯出他底身份來。他用手揩揩自己底嘴，高聲地：

「爲了鑑於齊國政治的腐敗，由於莊公的無用和淫亂，所以我爲保護大衆的自由起見，我替百姓除了一條大害。」

下面有一陣拍手的聲音，但是在這陣擾亂的拍手聲中，也夾着談話的低聲：「虧他說得漂亮，他是爲自己個人復仇的。」他底妻子不是好東西，引誘了莊公，原來他爲利用這名義來弑國君的。「如果真正是爲大衆，他爲什麼今天用軍隊來包圍呢？」他嘴裏說得漂亮，然而自己却變宰相了。「景公也是他手裏的玩物。」……

「我們要建設新的國家，必先改革舊的政府，於是我們順從民意，擁護景公做國君，但是他底年紀還小，閱歷不深，需要有力的宰相來輔助他。他曾經

幾次來邀我們，雖然我們的力量學問菲薄，但是爲了祖國起見，便不得不應命。」

下面又起了一陣歡呼聲和拍手聲，但是已沒有前次那樣響了，於是談話的聲音，很容易清晰地給台上聽到。「沒有廉恥的東西，挾天子以令諸侯，誰來擁戴他，景公又何嘗聘過他們。」「……」不久，下面起了一陣小小的波動，在大衆的那一角上，兩個戎裝的士兵，將一個平民挾了出去，外邊傳進一聲尖銳呼救聲來。但是台上的講演依舊繼續下去：

「從前周公輔助成王，因爲成王幼不更事，便放逐他到域外去，自己攝政，傳爲千載美談。我們雖然不及周公，而周公之心，是不能不有的。同時，要齊國強盛，非民衆一致擁護政府不可，那末，我們既爲齊國的棟樑，便應該受百姓的擁戴，今天，是好日子，我們特地設壇，供奉上帝，要照例大家來一次會盟。今天盟辭是「我願絕對擁護崔杼慶封做齊國的主人，如果違背這誓約，便會受上帝的懲罰。」

台下大家都嚴肅起來，有的在咬牙，有的在低泣，也有的沒有什麼表示，大約還不會明白這件事，但是這不可避免的事終於降臨到每個人的身上來了。大衆之中依着各人的身份，一個個地上台去宣誓。

兵士們繼續在努力他們的工作，他們在台前的草地上做起清道的工作來，抓去了一大紮乾草，於是地上一個大洞便出現了，是一個廣大而深邃的坑，這是歷史上掩埋大批生命的工具，這是一個警告，無異是崔杼和慶封的命令，他們將拿這工具來掩飾自己的罪惡，來做他們達到勝利目的的工具。

第一個人被召上台了，這是一幕悲劇，在大衆的眼前顯示出來，他大膽地直立在崔杼的面前，他拍拍

胸脯，責問崔杼爲什麼用強迫手段叫他們宣誓。

「這是非法的，這是我們齊國人不能做到的！」

台上四個兵士走了過來，將他宰了，鮮紅的血從他斷了頭的腔孔裏流出來，不久，又將這段身軀拖下台去。

在這種殘酷的廣告，果然發生了很大的效力，使不少的人像繇羊似的宣了誓，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因爲誓辭說得慢，或者歆血的時候，沒有流出多量的血，於是他們便被葬身在這個大坑裏，或者被挖去了心。

終於，輪流到晏嬰的身上了。

台下的人們，突然對台上注意起來，大約他們要想知道「晏子」的態度。誠然，在這種境地，是非常爲難的，「良心」和「生」的掙扎；「恥辱」和「死」的權衡，在他們心裏爭鬪着，顯出極度的矛盾和不安來。因此，他們明白晏子是一個偉大的而不肯出賣良心的人，他們想效法他底辦法，來處置這件困難。

——平庸的人的普通心理。

晏嬰從容地走上了高台，雙手捧過歆血的盆子來。開始在盟誓了，台下有不少的人，似乎感到失望，但是依舊靜靜地在聽他底誓詞。

「崔杼弑君，是不道德的行爲，我們不擁護國家，而擁護崔杼和慶封，上帝一定會降罰於他。」他說了

這句，立刻在自己底指上刺出了許多血在盆子裏，並且自己吸了一口。

這一來，全場的空氣緊張起來，蟄伏着羣衆，又開始蠕動起來，無異這枝強心針已注入了每個人的心的深處。崔杼感到極度的不安，他臉上泛現了紅色，是憤怒和恐懼交織而迸發出來的紅色。他突然走到晏嬰的面前抽出了佩刀，張着眼睛看着他，但是一覺到對方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舉動時，他底憤怒，在表面上已經開始變成失望的悲哀了。然而他底話，仍舊是用恐嚇的口吻：

「你再宣過誓，你如果能明了我所規定的話來宣誓，那末，我們可以攜手在一起，我們可以共同來維持齊國。否則我有整千萬的軍隊，每一個兵士，會將他底短劍放到你項上來，每一根戟會刺到你心窩裏來的，你自己再考慮一下吧！別就誤了你自己的前途！」

晏子臉上顯出一陣輕蔑的笑容，他挺立在台前。沒有畏懼，沒有屈服，理直氣壯地回答：

「拿『死』來恐嚇我？如果我害怕『死』的降臨而變更了主張，這是非勇；想升官發財，而背叛祖國，這是不義；崔杼，你念過詩經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我晏嬰是君子，不肯做違義求福的勾當，請你用劍戟來殺戮我吧？我是不會屈服的！」

狂暴被正義克服了，躊躇和不安抓住了崔杼底心，他低下頭來，似乎在沈思。台下起了一陣更大的騷動，兵士們的威力也被減退了。這裏，滿充着反抗的氣氛，每個人的熱血在沸騰，每個人的愛護祖國的觀念增強起來，因此陣綫是統一了，鞏固了，這盟誓不能再繼續下去。幾千萬滴同情的淚洒在被掩埋的人

們的坑上。

天氣也忽然陰沉起來，不像是春天，野風刮在這廣大的空地上，像羣衆的怒號，像海洋裏起了一陣大浪，將舊的陳跡掩沒了，換來了新的綠州。然而，天上的陰霾是不容易立刻去掉的，整個的悲哀，還在這廣場上留着，在這坑上開出了灰色的花，旁邊有整千萬的蔓草來襯托這花朵，而這花朵的生長，是由於晏嬰的偉大培植灌溉而生長的。

廣場外面停着一輛馬車，是一輛舊式的馬車。晏嬰從人叢中緩緩地擠出來，平凡地，沒有人注意，也沒有人侍衛。依舊是一件半舊的儒服，穿在這矮矮的人的身上，更不容易使人尊仰和注意。也許尊仰和注意都不是他所需要的。

他跨上了馬車。他還喃喃地說：

「這個人勸崔杼不要殺我，自己以為是『仁心君子』了，其實，齊國君是大不仁，搗亂祖國，強迫大眾，是大不仁，做了大不仁的事，而自己以為救我是『仁』事，他們還可教訓嗎？」他拉開了車幕，回顧着這廣場，似乎對這幾千萬人，有說不盡的依戀，他忘了叫車夫開車。

「先生，我們快些走吧！」車夫是忠心於他的主人的，他恐懼不幸會降臨到他主人的身心，剛才台上的一幕，已足使他就過不少的心了。「崔杼是一個多反覆的人，也許會有翻變的。」

他底話是質樸而誠懇的話，他底態度竟使在懷戀着廣場上的民衆的晏嬰感動了。他緊握住他車夫

的手，很沉重地：

「還是慢慢地走吧！快了並不是一定可以脫難的，而慢慢的走，也未必一定會遭遇着不幸。如果我是
一個愛惜自己生命的人，今天不會到這裏來，也不會更改盟語了。」

在一條廣闊而漫長的道路上，有一輛馬車緩緩地駛行着，這裏面，坐着一位愛護祖國而熱血的學者

——晏嬰。

田橫

齊王田榮(一)兵敗(二)走平原(三)平原人殺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爲齊王而已相之。

漢王(四)使酈生往說齊王廣及其相國橫以爲然解其歷下(五)軍。

漢將韓信已平趙燕以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六)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七)酈生。

韓信乃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八)漢王因立之後歲餘漢

齊王田榮和項羽交戰，被項羽打得大敗，連夜逃到平原，正想收拾殘兵的時候，突然間被平原人蜂擁過來，團團圍住，倉卒間不及防備，就被殺死。

田榮的殘部，因爲沒了統率的領袖，就紛紛四散。這時幸虧有田榮的兄弟田橫挺身出來，重復招集舊有的殘部。並且時常加以訓練，想待機會做復國的運動。

齊國所有的城邑，大半都被項羽的軍隊佔據去了。田橫想盡了方法，乘機進攻，結果陸續收復了許多失地。並將田榮的兒子田廣立爲齊王，自己做了相國來輔助。

漢王劉邦，早有心思想拉攏齊王，一方面可以避免和齊國直接的衝突，另一方面將防禦齊國的軍隊開調到另外去進攻；可以節省兵力。便派一個辯士名叫酈生的去遊說齊國。

酈生到了齊國，便和齊王廣及相國橫陳說利害，並勸他們解除在歷下和

滅項籍，漢王自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島中。

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國，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恐爲亂。迺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橫因謝曰：「臣享陛下之使，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島中。」使還報。高帝迺詔衛尉（九）酈商曰：「齊王橫卽至，人馬輿從敢動搖者，族夷！」（一〇）迺復使使持節，（一一）具告以詔。商狀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耳。不則且加誅焉。」

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一二）詣雒陽。（一三）距雒陽三十里，

漢王對抗的軍隊。經田橫仔細思考一番後，以爲酈生的意思不錯，就答應下來，並立刻發軍令，將歷下防禦的軍隊一律撤防。

那知道事情沒有如此單純和順利。這方面還在媾和，另一方面卻引兵進攻了。

誰都防不了這意外的突變。

這時漢將韓信已將燕趙兩國征服，正覺得沒處可以尋覓很乏味的時候；謀士蒯通便獻上計策，勸他乘勝利的餘威，進襲齊地，偷渡平原後，那末獲取臨淄，易如翻掌了。韓信聽了很以爲是。遂掩旗息鼓，引兵渡過平原，到了歷下，探得齊兵毫無防禦，並大多數已經撤防了的消息後，就下令突向齊兵進襲。齊兵早知道與漢媾和及撤防的緣故，所以毫無戰時的準備，而且決防不到進攻的，仍是漢軍。等到韓信引兵突擊時，大家都手足無措，驚慌得向四野奔逃，毫無抵禦，讓韓信的兵奪了歷下；韓信既然佔據了歷下，再乘勢攻進臨淄，一路上勢如破竹的任他們大軍橫行過去。

齊王和相國，一聽到如此的惡耗，氣憤填膺，咬牙切齒地恨着酈生，以爲這事件是十足上了酈生的當，就將酈生拏來，不由分說生生地把他放在油鍋

至尸鄉（一四）廢置（一五）橫

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余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亭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余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欲見余者，欲見吾面目耳！茲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尙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刎。

客奉其首級，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者再，而拜其二客爲都尉。（六）

裏熬死。

此後，韓信逐一將田氏的兵將削平，自己稱爲齊國假王，請求於漢王；明知此事很對不起齊王的，但是事情已弄到這般地步，也只好順水推舟的封了韓信。

相安無事的過了一年多，漢王又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遂將楚王項羽打敗，從此天下都歸附劉邦了。他想尊重自己的名位起見，便自立爲皇帝。

這時和漢高帝不對的只剩了田橫，他知道高帝很疑忌他，他恐怕性命不保，就帶領了五百多部屬，逃到海島中隱避去了。

當然高帝對於田橫的一行一動是非常注意的。所以田橫逃到海島上，高帝立刻就知道了。他想：「平定齊國，原是田橫的幾個兄弟，齊國當地的英雄豪傑，差不多都歸附他們；雖然現在強弱的形勢已經大定，但不早去收服，恐將來的禍患不小！」因此派遣使臣，帶了赦罪和招安的詔書，逕到海島中去招安。

田橫得到招安的消息後，便和大衆計議一番。等使者到來，看情形再作對付。漢高帝的使者來到，就將高帝思慕的心思及赦罪招安的話詳細陳述了

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自劉下，從之高帝聞之，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五百人尚在島中，使使召之。比至聞橫死，皆自殺，迺知田橫兄弟之能得士也。

註釋

(一) 田氏爲戰國時齊王之後，

秦始皇死，羣雄並起，田儻自爲齊

王，不久被殺，繼他位的有田儻、田

都、田市、田安；田榮不服，就起兵，陸

續將他們逐去或殺卻，他就自立

爲齊王。(二) 田榮和西楚霸王

項羽爭鬪。(三) 平原，地名，現在

山東省平原縣。(四) 漢王姓劉

名邦，生於現在江蘇沛縣。秦二世

元年，在沛起兵，終於將秦都城咸

陽攻破，項羽就立他爲漢王。他接

一番。

「我已將漢王的臣子酈生生烹了，況且現在酈生的兄弟酈商在漢做官，他怎肯干休於我，我一則犯不上和他爭鬧，情願遠避。二則對他慚愧抱歉，實在不敢奉詔。現在高皇帝既然肯赦我的罪，就請廢我爲平民，世世守着海島，以享天年，實在最榮幸的事。」田橫在使者談話後，才對使者婉言答謝。使者無法強逼，不得已又回到漢朝來，將經過的一切情形，對高皇帝詳細陳奏。高皇帝聽罷，就命侍衛去召衛尉酈商來。

「齊王田橫在當初雖殺死你的哥哥，但是這時候各爲其主，實在用不着懷恨；現在我已派使臣召他來了，你無論如何只有忍耐，將來我可以爲你倆消釋怨恨，同歸於好；況且從此要做一殿之臣哩！他來時所帶的人馬和隨從，無論如何不可衝突，倘若一有這類事情發生的話，就得滅門之禍，務須牢記在心！」酈商召來後，高帝就用寬猛兼施的話和酈商說，酈商祇得唯唯應允。於是高帝再派使臣帶着信符，去召田橫；使臣到了島中，就將高帝吩咐酈商的話一一告訴田橫。並且將旨意展開來給他看：

「田橫，可快來朝；大的封爲王，小的封爲侯，切不可再行蠟強，若依舊不肯

着又領兵攻破各國和項羽，自立

爲皇帝，國號漢，就是漢高祖。(五)

歷下，地名，現在山東歷城。(六)

臨淄，地名，現在山東臨淄。(七)

亭同烹。(八)假王，暫時稱王。

(九)衛尉，是管理皇宮衛兵的武

官。(一〇)夷，誅殺；族夷，滅族的意思。

(一一)節，是漢時中央政府派

人外出辦事給與的一種憑證。

(一二)乘傳，漢制度，因公到京師去，

所用車馬，都由公家供給，每輛車

用四匹下等的馬的，就叫乘傳。

(一三)維，晉洛，維陽就是洛陽，地名，

現在河南洛陽。(一四)尸鄉，地名，

現在河南偃師縣西。(一五)廐，置

是養着馬預備驛遞使用的地方。

(一六)都尉，是漢朝武官的名稱。

問題

1. 漢王爲什麼要使酈生去

接旨，那只好派兵前來問罪。」

田橫覺得這種威脅似的詔書，心中非常不高興；但是無法違避，只好親自到維陽去。躊躇了一番，決帶同兩個門客到漢來朝。臨行時就吩咐其餘的人叫他們「安心靜守，倘有不幸的事情襲來的話，大家趁此機會，各尋前途。」大家都唯唯從命，哭着送別。

田橫同兩客，一點沒有牽連，立刻和使臣啓程；路上坐的是一輛用四匹劣馬拖的車子，開始向着維陽的大道進行。那使者暗暗地歡喜，時常想和田橫講話，但是田橫默默地在想自己的身世，沒有答應，使者只好將歡喜關在心裏，兩個門客也同田橫一樣地在想自己的立場，一點聲音也沒有；車上面靜悄悄地什麼都可以聽到，外面「得得」的馬蹄聲和「轆」的車輪聲也愈加響亮了。車馬繼續不停地前進，他們的靜默也跟着前進，前進。一會兒到了離開維陽只有三十里的驛站——尸鄉。田橫很婉轉地和使者道：

「我想臣子去朝天子，應該先去沐浴清潔身體，才是做臣子的禮節，請你在此地小歇一下，讓我洗個澡，再走也不遲。」

使者當然允許他的請求。於是大家去找休息的地方，暫時息下來。

遊說齊王廣

2. 齊王廣和田橫爲什麼允許了酈生的要求？

3. 韓信爲何去偷襲齊國？

4. 韓信破了齊國，漢王爲什麼不去罪他？

5. 漢王爲什麼定要田橫來朝？

6. 田橫和其二客既然到了漢地，爲何又自殺？

7. 島上五百壯士爲何也自殺？

批評

田橫和五百壯士到島中去隱避，是英雄的末路。他既然到了尸鄉，便對兩位同伴說明他真正的人格。

一齊到了休息處，田橫假裝着去洗澡，引開了使臣，就招呼兩客說：

「起初我和漢王，都是南面稱孤道寡的人，爲了酈生的緣故，卻弄得沒有國家可歸了。因爲漢王天時地利都比我們適宜，居然打平了各國，稱爲天子，而我卻成爲他的俘虜了；如今還要我去朝，你們想，我還有顏面去見嗎？這事使我多麼難堪多麼恥辱呵！況且我將酈生生生地熬死，他的弟弟現在漢王跟前做大官，我反同他去交際去親善，同事一君；就算他遵了旨意，不和我爲難，而我捫心自問，能夠不慚愧嗎？這次漢王一定要我去朝的意思，不過想看一看我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的面貌是怎樣的呵！好在此處離雒陽很近；斬了我的頭再跑三十里路，我的本來面目或者還不會更變，漢王還可以暢觀哩！我死後，你們可依我做事，不必哀悲……」邊說邊拔刀自殺了。兩個門客趕忙解救時，已來不及了；這時真弄得啼笑皆非，沒奈何；他們暗暗地商議一番，立刻請使臣進來說明一切；使臣也沒有辦法，祇得遵照他們的意思行事。

那兩位門客即遵照田橫的遺囑，捧着他的頭，同着使者，飛奔雒陽來。到了雒陽，使者趕忙進宮將實情一一奏上。高帝非常驚異，便叫兩門客入朝參見，

田橫避開了五百壯士的緣故，是希望免去同時畢命，所以他不死在島上而死在尸鄉的。他們都誓同生死的，他們心中都懷着這個「恥」，所以二百客和五百壯士情願犧牲了自己的性命而不願意爲名利誘惑的。

並詢問一切。

「唉！我這遭更明瞭了！他們兄弟三人，都是平民出身，一個跟一個都做了一國之君，豈不是個豪傑嗎？」高帝說罷，傷感得好一會，同時封兩門客做了都尉。一面就叫臣下辦理田橫喪事，依王爵的禮塋葬。葬事既了，兩位門客就在墓旁挖了個大坑，投身坑裏，一同自殺。

高帝一聽到這消息後，非常驚駭。才知道田橫所交的都是豪傑，嗟嘆不止。事後又想到田橫還有舊屬五百人在海島上，於是又叫使臣前去好好地召來，使臣到了島上，就將這次事變老老實實的講了一番。他們聽到故主田橫自殉的消息後，大家抱頭痛哭，悲哀非常；使者呆立着，沒法勸解。突然間個個抽出刀來自殺，使者嚇得面無神色，趕忙上前去阻止時，已經來不及了，眼看得個個都斷了氣，如荼如火的熱血，像潮水般的奔騰着。這是多麼悲壯的一幕呀！

蒙恬

蒙恬（二）者，其先齊人也。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二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三）而北，暴（四）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弟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長城，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的建築物之一。起於現在的甘肅岷縣的西面，向北，越黃河，到賀蘭陰山，向東，到熱河，越遼水，南越修家江，鴨綠江一直到朝鮮黃海道，現在陰山一帶，有古城在，遺跡還可以看得出來。土人叫它做「二道邊」。

戰國時也有所謂長城，乃是臨匈奴各國造了來防備匈奴的。但是在消極方面築長城，在積極方面能破匈奴的，是秦始皇時代的蒙恬。因此在後世著名的長城，便是蒙恬所築，而蒙恬的戰績也跟着長城而千古不朽了。

他蒙恬是一員英雄的將軍，受着自己宗族習慣的影響，年青時就在帶領隊伍了。秦始皇合併了六國，他懷着念着漢族的被異族的蹂躪，帶了兵去擊匈奴，終於因爲他底沈毅和英勇，收復了失地，將黃河以南地方的胡人打出去，改成四十四縣，並且令有罪的人去守衛這些地方。這時候，匈奴的領首頭曼，懼怕漢族的威武，漸漸北徙。他便駐兵在上郡。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五)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教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至甘泉，漣山堙谷(六)千八百里，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

因此秦始皇非常信任他。也因此信任他弟弟蒙毅。

這時候，有一個太監趙高，他是自宮入秦的，實在是一個卑賤而善於諛媚的小人，他竭力奉承始皇的小兒子胡亥，因此胡亥很賞識他。有一次，因為有罪，由蒙毅審問，蒙毅便依法判決死罪。終於因為他的鑽營的工夫而免却死罪，又做到了中車府令。

秦始皇爲了想自己永生，而和普通人一樣地迷信着世界上有可以使人們身軀永存的方法，於是他相信了方士。專於用一些渺茫而不可靠的神話來哄騙自己。

他又喜歡游歷，他就命蒙恬從九原到甘泉先行開路，這是一件巨大的工程，然而在從前帝皇的命令是不能不做到的，於是人民的汗力便做了他底命令下的犧牲品。

秦始皇三十七年冬天，始皇到會稽去，令蒙恬去到泰山上祈禱。到了博浪沙的地方，幾乎被刺客擊死，到了沙丘，始皇在半途死了。趙高便和胡亥商議。

「始皇死了，他沒有留下詔書來，照宗法社會的系統，應該由太子扶蘇來繼承帝位的。」趙高向胡亥提出這問題。

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殺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蒙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胡亥有些頹喪。

「但是這却有法子挽回呢？始皇的死，只有我，丞相李斯和你知道。別人都不得，如果祕不發喪，回到宮裏，假造一封詔書，這帝位便由你來繼承了。」

趙高很巧妙地告訴胡亥。

趙高是胡亥的老師，又是一個熟悉法令的人，當然在年幼無知的胡亥是不知道一切的，他羨慕帝位的尊榮，只要看他死了的爸爸，便是一個好例，於是他贊成了，他和趙高合作這件事。

趙高說服了李斯，李斯也加入了他們的集團。於是這一幕喜劇便開始了，正式宣布了始皇的死，發表了詔書，令胡亥即帝位。立刻派人去賜太子扶蘇死。又令蒙恬自殺。

在邊郡，蒙恬和扶蘇在討論邊守的事，使者到了門外。在門口宣讀了二世的詔書。

扶蘇呆呆地立着。

「公子，你預備怎樣？」蒙恬看着扶蘇說。

「咳！」扶蘇歎了一口氣，「爸爸已經死了，現在胡亥做了皇帝，他是太子

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我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七）周公旦負王以

了，他命令我死，我是不逃避的。」

「但是，你得仔細審辨一下，始皇帝在生前，是非常契重你的，何以遺詔令胡亥做帝？其中不無可疑！同時，始皇帝爲什麼一到京師，便病死了，其中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蒙恬憑着自己的智力來判斷這件事。

但是扶蘇是一個忠厚而至誠的人，他不會用手段，他愛自己，更愛他底弟弟，他不願自己來辨明這件事，他也不願別人知道自己是一個怕死的懦夫。他說：

「我願意死，我不願深究這件事，因爲我不想做皇帝。我既然沒有做皇帝的企圖，同時，我愛護自己底弟弟，我寧願自己滅亡！」

他絕望地走入了內室，不久，裏面發出驚駭和哭泣的聲音來。

蒙恬鎮靜着自己，他知道扶蘇是默默地死了，但是爲了扶蘇，爲了國家，他決不能和扶蘇一樣，他一定要去研究這件事的究竟，他不能死，死的太曖昧了。

他咬着牙，對使者說：

「我始終不曾明白我賜死的原因，我願受審問，但是我決不逃走，請你使

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疾，甚殆，

公且自揃（八）其爪以沈於河，

曰：王未有識，是且執事有罪，殃

且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夫

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

言周公且欲爲亂久矣，王若不

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且

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

（九）得周公且沈書，乃流涕曰：

執謂周公且欲爲亂乎？殺言之

者而反周公且。周書曰：必參而

任之，今悟之，宗世無二心，而事

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

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

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

（一〇）而不悔，則身死國亡，臣故

曰：過可振而諫不可覺也。察於

就近下獄吧！」

當蒙恬被使者牽出去的時候，士兵們呼號起來，他們都抽出了兵劍，他們一定要使者解釋蒙恬所以被捕的理由，使者受了包圍，戰抖起來了。

蒙恬走上了一個小小的土阜，向兵士們大聲地說：

「你們在這時候，不應該以私人的恩惠來袒護我，也許我已犯了法，但是我願意明明白白地受罪，爲證明我決不逃走起見，所以我請求使者帶我入獄。這並不是使者的過失。你們應該立在公正的立場上來判斷一切，這時候，不是你們吶喊的時候，如果我被赦了，我再同你們在一起。」

在小山上他底影子跟着使者消失了。

× × × ×

「我曾聽到始皇帝生前想立太子，第一個是您，但是蒙毅一定說不好。如果他知道你是可以做太子，而不贊成，這便是不忠。否則，在他底心目中一定以爲您是一個不足共事的人。」趙高因爲以前的仇恨，他決不願放過蒙恬，他又在胡亥的面前說了這樣的話。

胡亥的目的，是做皇帝，和趙高的目的是不一樣的。所以他並不堅決主張

參，聖上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注釋

(一) 蒙恬事略，具見漢書本傳。
(二) 裘，是廣裘的意思，東西曰廣，南北曰裘。
(三) 透蛇，曲折遠行的樣子，又可以作「透迤」。「透迤」，「透迤」，意義都相同的。

(四) 暴，露也。暴師於外，是將軍隊

殺蒙恬，但是殺蒙恬是趙高的大事。

在陽周的監獄裏，使者又到了，他向蒙恬讀了詔書：

「你底弟弟蒙毅，在以前阻撓始皇帝立胡亥爲太子，他底罪很重，不能赦，已經賜死了。你的過失也很多，現在又因爲你弟弟犯法，連累及你，也賜你死。」

蒙恬也料想到這一日會來臨的，當初他聽到趙高輔政的時候，他便知道這小人一定要記着前仇來報復的。但是，他是守邊的大將，他底責任不是內政，而是外患，所以他不能去干涉。同時扶蘇也是一個忠厚而不願干政的人。如果他早知道有這一天，他一定不會使趙高接近胡亥了。

然而更使他難受的不是這一點，他知道他自己死了以後，匈奴一定要反叛的，同時，在胡亥的畸形政治之下，決沒有人材來繼續自己底職使，因此中國的人民，邊界的人民們，便要受到極大的痛苦。他又關懷他底士兵，他相信，這一批熱血而好勇的人，在他死亡以後或許會將對匈奴的行爲，對付自己的國人。

但是，在死的前面，他並不畏懼，他懷喪地說：

駐紮在京師以外的意思。(五)

阿，曲也。阿法，就是恂情。不阿，不以法來偏護自己有關係的人。

(六)壘山埋谷，壘，弄平的意思，壘山，是在山上開道。埋，塞平的意思。

(七)襁褓，亦作纏褓，纏，纏襁；褓，幅八寸，長一丈二尺，以縛小兒於背，褓是小孩子的被。(八)揃，同

剪。(九)記府，天子藏史策的地方，叫做記府。(一〇)闕龍逢，夏朝

的賢臣，夏桀詩外傳上載：「夏桀無道，作酒池糟丘，龍逢諫之，爲

桀所殺。」比干，殷紂的叔父，諫紂不聽，被紂所殺。

「從我底祖父以來，我們宗族已經三世做秦將了，我祖父蒙驁替秦伐韓，

佔領了成臯和滎陽，攻趙，佔領了二十七個城子，攻魏，取二十城，我底爸爸蒙

武，也會替秦國攻楚，捉了楚王。我雖然不能幹，也替秦國逐匈奴，收復黃河南

北許多地方。現在我有兵三十多萬，雖然是在囚獄裏，但是要舉兵滅秦，是很

可能的，爲了漢族人民的前途計，我不願這樣做。然而我也不怕滅亡，我願將我底意思給胡亥知道，教他一切事情都不可任意地做，不可忘了人民的苦樂。」

問題

1. 何以蒙恬所造的長城，在後世很著名？
2. 蒙恬對漢族的貢獻如何？
3. 蒙恬以前有長城嗎？
4. 司馬遷批評蒙恬的話是否準確的？

長城並不全是蒙恬所造成的，戰國燕趙楚魏齊因爲近匈奴，各造城以防備他們。林佑通典上說：

戰國時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將秦開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這便是趙和燕的長城了。又左傳上的「楚國方城以爲城」的方城便是楚長城，水經注上說：

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犇縣，東至灑水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

這是「方城」就是「長城」的證據。魏的長城，見竹書：惠成三十三年：

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

而史記正義上也說：

魏築長城自鄆濱洛，北至勝州固陽縣爲塞。

最奇怪的，齊國並不和匈奴接壤，也有長城。照括地志上的記載：西起渾州平陰縣，沿河歷太山北岡，至齊州琅邪台入海。國策所謂「齊有長城」，史記所記「齊威王越趙伐我長城。」

蒙恬不過是修葺連接罷了，然而在中國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偉蹟。蒙恬以後，各朝都照蒙恬的辦法，築長城來防夷狄的侵凌。如南北朝時候，魏齊都築長城，金也有長城，明朝更大事修葺，現代所存的長城，便是明朝的長城。西起甘肅安西縣布隆吉爾城，東到河北臨榆的山海關，長五千四百四十里。

但是事實上，長城不過作消極的抵禦而已。試看漢書匈奴傳中的記載：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

蒙恬死了，而長城不會去掉，匈奴依然再來侵略漢族，所以蒙恬的偉大，不是單因為他造了萬里長城，而他自己的確是漢族的長城啊！

照史書的記載，秦始皇因為聽了童謠「亡秦者胡」而要擊匈奴，造長城，而結果亡秦者不是胡人而是胡亥。這不過是一種傳說，不足憑信。戰國開數百年的分裂，到秦始皇才統一，當然在從前的君王，要發展他底威力，不得不先抵禦外侮，這便是他要攻匈奴的最大原因。而其結果，因繇役而苦痛了人民，秦朝便不久長，這是自然的結果。而蒙恬一方面知道抵禦外侮，而一方面也勸胡亥注意人民，這也是蒙恬的偉大處。

秦時長城之所以傳於後世，是因為蒙恬的關係，他在漢族的力量發展上有供獻，他親身在攻擊異族上立下了不可泯滅的功績。而司馬遷批評他說：

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廖，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蒙恬臨終以爲他底得罪於天是絕地脈的緣故，這不過當時一句氣憤的話，而司馬遷的批評，也不十分對的，振百姓，抗夷狄，是雙方並進的事，蒙恬並不一味主張建功，而不注意民衆的死活。彊諫，在胡亥，又有什麼用處。所以漢武帝雖則窮兵黷武，而天下仍舊不亡。趙武靈王騎射胡服，後世還稱讚他。蒙恬他擔任了禦侮一方面的的工作，自然不能再求全責備他不愛惜百姓，不愛惜百姓的罪過，是要胡亥來負擔的。

崔豹的古今注上說：

古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秦蒙恬始以免豪竹管爲筆。

古代以竹簡上寫漆或刀刻作書，所以書稱一冊二冊其後用帛，所以現代尚稱書作一卷二卷。到了蒙恬，造成了筆，可見蒙恬不但在禦侮上對中華民族有供獻，而在文化上，其影響於後世的，比擊匈奴更大。

蒙恬有兵三十萬，竟受趙高的誣害而死，和岳武穆的被殺是同一可惜的事。蒙恬爲什麼不殺胡亥而自立呢？爲什麼便接受一個使者的毒藥毫無留戀地自殺呢？這正是他底忠厚處，忠於帝王，忠於國家，在這時候，是同樣的，我們當然不能以現代的眼光來批評這一件的不應該。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長七尺五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一)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二)意不能守章句。(三)乃辭況，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四)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囚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

在北國，在風雪交迸的北國，這時候，到處是荒野，間或有一帶蜿蜒着的山，和高大的樹林子。好似在沙漠裏，沒有河流，沒有湖沼，像刀劍一樣的風，吹折了樹枝，吹痛了人們的臉，這裏的人，穿着厚厚的獸皮掛子，皮靴，在雪地上蹣跚地走着。

但是在北國的另一角，卻是似乎在不同世界上的另一個特殊區域，這里像南方一樣，有曲折的小河，有不高不大的樹林，有幾間小屋，這小屋子的炊烟替這區域增加了不少生氣，這里缺少一些溫和的風，缺少一些長藤綠草和花朵，否則真容易使別人當作南方的。

屋頂上的積雪已經融化了，但是樹頭上的還不會完全消失，無數的腳頭，在這殘雪上面留下了不少痕跡來，沒有力量的日光鋪在雪上，在高大的石堤上流成許多小流，慢慢地流入河流裏去，像女人在流淚，發出低咽的聲音。大風過去，樹林搖曳起來，振落了它底白髮，變成細細的銀珠，洒在幸福人

百家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五) 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財虜耳。」(六) 乃盡散以班(七)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同縣，原涉薦之於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援爲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光武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州，建武四年冬，隗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

們底頭上。雪地裏，偶然跑出幾條小狗來，他們交語着，一會兒互相追逐，又一齊躺在路邊戲弄了。

在河流的旁邊，有幾塊滑而光的大石子，上面沒有雪，也沒有水跡，這是常常坐人的緣故。大石的旁邊顯出一條石鋪的小路，一直通到村子最前端的小屋。小屋的門牆並不十分富麗，但卻富有簡單的美，三間沒有樓房的屋子，二邊是窗，中間一扇小小的門，門是木頭做的，上面歪斜地貼着幾條紅布，但是已經褪了顏色，窗子上也有了破碎的痕跡，屋子背後，連排着幾間屋子，後面是一片田，一大片田地。

小屋的門開了，走出一個中年人來，高大的身軀，深黑色的頭髮，紫棠色的臉皮上鑲着兩條整齊而深黑的粗眉。下面是一對有力而堅定的眼，一套老羊皮的衣袴，緊緊地著在他身上；他緩緩地踱出屋子來，走到小河的旁邊，拿了一件舊衣服，從堤上石級走下去，開始在洗濯了。

石堤上又發現了二個青年，是二個粗魯的漢子，比較高點的一個有一絡鬚鬍子，喉音卻是細小的；

「老李，咱們這幾天坐膩了，沒有工作，只坐着吃飯！我得向文淵去找工作

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城，臣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九）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讜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

去！你呢？」

「我在前二天耕了五畝地，昨天下了雪，只好悶坐一天。」他抬頭起來看看天色，「老王，明天總不會再下雪吧！」

老王沒有答應，他在沈思着什麼，他向河中望望，驀然看到了馬援在洗衣服，向老李做了一個手勢：「來，讓我們來嚇他一下。」他拾了一個小石子，向河中丟去。

撲通！水花濺上了馬援的衣服，他擡起頭來向堤上望了一望，「是誰，沒有人，一定不是風，哦，是頑皮慣的老王！」他立刻站了起來，迅速地走上了石級，老王被發現了。

「哈哈！」是三個人的聲音。

他們都在大石塊上坐了下來，馬援拍拍身上的灰塵，一雙堅定的眼裏放出光來，他在注意着老李的話。

「我們還年青，我們有力氣，做一日吃一日固然是對的，但是這種隱士式的生涯，我可有些不大願意，我並非想做官，想發大財，我覺得生活得太平凡了，這樣，於國家社會有什麼好處？和女人有什麼兩樣呢？」

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闕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己，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自承，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劃，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

馬援微笑地點點頭。但是老王却表示不服，他用手擠擠鼻子，咳嗽了一聲，又提起尖銳的喉嚨來說：

「我卻不主張如此。從前伯夷叔齊懷濟世之材，他們也不希望轟轟烈烈地萬古揚名，只是安分守己地終其天年，這是我們底好榜樣。國家事，自有人去主持，現在漢室衰微，王莽建國，要去建業安邦，似乎不是容易的事，自古道『自食其力』，君子尚卻如此，我們怎麼可以引為恥辱呢？如果大家去安邦定國，誰來做野人，誰來做農夫？同時，為自己來打算，官途中風浪很大，李斯貴為丞相，終於想牽黃犬上東門而不可得，我們在此地舒舒服服地，將來別要弄得想弄塊石子坐坐都沒有。」末一句他說得很尖銳，而且做出滑稽的姿勢。

「文淵，你以為怎麼樣？」老李反身去問馬援。
沒有回答。還是老王來繼續下去：「人到中年，百事漸漸蕭條起來，我看文淵一定和我是同志。」他注視着馬援的臉。

馬援的臉上顯出光輝來，他正經地，侃侃地申述他底志願。

「我底意見是如此，人生不必強求，譬如我們在此地耕牧，朔北天寒，人口

游說，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巖支黨。

八年，帝自征巖，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遽入險阻，計猶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與議，明且遂，大破巖軍。

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盟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迺渡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塵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

稀少，是很辛苦的事，但是既然做到了，便應該埋頭苦幹，盡心竭力地去做，我底目的，並不是聚歛金錢，企圖作一個富翁，所以我將歷年來所得的款子，完全分散給各位，我不願做世俗的守財虜，將金錢看得比自己生命貴重，因爲我知道金錢的用途，是够衣食便足，不必多藏，不如施散給衣食不足的人們好。我底勞動是砥礪我的筋力，是磨鍊我底意志，是訓練我的辦事的能力。

我不亟亟乎想做官，但是國家有需要我的時候，我是不願做高蹈的隱君子的，我知道人投生到世間來，他有替全人類謀幸福的義務，有替社會國家謀利益的義務，不然，人與人之間，有什麼關係呢？但是，我不勉強求仕，因爲除了獻身國家以外，幹有利於人類底工作，正多着呢。

至於中年以上的人，意氣銷沈，這是一般人所說的話，我卻認爲這是不應該的。一個人從幼小到老，是自然的現象，這是生理上的必然結果，不可避免的，而其中血肉所包裹着的心，幼年與老年卻沒有什麼不同，難道老人不能懷着一顆熱烈的心嗎？這是求仕不得的人的話，他們覺得自己生命已過了一半，而所希冀的富貴還不會到來，於是便走入頹唐，灰色的路，說是『意氣銷沈』說是『老朽無用』從前廉頗雖老，意氣未衰，這正是好榜樣，我們

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二)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

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

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

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

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

潰，又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

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

中矢貫脛，帝以鹽書勞之。賜牛

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

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

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

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

壤，灌溉流通，如命羌在湟中，則

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

是詔武威太守 (二) 令悉還金

城客民，(三) 歸者三千餘口。使

應該『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這才是大漢民族的精神，這是我們中年人應該取法的態度。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也就是我底人生觀。各人有各人的志願，我也不過是『試言其志』吧了。我幼小便失了父親，父親的慈愛與教育，我不曾領受到，但是因此卻培植了我自立的精神。我底大哥馬况，二哥馬余，三哥馬員，都會做過官，而且月給有二千石，我卻不願意如此，因為我認爲王莽並不是一個有作爲的人。這也是我主觀太強的緣故，如果我是一個服服帖帖而受父親馴養慣的人，我那時便專心攻習齊詩，現在在設帳授徒了。做郡督郵的時候，也不敢隨便縱放囚犯，正因為我愛人類，忘不了人類，才離開故鄉到此地來，現在雖然是被赦了，然而我卻留戀着北國的大衆，到現在還不忍離開呢！

老王張着嘴聽完了馬援的議論，他又滑稽地向馬援立正一下，笑嘻嘻地：「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老李也興奮地站了起來，他拍拍馬援的肩膀，感動地說：

「文淵，你是偉大的。」

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三侯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訾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自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使小

近年來，國家政治上起了許多變化，新朝搖動起來，漢朝的子孫更始在草莽中漸漸露出頭角來了，「復興」的口號佈滿了中國，同時，在這時代中突起的英雄，各自稱王，馬援也跟着這潮流到處飄泊。他曾在王莽的手下做過小官，從鄉村裏出來，又從都市裏回到鄉間去。給了他更多的經驗，給了他更多的閱歷。他不但認識了自己，他還認識別人，每一個人的個性，都會在他底目光中細細分析出來，而他卻會利用你的長處，所以他做事的結果，往往是使人滿意的。

幾年來的仕宦，他明白了仕宦的人們的眞面目，他洞悉了他們的技倆，同時他又知道帝皇的才具是必需的，以前的帝皇，只知道享樂，這是極大的錯誤。他底心更和平了，他要實踐他自己所說過的話——「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在生之波流中，他被推到一個混濁的小水塘裏，這地方，可以暫時使他停留，然而這混濁的水塘，是不能使他久居的，他關懷着全人類，他關懷着祖國，於是他常常想走另一條正直的路，然而這環境卻不容易改換。在這混亂的時代，在這戰煙迷漫的時代，他底愁苦，不單是爲自己，但是，他卻並不因環境

民黠羌欲旅距（四）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五）何敢復犯我！」曉（六）狄道長歸守寺舍，良（七）佈急者可床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目如畫，閑（八）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

的不滿而頹喪，他依舊努力，他儘力做他在能力責任範圍內的事。

是一個冬天，是一個風雪交加的冬天，他單騎替隗囂到洛陽來送信，在風雪中，他掙扎，在漫漫的長途中，他掙扎，越過了山野，越過了田園，枯黃的敗籜飛在他底肩頭，雪夜的月色洒在他底身上，沒有畏懼，沒有折撓，他繼續前進着。前進着。

途中，一匹瘦馬載着他走，鐵蹄印在雪地上，留下深深而清晰的印子，他忘了寒冷，他底心頭有一種矛盾。

隗囂和他在君臣的名分之外，還有一種友誼的關係，雖然隗囂是一個不足成大事的人，然而他卻非常契重馬援，這一點便是使馬援感到爲難的地方。誠然，爲個人的事業前途，或者爲自己的利益計，他儘可以脫離隗囂而遠去，或者再回到邊地去，去操他底舊業；然而他並不是一個自私的人，他肯負責任，現在他是隗囂的屬員，他不能不替隗囂盡力，然而有時隗囂也不一定肯聽他底話。這一次，他負着說服劉秀的使命，要劉秀肯鑽進隗囂的隊伍裏來造成隗囂的勢力。他並不曾有放棄這件事的念頭，但是他似乎知道這件事是不大可能的，他明白劉秀是一個有聲望而善於用人的，可以統治國

至閩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交趾女子徵側（二）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柔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並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三）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數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三）傳首洛陽，封援

家，受了民衆的佩服，而自己卻正願意做一個輔助能領導民衆的人。

這不安和徬徨，一直繼續着；帶了這不安的心，和這疲罷了的身軀，他到達了洛陽，他在宣德殿見到了劉秀。

宣德殿是不十分華麗的房子，裏面也不十分寬大，門口，沒有整千萬雲集着的侍衛，只不過一兩個武士在巡邏吧了。當他走入宣德殿裏面的時候，他失意似的向四邊望了望，他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似乎這不是王宮，而是平常有錢人的住宅，這裏沒有什麼華貴的陳設，沒有堂堂的帝座和掌着彩幟的宮娥，只有在廊下，很平凡地坐在一個穿着普通衣服的人。誰都不想到這便是被整千萬人所愛戴的劉秀。

他謙恭地迎接馬援，在感動和喜悅裏，他們底對話便開始了。

「這在我是很慚愧的事，我沒有力量，我不值得別人來敬佩，因此，我沒有幸運和海內的賢人們來往，這是我底不對，這是我力量薄弱的表示。就如您，使您在中途徬徨着，在我和隗囂之間徬徨着，我很不安。」

劉秀的話，直猜透了馬援所懷着的心事，他被這簡樸的君王的言語所激動了，他很誠篤地，說出他要說的話來。

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釀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二）御款段馬（三）爲羣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趾趾（四）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二千餘人。嶠（五）南

「在現代不但做帝王的人們要選擇別人來做自己底部屬，而普通人民也是擇君而事的。我和公孫述是朋友，從前我在四川的時候，曾聽他談起您的仁慈，您對百姓的真誠，這使我非常欽佩。現在，您是數千里之主，我和您素不相識，又是敵人的來使，而您不重加防範，不怕刺客，足見您是一個存心無私，不怕別人的，這也是您底偉大處。」如果不是主客的關係，馬援一定要走上去，緊緊握住他底手了。

「我知道你不是刺客，但是你是隗囂請來的說客，來要我去投降他的。」劉秀微笑着說。

這是一個暗示，在聰明而多經驗的馬援看來，劉秀的確是可以值得佩服的人，他底自處簡約，待人的寬宏，說話的機警，都可以證明他是一個有智謀而存心忠厚的人，馬援明白了他所以得許多人的敬仰的緣故了。

「在這時候，在這混亂的時候，王莽是倒了，但是在這時起義而自稱爲王的人正不知有多少，能領導民衆，來做民衆的領袖的人，不但需要充分的理智和才能，並且需要更多的同情和寬容。現在，我看您的一切行爲比漢高祖更好，您一定可以成功，只有您才是真正的領袖。」

悉平。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兩縣，許之。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漑，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二十六）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軍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二十七）乃鑄爲馬式。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都迎勞之，平陵人孟翼，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

「馬先生，並不是因爲你恭維我而使我喜悅，其實像您這樣明白而有理解力的人，也是不容易多見的，我深深佩服你的偉大。」

夜間，馬援在旅舍裏更徬徨起來，他不希罕富貴，但是他需要一個知己，他知道隗囂雖契重他，而是不了解他的，真正了解他的，還是劉秀，要脫離舊主來奔隨劉秀嗎？在可以領導民衆建立新的國家的一方面說，是應該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背反了敬重他的人，他有些不忍；他不願意做不義的事，他要將這意義開誠佈公地對隗囂去說明，他們應該合作，他們應該站在一條路線上，爲民衆着想，至少劉秀和隗囂和議了，便不致有戰爭，這一點也可以減少當地民衆的許多苦痛。

在歸途中，他鎮靜了許多，同時有大中大夫來勸伴他回去，路上的寂寞也減去了不少。他決定做一件有益於大衆的事，這樣，他自己安慰了許多，他認爲這是他應該努力的事，否則，他將陷入於更深的苦痛中了。

隗囂真是與馬援非常友愛的，他們甚至起臥都在一起，當然，在這種友誼中，他們是無話不說了，於是在談話間，馬援誠懇懇地說出了這一節話：

「前次我奉命到洛陽去，見了劉秀，晤談了十多次，我得了許多感想。第一

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翼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翼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贊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點他是一個聰明而能幹的人。他了解別人的思想，他一切措置都非常適當。第二點，他有愛人的心，這愛是廣汎的，他不但愛護自己底臣子，他并且愛全人類，到處的老百姓，都受過他底恩惠，因此，他也得到了人民的心。第三點，他是一切開誠佈公的，沒有什麼隱惡，因此，他對臣下沒有什麼間隔，我第一次見他底時候，他也沒有置重兵，沒有一切防衛，可見他底行爲是非常爽直的。同時，他專重大節，並不計較那些瑣碎的事情，正適宜於做人民的領袖。他又不是一个不學無術的人，他讀過很多的書，所以對於政治，也很了解，對於歷史也非常明白，真是一個不容易對付的人。

因此，想覆滅他是容易的事，我們只能和他和議，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等着再看，以後有機會的時候，再設法去覆滅他。」

隗囂似乎有些疑惑，但是他是信仰馬援的，他底狐疑不久又被信仰克服了。然而他禁不住問：

「他比漢高祖劉邦怎樣？」

「高祖實在不及他呢，第一，高祖是一個無賴，不通經書，而他是遍讀經史的人。第二，高祖是看不起儒生的，他却對讀書人很有禮貌，因此，他手下的儒

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侯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二）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

生比從前高祖的多。第三，高祖喜歡女人，喜歡喝酒，他是潔身自好的人。同時，高祖有些無可無不可，他底成功，完全是一半命運，一半是手下人的能幹。而劉秀却有主見，有才能，這是他遠勝高祖的地方。」

隗囂是好勝的人，因此他有些不舒服，這不舒服並不是由馬援身上來的，乃是感到的一種不滿，當然，企圖佔有一國的人，往往容易有這種感想的。

在上林，一連篇廣大的田畝中間，有不少連毗着的房屋。

馬援在這裏做了主任。

幾年來，他又從事於耕牧了，他底耕牧事業比以前更發達，田畝也更多了，然而，他却不如往年的優游，因爲他底心中有一件不可解脫的憂鬱。他失掉了一個友人，這友人是幾年來形踪不離的，因爲他是忠厚的人，對於這件事異常感到苦悶。但是，這卻不妨礙他底田牧工作，他對每一件事都非常認真。他在阡陌上躑躅上，依舊是一件舊破的羊裘，依舊是一張棕黑色的臉龐，上嵌着一雙有力的眼。

老王也在阡陌的那一面出現了，依舊是那付使人發笑的神氣。他走過

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謂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三死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

來拍拍馬援的肩膀。

「文淵，你看，做官有什麼好處，你以至誠對待別人，別人卻儘量利用你，猜疑你，老李去做官了，在內戰的時候，流了許多的血，結果，是死了，丟了他底妻子和孩子，沒有飯吃，不能生活；像我，是一個自私的人，反而享了不少年的清福。你想你去救民衆於水火，誰要你去拯救呢？你有什麼能力去拯救呢？做了一輩子，努力了一輩子，與民衆有些什麼好處，而自己是苦死了。我老王的哲學是不錯的，至少在現在是證明了，老李，便是一個證據，你也是一個證據。你說對不對？」他聳聳肩，搔搔頭皮，微笑地說。

「我卻不和你同意。」馬援在沈思着，右手扶着那田裏插着的鋤頭。

「你還不同意嗎？鐵樣的證據擺在你底眼前，並不是我澆你的冷水，我勸你別再三心兩意了。隗囂現在聽從了王元的話，又在想起兵伐劉秀了。」

「誰說的？」

「可不是嗎，昨天隗囂的下級軍官到前面的村子裏來過，說是要人民去充徭役，這個地方，將來恐怕也靠不住了，我要到北方去，繼續我底工作，我們的同志正多着呢！」老王笑着搖搖頭，一隻麻雀飛過了，他隨手拾了一塊石

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候，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殺，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兄子嚴、遵，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址，還

頭向空中丟去。

「但是我已經上過不少條陳了，我勸他還是依我底話，爲他自己底地位，爲了民衆，爲了不侵犯有道德的人，總是不引起戰爭的好。王元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我想隗囂雖然沒用，總不致十分聽從他的。你底消息恐不準確吧！」

「誰說不準確，那是千真萬真的，隗囂的確是一個糊塗蟲。不預備開戰，要人民去充徭役做什麼？」

「天下又要大亂了，這時候的人民，又將受到苦痛了。」馬援嘆了一口氣，很惋惜地說。

「那麼，你又要去拯人民在水火之中了。」老王帶着諷刺的語調。

「如果我底力量可以做到，我一定要如此做的。」馬援認真地說。

「今之墨翟！可惜隗囂決定起兵，他不肯聽從你底話了。」

「那我便去游說劉秀，使隗囂的軍隊瓦解，不消一戰，便可了結。」馬援似乎在做他底神聖的工作了，他忘掉了老王的譏諷，指手劃腳地說。

「那麼，你去救世，我來耕牧，如果你不成功，再回來做老行，如果你成功了，

書誡之。(三)又援前在交趾，常餌蕙苴實。(三)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蕙苴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百僚皆奏，帝怒，援妻子懼，不敢以喪還，瑩賓客，故舊莫敢弔。建初四年，追諡曰忠侯，復列其名於雲台。(三)

注釋

(一)見東觀漢記。(二)齊詩，齊人轅固所傳的詩經，現在已經亡佚了。

(三)漢人研究經學，重在考證，章句是校勘考證時所必須注意的，所以後來科漢儒之學叫

各人走各人的路！老王始終有些譏諷地。

「好！」馬援咬着牙說，我要用我畢生的精力來做這件事。

老王的話，果然證實了，隗囂果然開始徵起兵來，同時，馬援也得到了確實的消息，——是隗囂痛罵他底一封信。

馬援在屋子裏，獨自看完了隗囂的信，他嘆了一口氣，完了，他們的友誼，是從此破裂了，但是他並不怨恨，因爲他面前擺着一件比友誼更重要更神聖的東西，這便是他一生的主張，他畢生認爲他底應做的工作，他似乎又有些留戀這一批田地，這是他底朋友，也是他底事業，但現在又不得不放棄了。

屋子裏一張破舊的木桌，二張木椅，一張破牀，和一個破了的木罐，這是他底老伙伴，四面牆壁，已經有不少地方剝落了，殘日照在牆上，這些破裂處更加明顯起來，他拍拍自己的舊羊皮衣，悶悶地在思索。他看見了屠殺的發生，民衆在奔逃，吃人的兵士，用刀截進了人民的胸口裏去，隗囂的軍隊進佔了一區血肉所組織的地方。

「戰爭，」「侵略，」這幾個可怕的名詞，在他眼前漸漸地長大起來，充滿了這屋子，壓住了他，他被壓迫得透不過氣來，幾千萬人，也在這窒息的空氣

章句之學。(四)朴同璞。沒有雕琢過的玉。(五)這二句是名句，

「窮當益堅」是窮了不肯屈節，就是孟子上所說的「貧賤不能移」的意思。(六)這二句也是被後

人所傳頌的。「虜」是罵人的話。「守財虜」即是現代所說的「守財奴」。(七)班，同頒，分贈也。

(八)按照東觀漢記上的記載：馬援初到，見光武帝，光武帝在宣德殿南走廊下獨自坐着，所以馬援說他簡易。往往帝王，扈從很多，而且常常防範別人，看別人不起，光武帝能如此，這正是他底偉大處。

(九)盜，是「偷用」的意思。

(一〇)允吾谷，地名，讀作「鈐牙谷」。

(一一)這時候的武威太守的名字叫梁統。(一二)叫金城人住在武威的，勸他們回故鄉去。(一三)塢，

中掙扎着，沒有光明，沒有希望，四角是黑沈沈地是魔鬼，是坐在骷髏所築成的寶座上的魔鬼。

他不忍再過這種平凡的生活了，熱血在他底胸口直湧上來，他忍不住了，他想到外面去吸口新鮮空氣。

外邊進來了一個人，他和馬援打了一個照面：

「先生，你知道馬援先生住在什麼地方？」那個人問。

「你問他做什麼？」

「漢王劉秀有詔書送來給他。」

馬援又回到房屋裏來，懷着興奮的心，展開了這詔書。在看這封信的時候，他有驚奇和喜悅的表情。

他居然達到目的，劉秀來請教他設法抵抗隗囂了。

當第二日太陽重新探頭到對面遠山上的時候，老王領着一羣農夫在阡陌上遠遠地走來，太陽的微光照在他們愉快而有生氣的臉上，他們在田中工作了，但是他們又似乎在期待着一個人。終於，老王在馬援的屋子裏出來，手裏拿着一張紙條，許多農人包圍了他，他拿起紙條來高聲說着：

小城也。(二) 旅距，是不順從的意思。(三) 舌燒糜，就是燒羌，是羌的一種。(四) 曉，是諭告的意思。(五) 良，甚也。(六) 閑，同嫻，熟習的意思。(七) 微側，是麓泠縣維將的女兒，嫁給朱藏人詩索，交趾太守蘇定因爲她犯法，去苛罰她，所以起兵。(八) 刊，除也。(九) 據越志上載，徵側起兵，爲馬援所破，逃入金溪穴，二年之後，才捉住她。(十) 周禮：「車人爲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十一) 款段，是遲緩的樣子。(十二) 趾趾，是墜落的样子。(十三) 嶠，是山尖的意思。廣州記上說：馬援征服交趾之後，立銅柱爲界。(十四) 駁，是矛盾不合的意思。(十五) 據廣州記：交趾人鑄銅爲鼓，以高大的爲貴。面闊丈

「文淵已經走了，他在屋子裏留下了這封信。以下是信上的話：

「我決定離開你們了，幾年來的同伴，一旦分別，是使我戀戀的，但是我有更大的使命，我有更大的責任，我尊重我自己，我尊重我底事業，而我更懷念着整千整萬將受到危難的大衆。」

因此，我決定離開你們去做我的工作，我要幫劉秀設法來消滅隗囂的侵略，我不希望有戰爭發生，我要盡力來消滅戰爭，這完全是爲了大衆。我和隗囂是朋友，所以我以前勸他和劉秀媾和，但是現在他已改變了態度，將蹂躪幾千萬人民的生命，我不得不放棄友誼來保衛人民，這決不是賣友的動作，因爲在隗囂的一方面，我已盡過友道了。

這戰爭一天不消滅，我是一天不回來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觀，我也佩服老王的議論，但是，我和他是二種不同的性格，我要走我所認爲應該走的路，我這次去，並不是求富貴，這一點，老王是了解我的。

爲了不使你們感到離別的悲哀，爲了不使我自己看到離別時的你們的難堪，所以我悄悄地走了。」

老王又增添了他自己底意見：

餘，初成的時候，請客飲酒，有錢的子女，以金銀做大鈿，來敲這鼓，敲過之後，便將這鈿送給鼓的主人。

(二) 梁松的父親就是梁統。(三)

之索盡也。(三〇) 馬援給他姪兒

的信道：「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

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

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

此吾之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

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

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綳，申父母之

誠，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

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

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

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

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

伯高不得，猶爲諍勸之士，所謂刻

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

「能貫徹自己底主張，是不錯的，能忘了自己爲大衆，是偉大的，我們要批評文淵，要看他以後的事情怎樣？我想，爲大衆的人一定能達到他底目的，世界上的公理一定存在着的。」

太陽漸漸地升高，照澈了大地，四邊漸漸地光明起來。

幾日來，馬援在努力他底工作。

他又帶了五千人，衝到了隗囂的部下任雋的軍隊的前面。

深夜，更柝聲敲遍了任雋的營地，嚴霜在營幕漸漸加厚了，士兵，有的在營外，冷風裏挺立着，有的在營床上夢見他底妻女了。這裏更柝聲衝破了寒冷和寂寞，是一層單調而淒涼的聲調，這聲音，漸漸地傳開去，傳開去，像女人在哭，像女人在夜哭。

營帳的燭光在顫抖，似乎也受不住寒氣的侵襲，在燭光下馬援和任雋對面坐着。任雋穿着銀色的盔甲，佩劍抽出來放在他底桌子上。他有些發怒的樣子。

「那末，你預備再回到這一邊來嗎？」

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尙不可知，即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老成之言，青年當引以爲戒。(三) 苻實，中藥名，吃了是除濕氣的餅，吃也。(三) 雲台，漢時台名。

問題

1. 馬援對民族國家的供獻如何？

2. 馬援的人生觀怎樣？

3. 馬援個人的私德如何？那

幾點值得我們傲尤的？

4. 馬援爲什麼不跟隗囂？

5. 雲台二十八中將爲什麼

沒有馬援的名字？

6. 羌和南蠻的歷史怎樣？

「那不是的，隗囂是我底朋友，我曾勸過他幾次，他聽從王元的話，不肯相信我，於是便要舉兵伐漢。劉秀做人很好，很得民衆的愛戴，同時他的才略學問又遠勝過高祖，所以在戰鬥上，在人民的信仰上，隗囂是敵不過他的。」

「你以爲媯和彼此可以永存嗎？」任雋故意來反問他。

「那在目前一定是可以的。劉秀的子孫未必一定能比劉秀好，或者劉秀以後能改變態度，那麼，隗囂便能勝利了。」馬援用辯士的口吻來解釋。

「那末，在你底意見，目前應該怎麼樣？」任雋睜大了眼睛，似乎在威脅他。他並沒有畏懼，他繼續侃侃地說：

「目前之計，隗囂應該停止侵略，和劉秀交好。同時，也救了不少人民的財產和生命，也省了許多人的兵役。以不及人的兵力財力才力來想侵略別人，一定要失敗的，而且隗囂是一個沒有主見的人，王元又是一個沒力量人，你去勸他不要出兵，他非但不相信，而且反要恨你的，你想，我是他從前最信用的人，爲了這事，我受過他的責罵，而且表示友誼從此斷絕了。所以我們如果想避免戰爭，一定要嚴守中立，或者說服他底軍隊，使他底軍隊沒有侵略的野心，於是和平便可實現，隗囂的野心便可以消滅了。」

7.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這二句話，在現代可以應用嗎？

8. 「男兒當死沙場，以馬革裹屍，豈能臥床上，死在兒女手中耶？」這一段話，是否有些偏激，是否和他底行爲相違背？他到底有沒有做到這一點？

9. 馬援死後的情形如何？

批評

羌是中國從前西北一帶的異族，在詩經上已有了記載：殷頌中有二句詩道：

「自破氏羌，莫不來王。」

羌，不過是一個總名，後漢書

西羌傳中記載道：

「……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蓋牛種，越

任雋沒有聽他說完，怒容充滿了他底臉，突然立了起來，拿了劍恨恨地說：「哦，你原來是替劉秀作說客的，你和隗囂是朋友，你現在又倒到劉秀那一方面去做官，這不是賣友求榮嗎？你想，用冠冕堂皇的話來說服我？今天，你別想回去了。」

災禍將降臨到馬援的身上來，一轉瞬間，他將被毀滅了，但是他毫不畏縮，他知道這種災患是不能避免的，他依然爽直地說：

「我如果想做官，我在王莽的時候已經做得很好，我又何必回到邊郡去牧田呢？我有我底事業，我是忘不了大衆的，因此，我丟了那件工作來幹我所應做的事。我不願做官，我只願做成我底工作。我和隗囂是朋友，因此，我曾勸過他三次，我爲大衆犧牲了友誼，我要他們沒有戰爭，我並是爲自己要犧牲朋友，如果真的爲自己底富貴，劉秀兵力足以抗禦隗囂，我又何苦冒了危險來和你說這些話呢？」

外邊走進一個下級軍官來，他向任雋敬禮以後，他急急地報告道：

「第二中隊士兵，不願意和劉秀開戰，他們要求停戰，否則，恐怕要兵變了。」

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

……」

又說：

「漢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及莽敗，衆羌遂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乃立護羌都尉，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破之，後悉歸服。」

可見羌人跋扈的情形和馬

援平定羌人的功勞。

任雋吃了一驚。他們互相注視了十多分鐘。任雋突然轉過身體，臉上的怒氣變成了笑容，他上前一步，緊握住馬援的手，感動地：

「文淵，我明白了，我們不願作侵略者，你底話是對的，我們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爲大衆謀福利。」

建武八年，戰爭終於爆發了，劉秀自己帶領了軍隊到前方去，許多臣子多勸劉秀不宜深入重地，而馬援卻仔細陳述隗囂軍隊裏一切情形和地勢的險易，終於馬援的志願達到了，小小的戰爭，在短促的時間內結束了，民間沒有多大的損失。

但是，爲大衆的事業，是賡續的，是終身的事業，當然，這一件事，不過給馬援一個小小的滿足，而這時候，中國人民有更大的禍患，更大的愁苦在，中國的西北方，有種異族，常常來侵略邊地底人民，自王莽末以後，已犧牲了不少人民的財產和生命了。這也是馬援的責任，當然，在位的馬援，並不是專爲自己謀富貴的，他散卻了薪給，他沒有驕傲，在這時候，他又荷負了刀戟，身先士卒地向西北方走去。

三年之後，馬援被任作隴西太守，這是來歙推薦的，來歙是唯一佩服馬援

蠻，古稱南蠻，其歷史之悠久，不下於羌族。詩經：

「蝨爾蠻荆，大邦爲讎。」

可見他底人衆多，足以抗敵中國。漢代征服南蠻，也是不容易的事。據後漢書南蠻傳：

「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

建武二十三年，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民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經，

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激戰，尚軍大敗，悉爲所沒。二

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

的人，他認爲這件事非馬援去做不可，而馬援自己也極願做這種工作。馬援到任以後，他調查民間的苦痛，他親自深入民間去，同時也了解了羌人的戰略和動態。

不久，便有了激烈的鬥爭，這是民族間互相競爭的戰爭，馬援率領了步兵騎兵三千多人，在臨洮的地方，先和零羌交戰，殺了數百人，獲得了無數的馬牛等牲畜。八千多羌人，在馬援的仁慈和畏武下投誠了。其中有數萬不願意歸附的羌兵，在誥、寧、隘堅拒固守，馬援和揚武將軍馬成，在追擊着。

夜間，馬援帶了軍隊向允吾谷進行，在重山峻嶺上爬行，遠望去是無數黑點，在山中移動着，終於允吾谷那一方面起火了，羌人的妻子和糧草，被中國兵帶走了，前方的羌兵騷動起來，潰退到北山上。在北山的旁邊，又有了激戰，羌人被包圍着，又死亡了無數。

這一次戰敗，漢族的光芒升長起來，羌人犧牲了不少的生命和畜產，而馬援自己呢，因爲勇敢的衝殺，在腿上帶上了光榮的箭傷。

洛陽又歡呼鼓噪起來，馬援的名字在人們的口裏傳遞，慰勞、金錢和物品，在洛陽到隴西的路上，差不多可以連接了，但是馬援卻並不因此而致富，他

不能剋。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

西羌南蠻在漢代的確是個巨敵。他們常常來騷擾邊域，據范曄所說，這時候，漢族人民的確大吃其苦：

「永初之間，羣種烽起，遂解仇嫌，結盟誼，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殺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姿睢於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郡，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土，特衝殘弊，壯悍則委身

將所得的一切金錢和物品，輕輕地分給了他底部下。

這時候，有一件可以值得讚揚而紀念的事，金城破羌以西，是漢羌交界的處所，它們離洛陽很遠，又因爲這二個不是十分繁盛的城市，盜賊也非常多，朝中的大臣們，認爲這區區二塊地方，不如讓羌族來佔領。而馬援卻極力反對。他上疏抗爭，他關懷這二郡的漢族。他說，這二處地方，雖然離京都遠，但是這地方山河之險，是天然的屏障，同時，土地肥壤，灌溉容易，如果送給羌人，那末，兩郡的人民便失了祖國的蔭障，而羌人可以拿作根據，更深入一步向漢族猛擊，不是可以隨便丟棄的。於是這二郡的人民得救了，旅居在外邊的難民也陸續地回返到他們底故鄉。三千多人，有了家，他們不再忍受流離的苦痛，這是恩惠，這恩惠是馬援賜給他們的。同時，這兩郡中又有了組織，城郭建築了起來，鳩侯建築了起來，水利，田事，都有人來指導，這無異使這兩塊地方繁華了起來，人民的心安定了。馬援又使人去說服邊境的羌衆，和他們議和，人民的心更安定了，這也是恩惠，這恩惠也是馬援實施給他們的。

在漢代的時候的羌，是馬援肅清的。建武十三年，有一種參狼羌，又在騷動邊界了，馬援趁這個機會，率領了四千多人，在氏道縣的山中，將他們包圍起

於兵場，女婦則徽墨而爲厲，發塚露骸，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之甚也。一其時，能起來爲民衆解除苦痛的人，馬援確是一粒光明的巨星。

就馬援的本身而論，第一點他底偉大處是不以一己之榮利爲事業的前途，他忘不了民衆，他願犧牲自己底一切來替人民謀幸福。我們降生到世間來，決不是默默地，又默默地歸去，要在這短促的生命史，做一件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事業。各人的事業不同，而他們發展的方式也各各不同。馬援了解他應該爲大衆謀福利，他底思

來，不供給他們水草，也不和他們開戰，於是羌人便困憊了，投降了十萬多從。此漢朝便沒有羌患。

馬援雖然是太守，但是他並沒有太守的架子，他也不斤斤計較那些小事，他常常說：

「小事是要縣長他們來辦理的。大姓欺侮小民，羌兵來侵略，這才是我底責任。」

有一日晚間，馬援在衙門裏，和賓客們喝酒談論，外邊起了一陣騷動，許多老百姓從外邊跑進來，氣喘喘地告訴馬援：

「馬太守，羌人又反了，外邊正形勢洶洶呢！」

座中的下屬立即放下杯子站了起來，面色很驚惶：

「那末那末，應該即刻去關閉城門，同時請太守下令調遣軍隊來維持。或者，請太守立即出城應戰。」

馬援慢慢地，鎮靜地回答道：

「燒羌，我料想他們一定不敢再反的，他們已經吃過苦了，又知道我在此間，決不敢來侵略的。同時，我待他們又不壞。」

想是前進的，是幾千年來不可多得的思想家。他照了這目標去做，所以他雖然沒沒無聞地死了，而在他自己，卻做到了他生平的志願。

第二點，他看穿了當時一班士大夫階級的心理，「能貴而不能賤。」其實所謂「貴」「賤」並不是來標幟人們智力的上下，乃是偶然的事，尤其是專制政體下在仕宦中浮沈着的人，能貴不能賤的人，他一定注意於自己底升官發財，患得患失，只要可以使他不賤，一切卑賤的行爲便容易做出來，這是當時仕宦者的不正當的心理，也許到現在一直還有。

賓客都有點惶惶然，他們中有幾個坐不住了，向外面走去。但是，他們又走回來驚惶地：

「的確，鄰縣在起火，有響喊聲，這是前哨來報告的！」

馬援依舊笑嘻嘻地，「別着急，我的料想是不會錯的。」

第二天，在馬援的官廨中又起了一陣談笑聲。馬援很得意地在座中坐着。「果然不是羌兵犯境，昨夜又多受了驚嚇了。我回家的時候，我家裏的人都嚇慌了，有的竟躲在床底下。」

一個賓客說完了這段話，大家哄笑起來，馬援慢吞吞地：

「我已經探聽過了，是鄰縣有人在大舉報仇，這件事，今天要開審呢？」

在馬援的時代，真是一個多事之秋，南方交趾，又發生了戰爭了。

事情是這樣的：交趾儋泅縣，有一女人她底名字叫徵側，她底丈夫詩索犯了罪，交趾太守蘇定是一個糊塗蟲，將詩索殺了，於是徵側就起兵要爲她丈夫復仇。她聯合了九真日南的蠻族，攻陷了交趾，又蹂躪了六十多城子。徵側自立爲王。

反而言之，能賤而不能貴，也並非一定是有才幹的，也許他生就一付笨拙的頭腦，一個奴才的身心，只會向別人鞠躬，替別人當差。

同時，能貴能賤，是指事業的性質而言的，並不是「能伸能屈」的意思，更不是有時會欺侮人，有時會忍受別人的凌辱的意思。能貴，意思是說，能做別人的表率，能做領袖；能賤，意思是不能不慕榮利，獨善其業。

第三點是他「窮當益堅，老當益壯」的話，這真是名言，真是一個天啓。窮而益堅，是不容易的事，所謂「士窮而見節義」。有錢當然是容易堅其志的，但

這當然又是馬援的事了。馬援被任爲伏波將軍，扶樂侯劉隆樓船將軍，段志和他一同去抵禦，到了合浦，段志生病死了，馬援就帶了段志的軍隊沿海而南，千里的跋涉，並不困憊了他，終於在一年的戰鬥中，他又成功了，他圍困了徵側，殺了徵側，解脫了幾千萬民衆的困苦。瘴氣的侵襲，旅途的勞頓，軍役的辛苦，又使他頭上添了幾許星星的白髮。

在歸途中，他底精神依舊是鏗鏘的。他並不傲慢，因爲他知道這是他底責任，而並不是他底義務。他不但努力和乎，他並且到處注意到建設，每逢走過一個地方，他一定調查這地方的水利情形和城郭是否堅固。這一次南征他得到一個值得紀念的勝利品——馬式。

馬式並不是南方交趾的東西，是馬援改造成功的。南方有一種銅鼓，面子有一丈多寬，交趾人的風氣，這鼓以大爲貴，初鑄成的時候，大舉請客，被請的人，拿金銀做成大釵，來敲這鼓，敲過之後，便將這釵送給鼓的主人。馬援收了這鼓來改鑄一下，鑄成了名馬的樣子。在漢朝的宣德殿上，這馬式佔了一個位置，是一匹偉大的神駿的塑像。

馬援又在交趾留下了一個不可泯滅的紀念品，他在交趾與中國交界的

是現在也許不同了。

我常常聽到有些人說，「我本來是應當努力的，可惜已經老了。」「國家是你們青年人的責任。」這句話完全是錯誤的，甚至三四十歲的人也說出這種話來，難道老年人不應該有一顆熱烈的心嗎？我們應該記住他底話，這話是我們年青人的座右銘。

第四點他底與兒子書一文

實在是青年們修養所必讀的文章，他說，年青人只能學謹敬一流，不可學任誕一流。因為任誕往往容易惹禍，如晉朝的稽康，他說話沒拘禁，行跡沒拘禁，結果受了禍，丟了性命。學謹嚴

地方，立了一根銅柱，現在廣東分茅嶺下還有這可以憑吊的遺跡。

當他得了賞賜，而頒施給衆人的時候，他說了下面這段話：

「我底弟弟少游，常常說我底「慷慨大志」有些不切實際。他說：「我們人生，只要有得吃，有得穿，坐破車，乘劣馬，可以替縣宰們管墳墓，只要鄉里閭，不當你是一個壞蛋，便應該滿足。要努力求供獻社會，要努力替大衆謀福利，在事實上未必一定能夠辦得到，即使做到一些，自己底勞苦，已是不可勝言了。」當我在浪泊西里，羌蠻未滅的時候，受盡了毒霧的薰染，受盡了潮溼的侵襲，常怕壯志未成，自己底生命已經完結了，回想少游的話，不禁生感。現在全靠諸君的幫助，居然達到了目的，同時又居然做起官來，這是我十二萬分的慚愧。」

他底下屬被感動了，起了一陣呼聲「漢朝萬歲！」「漢族萬歲！」「伏波將軍的精神萬歲！」

馬援軍隊開進了京都，人民都熱烈地擁護着，呼號着，在這濃厚的快樂的包圍中，大隊兵士雄壯地開進了京都。

他是封了侯了，有高大的住宅，有廣漠的田畝，這是漢帝賞給他的。然而在

是不大會受禍的。

然而馬援的死後卻受了帝王的冷淡，帝王不過是一個木偶，背後有着牽線的人，像馬援這種行爲，這種思想，正應該給他更大的鼓勵與獎賞，然而，卻得了如此結果，這一點也可以知道在專制政體下做人的不易。

現在有許多人都擁有巨金，吃得奸，穿得奸，而在他底高樓大廈的邊上，有許多被凍餓得喘不過氣來的人。在人道上說，是太殘忍，在人類進化上說，富家弟子往往是落伍的，脆弱的，論語上有一句話：

「爲仁不富矣，爲富不仁。」

這安樂中，馬援又感到了苦悶，他說人生不是來享樂而是來工作的，各人工作的目的不同，他只選擇了許多目的中的一種，然而這目的是要和自己底生命一同結束的，他雖然老，他還沒有死，他不應該便走入享樂的路上來，前途有更多的事業等他來做，像織布一樣，織成了一匹，不能說是完全成功了，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段落而已，有些人，在這段落中，預備不再努力，這是極大的錯誤，他應該繼續他底工作，他應該繼續爲他底事業而努力。

在一個平凡的下半，平陵人孟冀——一個有智慧的名士——來拜訪馬援，在馬援的屋子裏被接見了。

「新息侯勞苦功高，爲漢族人民吐氣，爲漢朝爭光，歷盡了幾許辛苦，解脫了幾許人民的苦痛，這是很可以佩服的，我不遠千里，專誠趕來向新息侯道賀。」孟冀很恭敬地說了這一番話。

做了新息侯的馬援，還是和往常一樣，他沒有隱晦，沒有僞飾，他依舊是那一番話：

「這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事。衆人來向我道賀是應該的，但是您先生却不應該，因爲你是一個多智而有見識的人。從前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了七郡，

矣。」

「仁」和「富」的確是不能並存的。「仁」者是有同情心的，便不很愛惜他底錢財，於是便不能再富。至於大資產家刮削區區無產階級，任他們呻吟，任他們呼叫，終於將錢財一份一份地放入口袋裏去，雖然嘴裏在高呼着救濟，在高呼着無產者的苦，而結果不過是利用一個烟幕彈來充裕自己底錢袋吧了。所以求富，便顧不到仁。馬援是偉大的，他看輕財貨，將他所得的散給賓客兄弟，而自己卻穿着破衣服。這教訓，不單馬援如是說，許多名人也是如此的。因此，不但不希望自己做大的。

只封了數百戶，我的功勞不及他，竟封了三千戶，功薄賞厚，這是我最難受的事，而且，這種富貴是不長久的，您賀我做什麼呢？你將給我什麼教訓呢？」

孟冀又謙恭地說：「教訓，這是我不敢當的，我也沒有什麼精言美意來供獻給您。」

馬援摸摸他底鬍髭，搖搖頭，表示很年青的樣子，他說：

「現在尚有許多我應該做的事，匈奴烏桓在北邊騷擾人民，不亞於羌蠻，我想上疏自告奮勇去抗禦他們。這是我底事業，我應該繼續努力的。大丈夫應當戰死沙場，用馬革裹屍還葬，那裏可以躺在床上，在兒女底眼前死去，我要將自己底生命交給我底事業，我要有一個不平凡的死，享樂在我是恥辱，所謂五福，是平庸的人們所希望的。」

孟冀站了起來，很興奮地說：「這是英雄烈士們的見解。」

二月以後，春風又吹綠了洛陽的草木，在古道殘陽裏，許多官員和馬援在告別，這是一個隆重典禮。

馬援中心也起了一陣變化，半斑的頭髮在春風裏飄動，他似乎自己更年

富翁，而卻也不願將大注財產遺留給他們底子弟。

「智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的確是金玉之談，我們所宜傲尤的。

青血更沸騰了，在別人也許認爲他是傻子，放着現成的富貴不要，反而喜歡到刀光劍影中去討生活，在別人也許認他是不近人情，垂老之年，還努力於自己的前途，但是馬援實在不會如此想過，今天，他非常喜悅，非常興奮，二月來優游的生活，加深了他內心的苦惱，現在，這苦惱消除了，也可以說，這是他新生的日子。

斑馬在落日下高叫起來，似乎它也有和馬援同樣的心情，春風拂動了軍隊前面的大旗，更顯出雄壯和偉大的神情來。

馬援一一和送行的人們告別，他對黃門郎竇固梁松說：

「人們要可貴可賤，才是生存的方式，像我，即使再到北地去耕牧，我也是願意的，你們有可貴不可賤的居心，因此你們應注意自己的行動，這是我底臨別贈言。」

在晚風野草裏軍隊蠕蠕地開動了起來，一直向北方無窮的路上消逝。次年的秋季，馬援又回來了，這一次，因爲敵人的奔避，他沒有什麼功勞，但是這次回家，馬援自己却以爽直的緣故，種下了禍患的種子。

馬援有病，梁松來看他，在床前向他敬禮，馬援沒有答禮。因爲梁松的爸爸

是馬援的友人。但是梁松是漢帝的女婿，是當時極有勢力的人，他受到許多人的恭維，受不了這一次的冷淡。

建武二十六年，南方蠻族又在發動了，武威將軍劉尚奉命出師，在五溪地方，全軍覆沒了，馬援於是又自告奮勇，在漢帝面前表示自己並沒有老，於是便令馬援帶馬武耿舒劉匡，帶了四萬多人，出發到南方去。

馬援已是六十歲的老翁了，衰老的身軀懷着青年的心，在馬鞍上奔波，臨鄉一戰，殺了許多蠻人。一直到了下雋。

從下雋再深入，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從壺頭走的，路比較得近些，但是千嶂萬水，不容易行軍；一條是從充走的，路比較遠而平坦些。

馬援的意見和耿舒不同。

「爲國家減省負擔，我們應該有速戰速決的方略，所以我主張從壺頭進兵。同時，敵人不料我們會走這條路，可以一舉而得。」這是馬援的話。

「行軍以穩健爲原則，至於日期的長短，那可以不必計較的。」這是耿舒的話。

他們兩人意見不能調和，於是着人上疏，由漢帝來決定，結果是依了馬援的話。大軍開進了壺頭。

這是一個暑天，在南方，熱得更其厲害，壺頭水急，船不能逆流而上，於是軍隊困頓了，士卒中有許多染

了疫病，死亡得不少。馬援也不幸中了瘴氣。

這不幸，並不是馬援造成的，但是在耿舒看來，這完全是馬援過失。他到處說這件事的罪魁是馬援，而他呢，卻早已有先見之明了。他寫信給哥哥耿弇，中間有這麼一段話：

「……當初我底意見是應該從充走的，雖然路長，而士卒是安全的。軍隊是非常奮勇，現在被困在壺頭，無用武之地，豈不可惜？前次在臨鄉會戰，敵兵夜退，如果追襲，可以一鼓殲滅。而馬援實在不善將兵，到一處休息一處，以致現在受到這失敗。這些，我當初都料到的……」

耿弇將這封信獻給漢帝，漢帝使梁松趕來責備馬援。

是一個晚間，馬援在病床上聽到了敵軍的鼓噪聲，在石室裏，在馬援避瘴氣的石室裏，——是一間死樣靜寂的石洞，四面是回音，——馬援被病累得消瘦了，鼓噪的聲音引動了他，他慢慢地立起來，扶着石壁到洞外去窺視。

外面是漢軍，大家在焦急裏過日子，他們就心自己底生命，也就心馬援的病況，他們見到石室裏探出一個白髮的憔悴的老人底頭來，他們都驚惶起來，他們底首領變成這個樣子了。

「馬將軍，你底病還沒有好呢？還是去休養一會吧。」

馬援的語氣非常低微，氣喘喘地，說話很吃力的樣子：

「我聽到敵軍的鼓噪聲。」

「馬將軍，你聽錯了，不是敵軍的鼓噪聲，而是我們兄弟想衝鋒的呼聲。」

馬援整個在洞外出現了，是一個枯萎的老人，一些精神也沒有了。但是他底意志，卻依舊非常堅強的：「我明白的，我的的確確聽到了敵軍的鼓噪聲，我底血又沸騰起來，我們應該衝殺過去。」他接着又咳了幾聲。

「……………」

「我底心沒有死，在我氣還未絕的時候，我希望我弟兄們一齊殺敵，博得一個勝利的歡呼。我雖然老病，我底心是健全的，弟兄們，起來吧！剩着最後一滴血，我們也得向前進。」

他向前了幾步，支持不住，兩個兵士扶住了他，有幾個是深深地被感動了，他們在哭泣，流出了許多感動的淚。

但是他並不難受，他忘了自己是垂死的人，他又提高了聲音說，

「我無論如何不再回這洞裏去了，這裏是那末寂寞，那末荒涼。我要和你們在一起，和你們在一起拿了刀鎗上前線去，我不要休息，我不要享樂，休息和享樂是沒用的人才需要的……」

在大衆呼號的聲音裏，馬援倒在地下長眠了，他底眼是睜開的，他要看看剋敵的情形。飲泣和號慟併在一起，悲哀的空氣迷漫了整個的壺頭，這時候，有一個人來衝破了這悲哀的空氣，那個入便是梁松。

在洛陽又盛傳新息侯被革職的消息，當然帝皇的女婿的話是不會錯誤的，馬援的骸骨，不但不被別人注意，而且不准有人去注意。馬援終於如此死了，在寂寞中死了，然而在他自己，却做到了「馬革裹屍」的那一句話。

霍去病

霍去病（一）河東平陽（二）
人。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
曹壽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
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
霍光，因絕不相聞。少兒女弟子
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
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
知父爲霍仲孺。年十八，爲侍中，
善騎射。再從大將軍衛青，大將
軍受詔予壯士爲驃騎姚校尉，
與輕勇騎八百，直塞大軍數百
里，赴匈奴，斬捕首虜過當。於是
漢武帝以二千戶封去病爲冠
軍侯。

「匈奴恐怕一時不容易殲滅呢！」霍仲孺在屋子裏走了一個圈子，背着
手，立定了腳，感慨地說完了這句話。初冬的日光，從窗櫺裏直照到他底清癯
的臉上，屋子裏一切陳設都反映出這主人從前的身世和現在的處境的清
苦。他似乎有些隱痛，常常在他底眉尖上顯露出來，然而他又是一個熟練世
故的，沈默的中年以上的人。

外邊走進了一個年青人來，英俊的氣概，深紫色的臉，一雙有毅力的眼，他
似乎有些氣喘，大概已在這早晨走了不少路，但是態度卻很從容，也許走路
在他已是慣常的事。他一走進門，正聽到了他爸爸的那一句話。

「我想匈奴遲早總要滅亡的，他們只知道武力的侵擾，而不明白去給邊
境的漢人們以恩惠，單于兄弟們又常常內鬩，這樣的局面，那裏會持久。」

他挺起身子，直立在他爸爸的面前，說到末一句，緊捏着拳，他底目光裏顯
出一種憧憬來，他似乎看到殘暴的匈奴在崩潰了，在火光和刀光下，漢人一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元年

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陵烏盭

討邀濮，涉狐奴（四）歷五王國，

幾獲單于，轉戰六日，過焉支

山千有餘里，合短兵，塞臯蘭下，

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

獲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

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

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

二千二百戶。

初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

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

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

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

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

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

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

個個地衝進單于的宮殿裏去。

仲孺沒有什麼表情，冷冷地：

「從前漢高祖被匈奴困於平城，受了七日苦，這次以後，匈奴一直猖獗到

現在，大將軍衛青是一個懂得兵法的人，但是也沒有法子殲滅他們，漢朝正

需要一個英勇善戰的人，來除這外患，來替我們老百姓施福。子孟，你努力

吧！

「但是現在已經有了這一個人了。」霍光竭力反對他爸爸的話。

「誰呢？」

「就是前次跟大將軍，打匈奴，直入匈奴的冠軍侯。」

仲孺似乎沒有注意他底話，喃喃地說：「當真是缺少這樣的一個人！」同

時，他在椅上坐下來，隨手拿起一本書來看。霍光看見仲孺沒理會他，有些不

高興，然而他卻依舊大聲地說下去。

「冠軍侯的確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他一到邊界，便離開隊伍，帶了五百

人直入匈奴，殺了二百多首級回來，所以才封了侯，據說，現在又封爲驃騎將

軍了。雖然有人說他是皇后的親戚，所以貴顯，然而他底入匈奴之功，是不能

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還，復過焉。(五)

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武帝下詔曰：「驃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鱣得，得單于單桓，酋塗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

假造的。他和大將軍也是親戚，但是他底母親衛少兒是——」

忽然一個雷霆似的震動，驚醒了仲孺，他突然放了書，強作鎮靜地說：

「你說誰？」

「我說驃騎將軍，是衛少兒的兒子，他和皇后和大將軍都是親戚哩！」

「哦！」

仲孺眼前現出了一個幻影，他記起了十餘年前的事，在平陽侯的巨廈中的一幕喜劇……他和衛少兒的熱戀……不幸的孩子的誕生……失戀和失業的苦惱……

他又想到那個孩子，臨別時是怎樣地對他眯着迷戀的眼，他曾做過迷夢，夢着一個有趣的家，自己便是這家中的主人。然而他又厭棄他所戀過的女子——不過是一個侍女，一個平凡的女子，然而當時對她的熱戀，在垂老的回憶中，始終是美麗的。

霍光是一個粗魯的漢子，他似乎不知道他爸爸的沈思，回轉身走出門去了。

仲孺嘆了一口氣，雙手蒙着眼，他想找霍光去問問看驃騎將軍在什麼地

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以驃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武帝恐其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復以七千戶益封驃騎將軍，滅隴西北

方他底多縐紋的手又在桌子邊緣上撫摸，彷彿在撫弄着久未見面的孩子的頭髮。他擡起頭來，看看周圍的一切，日光已經從窗櫺上移到門外的松樹上了。他覺到了一種悲哀，自言自語地：

「老了！」

門又開了，霍光帶進一個縣吏來，說是驃騎將軍已到了平陽，要見見前輩老吏霍仲孺。

懷着不安而又驚喜的心，到了平陽太守的官廨裏，他擡頭看見上首坐着一位英勇戎裝的將軍，他底回憶的悲喜，又變成了恐懼。

現在屋子裏只剩仲孺和他二個人了，仲孺有些侷促，又有些悔恨，他想他不該到這裏來，這人已顯然不是十餘年前的他底可愛的孩子了，而站在面前的，只是一位英勇的顯貴的將軍。他臉上起了一些癢癢，睜着怯弱的眼，去偷看他。

驃騎將軍和孩子似地投入了他底懷中，仲孺的淚滴在這將軍的頭髮上，他回憶到以前也曾演過這樣一幕，是在他們離別的時候。

仲孺忽然做出莊重的態度來。

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

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武帝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空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武帝令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兵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

「你明天要去征匈奴了，這是我所熱望着的事，我底孩子居然會努力於我所願做的事，這是很可喜悅的。但是，如果你念着我，你使得「捨身爲國」殲滅異族，努力地去完成你底事業。」

× × × ×

在傍晚，落日擋在遠山上，深黃色的光照耀着無邊的蔓草，一大羣馬隊踏着影子走去，聲音是整齊的，嚴肅的。這馬隊一直延長過去，一直到遠山的深處，被萋萋的草色隱沒了，遠看來，好像是一條蜿蜒着的蛇。山角裏慢慢地現出一面大紅旗來，上面寫着一個「霍」字，後面接着再出現一位身材高大的將軍。在夜色漸漸升出來的時候，這軍隊依舊在走着，走着，向廣漠無邊的地方所走去。

終於在萬家燈火的時候，他們到達了代郡，雖然是春天，而北方的夜，卻依舊怒號着北風，吹到荒野裏，吹到屋角子裏，吹到每個人的心上，他們心中的春意被吹得寒冷起來了。

在一間廣大的房屋的角落裏，有二個士兵在向火，乾草上火光熊熊地照耀在他們底臉上；他們是鎮定的，喜悅的，然而有些冷冷的表情。他們坐在地

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卽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迺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塞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背令武剛車（七）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八）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

上，身邊雜亂地放着酒筒和水罐。

「老鄉，天氣真有些受不住呢！」坐在右邊的是一個紅鼻子，他把頭縮進那件軍衣裏去，哼哼地說，

「紅鼻子，你剛才入伍嗎？難怪你在北方受不住，如果你再打進匈奴國裏，你就會凍得變雪人呢！」他對面的那大個子，隨手喝了一口酒，「你還是多喝一點高粱吧！」

「誰說我沒有當過兵，我已經吃了二年糧啦。」

「比起我來，你還是後輩呢，我一直跟着騾騎將軍打匈奴，五年了，整整地五個年頭，第一次，我初來到此地，——這時是還是衛大將軍統率的，霍騾姚不過是校尉官呢？——我們弟兄八百個跟霍騾姚，一直殺進匈奴去，大軍離開我們還有一百多里。這是夜間，胡人的馬來得厲害，東衝西衝地，將我們兄弟一個個地衝倒來，他們下馬來便割了頭。我是初次來打匈奴的人，不知道利害，閉着眼亂殺，一個不留神，馬失前蹄，差一點被翻了下來，我總以爲是完了，但是天曉得胡茄忽然響起來，匈奴一齊退卻了。」

你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原來霍騾姚真勇敢，他一個人殺死了二百多胡人，

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真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別從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廣自殺，食其贖爲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迺去單于之號。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

他們看呆了，只得逃去。我也得了救了，後來點了一次名，我們弟兄只死了一百多個。」

他停了一停，用手揩了揩嘴角的唾沫，又喝了一口酒，紅鼻子，張着嘴在聽他，他又說下去：

「第二次比第一次還有味兒，我們跟着霍將軍，在胡地走了許多地方，無日不是殺人過日子，酒，刀，殺人，胡奴的血……這些東西是家常便飯，我們到過烏鞏國、遼僕國、狐奴國，看見了不少不會見過的東西，胡人喫飯，居住，都不是像我們漢人的樣子，他們不知道認字，只知道騎馬，他們不怕冷，赤着膊在雪地上跑冰……」

「你說的！」紅鼻子有些不大相信。

「隨你信不信，還有休屠的金人哩，有一丈多高，他們說這是真金做的。」

「真的是金的嗎？」紅鼻子拿起壺來喝，但是酒已經沒有了。「誰拿了去？」

「皇上，當然是給皇上的。真金的金人送給誰便，一輩子喫着不盡了。」

這一次我們又打了勝仗，匈奴的折蘭王、盧侯王都給我們拿住了，殺盧侯王的劊子手便是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真痛快，他們平日只曉得越過邊

多於青，既皆還，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九）登臨翰海，執訊獲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武帝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

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武帝嘗欲教之吳孫兵法，（二）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

境來殺漢人，咱們一家的主子——我底伯父，都被他們殺了，媽的，也有一天，被我殺得舒服，我親手宰了他們底王！」大個子立起來，拍拍胸脯，慷慨激昂地，似乎在演講。

「這年的夏天，我們交了運，總算不會遇到寒冷的欺凌了，誰知道那裏的天氣，夏天一連幾月不下雨，真熱死人。這一次是李廣將軍的先鋒，也是他該倒霉，起頭就吃了敗仗，博望侯張騫也因此丟了官，我們從右北平一直殺到祁連山，生擒了單于和酋塗王，我們衝入酋塗王的住所裏，他還在喝酒呢，他喝的酒真是好酒。」

「自從這一次以後，我本來打算退伍了，但是仔細想想，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重新入伍，再打了一次匈奴，果然，又是一個『大獲全勝！』」

「你說的是潔陰侯投降的那一次嗎？也是霍驃姚的功勞。」紅鼻子開始發問了。

「怎麼不是你還不知是，潔陰侯本來是渾邪王單于呢？他和休屠王商議，想來歸順漢朝，皇上有些靠不住他們，所以叫霍驃姚勞兵去監視，霍驃姚是一員猛將，又是戰爭有經驗的人，看見對方的士兵在偷逃，便知道有一批胡

古兵法。」武帝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
〔二〕武帝益重愛之。

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武帝悼之，發屬國玄甲陳，自長安到茂陵，〔三〕爲冢象祁連山，諡之并武與廣，曰景桓侯。

注釋

〔一〕事見漢書本傳。〔二〕平陽，今臨汾縣治。〔三〕元狩，漢武帝的年號。〔四〕狐奴，故城在今京兆，順義縣東北。〔五〕事見漢書霍光傳。〔六〕幕，同漠，是沙漠。〔七〕武剛車就是戰車，孫吳兵法中說道：「有中布蓋，謂之武剛車，戰時以爲先驅。」和現在的鐵甲車相彷彿。〔八〕大當，是大概相

人不願投降，便下令殺過去。這時候，我們便大奮神威，趕着殺着些逃兵，結果渾邪王當真投誠了，霍驃姚又升了官，我們也發了一個小財。這一仗，我們的功勞不小呢！至少因此隴西以北的戍卒減了小一半，老百姓也不致個個有繇役了，這也是我們的功德。」

紅鼻子似乎有些羨慕，也有些佩服，酒湧上了他底臉，站了起來，用手緊握著他身的鎗。火光喫盡了地上的枯枝，火焰也漸漸地微弱了，這時候，一陣雄壯而淒楚的蘆管聲，衝進了這屋子，他們都站了起來。彼此看了一眼，拍拍身上的灰，似乎說：

「我們應該歸隊了。」

× × × × ×

在北國，是沒有春天的，那邊沒有豔麗觸目的花朵，也沒有臨風搖曳的柳枝，那裏，是廣漠無邊的原野，和陰霾的灰色。

這裏兩個不同的環境裏，現出二幕不同的戲劇來。

是在一個單子的行營裏，一切陳設都很簡單，但是單子的坐位卻有些華麗的氣象。漢人趙信對單子在述說他底戰略：

當的意思。(九)姑衍，山名，在莫北。(一〇)孫吳兵法，書名，孫武吳起的兵法書。是古代兵法的權威。孫武，春秋時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爲將，有孫子十三篇。吳起，戰國時衛人，嘗學於曾參，爲魏文侯將。後入楚，立功頗多。(一一)這兩句是千古的名言。(一二)茂陵，地名，漢武帝的墓，因以爲縣名。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城周三里。從前司馬相如家居茂陵，就是這個地方。

問題

(一)霍去病對漢族有什麼貢獻？

(二)霍去病的討匈奴，是不是爲自己的地位？

(三)他同霍光有什麼關係？同

「我底意見，還是將大軍駐紮在沙漠以北好，漢軍度了沙漠，人馬一定罷乏不堪，這時候，我們只要以精兵相待，不愁不打得他們落花流水。——輜重不必帶在身邊，可以再運到後方些，等到打勝以後再運過來不遲……。」

另一幕，是一大隊馬兵在度這漫漫的沙漠，衛青霍去病李廣趙食其在軍隊後，靜靜地讓馬兒駝了他們走。衛青招了一招手，五匹馬並在一起了。他們在商議攻匈奴的方法。

衛青正面擊匈奴，李廣趙食其取東道，霍去病出右北平。

……

這二幕同時在一地點展開了，漢兵已經度過了沙漠。衛青將鐵軍包圍了自己的軍隊，當做掩護品。叫五千兵出陣，匈奴也派一萬多兵來對敵。夜色漸漸籠罩了一切，一陣狂風怒吼了過去，在沙漠邊上，狂風佔了極大的勢力，它掩住了目光，掩住了人們的眼。

漢兵就全數出發，將匈奴的軍隊圍住。

夜了，嘶殺的聲音也跟着高了起來，鴟鵂在遠處悲啼，人們從刀鎗下面倒下了，一個一個……

霍仲孺呢？

(四)他曾經打過幾次匈奴，那

一次獲勝最大？

(五)何以戰爭不必學古兵法？

在漢軍的西北的角上，有一彪軍隊衝了出來，這裏面便有單于在內，於是他們便四散去追趕。霍去病直入瀚海，捉住了屯頭王，韓王，斬首七萬四百餘。

× × × × ×

霍去病終於做了大司馬，他是一個有氣概而多行少說的人，有一次，漢武帝想教他學孫吳兵法，他說：

「戰爭全在方略，何必學古兵法。」

又有一次，武帝因為他的功勳大，想替他造一所住宅，他一定不要，他說：

「匈奴未滅，那裏有工夫來顧計這些呢！」

批評

匈奴是中國北方的夷狄，唐虞以前，稱為山戎、獫狁、葷粥。周末，方才大盛，侵略中國，中國人民很苦痛。詩經小雅采芣是中國人民怨恨匈奴人的詩：

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戒，獫狁孔棘。

到宣王的時候，與兵伐獫狁，至於大原，於是詩人讚美他底功勞道：

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秦朝因為匈奴擾邊境太厲，蒙恬修戰國舊城而成萬里長城以防備他們。劉邦初即帝位，去伐匈奴，在平城東被圍七日，和他們結親。從此以後，匈奴非常猖獗。中國北方

的人民，受了不少的苦楚。

載：孝文皇帝都依劉邦的舊法，和匈奴稱兄弟，但是匈奴是不能禮喻的，他們不知道公理，只知道殘殺，這時候據史記上所

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漢甚患之。

一直到了漢武帝的時候，知道單靠仁義，不能制止匈奴的殘暴，於是便秣馬利兵，準備滅匈奴。而給匈奴的打擊的，這時候的大將是衛青霍去病。而霍去病的戰略，比衛青高明。

霍去病是一位值得崇揚的民族英雄，他一生是以發揚漢族的威權和解除漢族的苦痛爲終身事業的。他給匈奴以打擊，渾邪王投降了漢朝以後，就勸武帝免天下的繇役，因爲他知道繇役是苦事，而漢族人民之所以受這種苦楚，完全是爲了匈奴。

啊！別人的窮兵黷武，是爲了自己的升官發財，而霍去病卻並不如此。「匈奴未滅，何以家爲」這話，是多麼值得使人敬佩

漢書上又記載他：

不省土，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粟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尙穿域躡鞠也。

這種行爲，的確是他底短處，然而他將兵，很能指揮如意，從來沒有吃過敗仗，也許前面的那一件事，別有作用，而後一件事，正是他底鎮靜的工夫呢？

熊廷弼

熊廷弼（一）字飛百，江夏（

三人，萬曆（三）二十五年舉鄉

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保定推
官，擢御史，三十六年，巡按遼東

（四）巡撫趙楫棄新疆八百里，

徙編民六萬家於內地，已論功

受賞，給事中宋一韓論之，下廷

弼覆勘，其得棄地驅民狀，劾兩

人罪，時有詔興屯，廷弼言遼多

曠土，歲於額軍八萬中，以三分

屯種，可得粟約三十萬石。帝優

詔褒美，命推行。諸邊邊將，好搗

巢，輒生釁端，廷弼言防邊以守

爲上，繕垣建堡有十五利，奏行

明末，在明末歷史上留着光榮的一頁，上面有熊廷弼的名字。

他是一個身材魁梧，善於射擊的人，正適合於他底事業——守邊。他有不畏縮的精神，有熟練的用兵的技巧，在遼東，他有相當的熟識，他了解東北的一切地形、風俗和民情。同時，他並不單是武夫，而是萬曆間的進士。

巡撫趙楫，和總兵官李成，在西北，將新疆的民衆六萬家遷移到內地來，熊廷弼去覆查，他了解趙楫的把戲，幾千萬家的人民都在趙楫的光榮下受了流離遷移的苦痛。終於趙楫被查辦了，新疆人民吐了一口氣。熊廷弼便依他所心得的，作了一個統計，向明帝報告他說：

「遼東地方地少人多，因此荒蕪的田園不在少數，如果能在每年定額八萬屯駐的士兵裏以三分之一——二萬五千——來屯種，那末每年一年可得米三十萬擔。這些米正可以供給士兵們作軍糧，不必由內地每年運輸出來，同時，士兵們不作戰，每日閒游，必定容易起鄉家之念，而對於戰事的精神發

之。在遼數年杜（五）餽遺，核軍實，按劾將吏，不事姑息，風紀大振。督學南畿，嚴明有聲，以杖死諸生事，與巡按御史荆養喬相訐（六）奏，養喬投劾去，廷弼亦聽勘歸。

四十七年，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熟邊事，起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遼東，旋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鎬經略。未出京，開原（七）失，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爲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

生動搖，儘可以利用耕種來消磨他們的空閒……」

這時候，守邊的將帥，都注重自己底功績，於是他們便喜歡衝入敵人的巢穴，殺戮敵人的頭來報功。而熊廷弼却不以爲然，他主張用兵守邊，當以守爲上策，因爲這時候敵人多而勢衆，不容易剿滅，不如固守以候機會，他又上書，他說修城建堡有十五點好處，終於，命他鎮守遼東。

他在遼東的確費了許多力量，別的將帥和在京師裏一樣，老是有着官僚的脾氣，送禮，請客，請託，交驩……而熊廷弼却不願意如此做，他明白這裏有更重要的事情沒有空閒的時間來做這些事。他又親自深入隊伍裏，他定了許多更嚴厲的規約，他明白在邊守的兵士，非如此不足以鼓勵他們的勇氣。於是將士受了他底責罰，毫不徇情，當然，這不免有些使人們怨望，但是，風紀却因此而大振了。

因他的慙直而不能姑息，於是便使他失職歸來，閒居了八九年。這時候，守邊的將楊鎬，因爲好大喜功，而失敗，熟悉邊事的人只有他，他又被起用，當他剛出京師的時候，遼東要隘的開原已經失守了。於是他又上書：

「開原負山臨水，是河東的要隘，要保守遼東，一定要先保守開原，敵人未

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藩何可守也？乞速遣將上備芻糧修器械，毋吝臣用，無緩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悞臣悞遼，兼悞國也。」疏入，悉報允，且賜尙方劍（一）重其權，甫出關，鐵嶺（元）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廷弼兼程，遇逃者，諭命歸，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以祭死節士，誅貪將陳倫，勅罷總兵官李如楨，以李懷信代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令嚴法行，數月，守備大固。乃上方略，請「集兵十八萬，分布灤陽清河撫順柴河三

會打破開原的時候，北關朝鮮，還足以相倚恃來守禦敵人。今開原一失，那北關便將隨之而淪陷了。於是瀋陽遼東便不容易守住了。請速派將士，備糧草，修軍械，不要使我的用途受到困難，不要限延我底時間，不要聽信別人的話來中止我底行動，使我氣沮；不要來旁撓我底事情，不要將艱難而危險的責任，要我一個人來負擔，以致誤我誤遼而誤國。」

於是，便被賞給上方寶劍，可以不先奏而先斬那些不服從的人。軍隊剛剛開出山海關，鐵嶺又失陷了。瀋陽和其他一帶軍民，一時都逃竄了。遼陽人心大亂，廷弼在途中遇見逃避的人，便一一勸他們回去，一到那邊，斬逃將劉遇節、王捷、王文鼎，來祭奠死節的人，他說：

「你們走是慚愧的，你們對不起死節的戰士，你們應該回過頭來，踏着他們底血跡前進。」

陳倫是慣於在軍中剝削軍糧，受軍士的賄賂的，這次也被廷弼殺了，李如楨免職，以李懷信來代他。重新頒佈法令，治兵器，修濠修城，人心漸漸地安定下來。他又上書請求：

「請集兵十八萬，分佈灤陽清河撫順柴河三岔兒鎮江等要隘，使他們互

兪兒鑽江諸要口，首尾相應，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爲應援，更挑精悍者爲遊徼（二〇）乘間掠零騎，擾耕牧，更番迭出，使敵疲於奔命，然後相機進剿。「疏入帝從之。」

廷弼之初抵遼也，令僉事韓原善往撫瀋陽，憚不肯行，繼命僉事閻鳴泰至虎皮驛，慟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歷，自虎皮驛抵瀋陽，復乘雪夜赴撫順，總兵賀世賢以近敵沮之，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我來。」鼓吹入，時兵燹後，數百里無人跡，廷弼祭諸死者而哭之，遂躍兵奉集，相度形勢而還。所至招流移，繕守具，分之士馬，由是人

爲呼應，有小警，自己努力起來抵抗，如果力量不足，可以互相通知，互相援助。再以勇敢精粹的兵士編成遊擊隊，可以隨時攻擊敵人，如果敵人人數不多，便可以出發攻擊。而同時乘機擾亂他們的耕牧。游擊隊可以更互出擊，使敵人不安，使敵人困憊，然後，再用大兵乘機進擊。」

在北方，是常常有一個森肅的天氣，普通官卒出行，往往容易被滿人虜去，這地方滿佈着恐怖，是滅亡的恐怖。這是一條界域上，是明滿的交界，這裏流過不少的血，在寒冷裏變成凝血流入水中去了，怪鳥在山頭悲啼，流水在河中嗚咽，不是爲了自己的功名，誰願在這兒久住呢？

但是，熊廷弼似乎在這裏住得很有味的，他沒有恐怖，也沒有悲哀，反而覺得不少的喜悅和勇敢。每日，他照例在寒風裏到每一個營帳裏去巡視，也會到邊界上去視閱，這些陰沈，在他並沒有覺到什麼，也許反而因爲這陰沈而激起他底勇敢來。

在營帳裏坐着，他底面前站着僉事韓原善。

「今天請你去按撫瀋陽，帶了佈告去？」

「……………」韓原善沒有答應。

心復固。廷弼身長七尺，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即持守邊議，至是主守禦益堅，然性剛負氣，好謾罵，不爲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年五月，清兵略地花嶺，八月略蒲河，將士失亡七百餘人，諸將世賢等亦有斬獲功，而給事中姚宗文騰謗於朝，廷弼遂不安其位。

宗文者，故戶科給事中，丁憂歸，還朝欲補官，而吏部題請諸疏率數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徠西部名，屬當事薦，已疏屢上，不得命，宗文計窮，致書廷弼，令代請，廷弼不從，宗文由是怨。後袁緣復吏科，閻祖遼東士馬，與廷弼議多不合，遼東人劉國縉

「爲什麼？」

「四邊的敵人出沒無常，一不小心，性命便完結了，這件事，我却不敢承當。」韓原善非常堅決的，他寧願丟官。

熊廷弼笑了一聲，他這笑聲裏含着輕視和譏諷，這是韓原善早已料想到，而也早以預備忍受的。

於是，閻鳴泰被任命爲遼東的按撫使者而代替韓原善出發了，這誠然是可怖而不得已的事。

含着淒涼的淚，他帶了幾名侍衛跨上了征途，途中有無數的草木，幽暗的山林；怪啼的鳥獸，陰霾的天色，這些都是使他恐怕的對象，每次，他走到山坳裏，當天色已將晚底時候，他會渾身戰抖起來，聽這是吶喊的聲音，近了，近了，漸漸地逼近了他底身邊了，他總是用戰抖的聲音去問他底兵士：

「怎樣辦呢？你聽，這許多吶喊的聲音啊！」

而兵士的回答是嚴肅的，在夜色朦朧中傳進他底耳鼓。

「閻大使，北方的風聲是怪可怕的！」

終於他們到了虎皮驛。這虎皮的名字，足使閻鳴泰心驚起來，又何況是在

先爲御史，坐失計，謫官，遼事起，廷議用遼人，遂以兵部主事贊畫軍務。國縉主募遼人爲兵，所募萬七千餘人，逃亡過半，廷弼聞於朝，國縉亦怨廷弼，爲御史時，與國縉宗文同在言路，(一)意氣相得，並以排東林攻道學爲事，(二)國縉輩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宗文故出國縉門下，兩人益相比，(三)而傾廷弼，及宗文歸，疏陳遼土日蹙，詆廷弼廢羣策而雄獨智，且曰：「軍馬不訓練，將士不部署，人心不親附，刑威有時窮，工作無時止。」復鼓其同類攻擊，欲必去之。御史顧慥首劾廷弼，出關踰年，漫無定畫，蒲

晚間雪，像從天上翻下的棉絮一樣，堆在地上，漸漸地厚了起來，掩沒了人跡，掩沒了道路。

「明天怎麼走路呢？」閻鳴泰等彷徨起來，他在牀上不能入寐，他幻想到在這雪夜，敵兵包圍這村落的情形……吶喊聲漸漸大起來了，這的確不是風聲……火……窗外都紅了……他轉瞬間被敵反縛着手，在雪地裏跪着……雪和皮鞭一同落在他底身上……一下一下地痛澈了他底心。他……完了……完了。

他忽然從牀上跳了起來，眼淚在他底臉上，他不禁痛哭起來，「我要回去，我底生命不能在此地犧牲的。」

第二天，在虎皮驛到山海關的路上，又發現了閻鳴泰一行人的踪跡。

這無異給熊廷弼一種刺激，一句使閻鳴泰難堪的話，在他嘴裏哼了出來。「沒有用的飯桶！」

然而在閻鳴泰，這不算是一種侮辱，他以這話來比較前二日的受驚的情形，似乎還是在這裏受罵來得舒服些，他將這句話忍受了，他懷着不安而又喜悅的心從熊廷弼的營帳裏退了出來。

失守，置（四）不上聞，荷戈之士，徒供挑浚，（五）尙方之劍，逞志作威，「當是時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議起，御史馮三元劾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謂不能，遼必不保。詔下廷議，廷弼憤抗疏，極辯且求罷，而御史張修德復劾其破壞遼陽，廷弼益憤，再疏自明云：「遼已轉危爲安，臣且之生致死。」遂繳還尙方劍，力求罷斥。給事中魏應嘉復劾之，朝議允廷弼去，以袁應泰代廷弼，乃上疏求勘言：「遼師覆沒，臣始驅羸卒數千踉蹌（二）出關，至香山而鐵嶺又失，廷臣咸謂遼必亡而今日且地方安堵，舉朝帖耳，（二）

這件事，雖然被閻鳴泰忘掉了，然而在易怒的熊廷弼看來這是漢族人民的底怒，一方面也可以做些成績出來給韓原善和閻鳴泰他們賞鑑賞鑑。他終於不久便出發了，這種勇敢和以身作則的精神，脅服了羣僚，一大隊人馬在雪地上馳驟。

由虎皮驛到了瀋陽，又由瀋陽在夜間到撫順去。

撫順離開敵人的營寨不到十里路，在夜間，敵營的燈火，隱約地可以看到的，在一般人看來，這燈火無異是引他們到地獄裏去的東西，然而熊廷弼却似乎不曾看到，路傍是壞了的短牆，是戰爭遺留下來的痕跡，連互的孤坟，造成了一個大大的平原，其間，偶然有幾堆樹林，夜風怒號起來，聲音却像在悲泣，偶然一只鴟梟飛過了，洒下來刺耳的叫聲，使人們底毛骨有些悚然。

總兵賀世賢走前了一步，他低低地說：

「熊巡按，這裏離敵太近，我們別再前進吧！」

熊廷弼在黑暗中吐出了粗大的音調：

「怕什麼，冰天雪地，敵人不會料到我們會到此地來的，我們既然到了這

此非不操練不部署者所能致也。若謂擁兵十萬，不能斬將擒

王，誠臣之罪，然求此於今日，亦豈易言，令箭催而張帥殞，命馬

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

軌。」三元應嘉修德等，復連章

極論廷弼，即請三人往勘。帝從

之，御史吳應奇給事中楊漣等

力言不可，乃改命兵科給事中

朱童蒙往。廷弼復上疏曰：「臣

蒙恩回籍，聽勘行矣！但台省責

臣以破壞之遺，遣他人，臣不得

不一一陳之於上，今朝堂議論

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

稍緩，闕然言師老財匱，（二）馬

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

言，比臣收拾甫足，而愀然者，又

地方，便得再進幾里看看這裏的形勢，同時我要祭奠以前成千萬為國家民族壯烈犧牲的忠魂。」

在淒涼的夜間，鄭重的祭奠式開始了，前面是一連篇孤坟，荒草在黑暗中蠢動着，熊廷弼跪在地上，二支半明不滅的燈光，掙扎地發出光來，在大風中抖動。

熊廷弼在這境地裏，他感動了，他慷慨而痛心地向死者說着：

「這裏，永遠掩葬了你們底忠魂，然而你們底熱誠和忠心是永遠存留在人間的。當戰爭開始的時候，統率走了，士兵潰散了，他們沒有知道國家沒有知道這裏的整千萬的人民，他們只知道自己底性命。然而在這裏却留着你們底光榮，這光榮是你們為祖國留下的，你們為祖國為人民犧牲了自己在這荒涼而無人跡的地方，做了你們的存身的處所，你們看到了四周的頽垣也，也許你們正期待着國軍的到來，我敢說，在我底統治下一定有這樣的一天，你們等着，這希望一定會到來的，你們一定會在地下含笑的……」他說着哭了起來。

在歸途中，在白晝，他們底隊伍更增多了人數，四周的無名英雄，在當時流

復爾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

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

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

場吏自爲之，何用拾帖括語，徒

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

及童蒙還奏備陳廷弼功狀，未

言「臣人遼時，士民垂泣而道，

謂數十萬生靈，皆廷弼一人所

留，其罪何可輕議？獨是廷弼受

知最深，蒲河之役，敵攻瀋陽，策

馬趨救，何其壯也，及見官兵驚

弱，遽爾乞骸骨以歸，置君恩

何地？廷弼功在存遼，微勞雖有

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

此則罪浮於功者矣。」帝以廷

弼力保危城，仍議起用。

天啓元年，瀋陽破，應泰死，廷

徒而無家可歸的，都躍馬加入了他們底隊伍。

之後，經過了不少次的戰爭，滿人的兵進佔了花嶺和蒲河。熊廷弼盡心抵

抗，滿人得了這二個地方，付了不少的代價。但是在京師裏廷弼的地位動搖

起來了。

宗文在朝廷裏說了熊廷弼不少的短處，在歸家途中，他很愉快，他已經達

到了報復的一日了，在從前，他因爲死了爸爸而失了官，他想利用招徠西部

的名義來重新做官，但是在朝廷裏，沒有多大的力量是不容易做官的，於是，

他想熊廷弼來保薦他，但是熊廷弼卻不願如此做，這是使他怨恨廷弼的一

點。他想，當初，你不肯給我幫忙，現在你要我幫忙，也來不及了。

宗文的好友是劉國縉，他們是站在同一路線上的。

在宗文的密室裏，他們在商議一些私事。

「在這時候做官，大家是混飯吃。可以過去的時候，就得過去，當初，我在遼

東，募集軍士，士兵逃亡了一大半，要是沒有廷弼的奏聞，我還可以竭力遮掩

的，但是他卻不顧死活地奏我一本。」劉國縉還在追憶以前的事。

「當然，在遼東是他底勢力範圍，不願別人來參加的。」宗文故意慫恿他。

臣復思廷弼給事中郭鞏力詆之，并及閣臣劉一燝。及遼陽破，河西軍民盡奔，自塔山至闕陽（明）二百餘里，烟火斷絕，京師大震。一燝曰：「使廷弼在遼當不至此。」御史江秉謙追言廷弼保守危遼功，兼以排擠勞臣爲鞏罪，帝乃治前劾廷弼者，貶三元、修德、應嘉、鞏三秩，除宗文名御史，劉廷宣救之亦被斥，乃復詔起廷弼於家，而擢王化貞爲巡撫。

化貞，諸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由戶部主事曆右參議，分守廣寧。蒙古古妙花諸部長乘機窺塞下，化貞撫之皆不敢動。朱童蒙勸事邊，極言化貞得西人

「咱們遼東人最爽直，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他以前要我底命，我現在要他丟官了。你也是吃過他底虧的人，你打算怎樣？」

「他遠在遼東，我們近在京都，慢慢地和他搗亂好了。」

在明朝的京都裏，又多了一對朋黨，在名義上宗文是國縉的門下。宗文就上了一個奏章。

「……遼東的地方，自從熊廷弼主持以來，土地天天地減小了，他不顧用別人的計策，好自大爲用，因此常常失敗。士兵不服，器用不利，軍馬不訓練，將軍不管轄，人心不親附。昧於施用刑罰，不惜民命……」

他又叫同志顯愷也上了一個奏章：

「……廷弼在遼東做了一年多事，漫無計劃，蒲地失守，他隱匿不報，實在是大罪。帝給他底上方劍，正給他一個旌威的傢伙，他專於利用這一點隨意殺戮兵士，逞志作威……」

又叫馮三元上奏：

「……能廷弼欺君者三……無謀者八……如果不免職查辦，遼東一定不能保全……」

心，勿輕調驟撫事，化貞亦言遼事將壞，惟發帑金百萬，亟款西人，則敵顧忌，不敢深入。會遼瀋相繼亡，廷議將起廷弼，御史方震孺請加化貞秩，便宜從事，令與薛國用同守河西，乃進化貞右僉都御史，巡撫廣寧。廣寧城在山隈，登山可俯瞰城內，恃三岔河爲阻，而三岔之黃泥窪，又水淺可涉，廣土厚卒，而化貞招募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厲（三）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遼陽初失，遠近震驚，謂河西必不能保，化貞提弱卒守孤城，氣不懾，時望赫然，中朝亦謂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而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

又叫張修德上奏：

「……熊廷弼專守不攻，連年失地……應該免職……」

熹宗是初卽位的人，被這許多讒言迷惑了，於是撤銷了熊廷弼的上方劍，同時，袁應泰代熊廷弼做了遼東的總督。

這無異給熊廷弼以一個打擊。他明白這件事的內容，當然，遼東的總督的位置是只能放棄的，但是他所痛心的是不能貫徹他底主張，在臨走的時候，他氣憤地上了一本：

「我被撤職回籍，這事在我自己是非常願意的，但是京師御史責備我被擯遼東，送給敵人，這我不得不來辨白。當初我出兵的時候，帶了弱卒千人，踰出關，未到關，開原已失，剛出關，鐵嶺又失，朝廷之臣，都以爲遼地一定不守，但是現在已經關防堅固，人心穩定，不訓練兵卒，何以能如此？至於出師應戰，本來不是難事，而前總督因爲攻而失利，前車可鑒。現在，諸大臣的議論，都是紙上談兵，不知道實際軍隊的情況。冬春之際，敵人因爲冰雪，不加騷擾，諸大臣便以敵人兵老力盡，經濟恐慌，促我出戰，一戰而敗，又紛紛說我不善戰略。等我收拾殘餘，重新訓練，剛才了事，朝廷大臣，又議論叫我出戰。疆場上的事

兵可止，當事益信其有才，所奏請輒報可。時金復諸衛軍民，及東山曠徒，多結壘。三自固，以待官軍，其逃入朝鮮者，亦不下二萬。化真請鼓舞諸人，優以爵祿，俾自奮於功名。詔諭朝鮮，襄以忠義，勉之同仇。三帝亦從之。至六月，延弼入朝，首請免言官貶，帝不可，乃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列壘河上，以形勢格之，綴敵全力。天津登萊，各置舟師，乘虛入南衛，動搖其人心，敵必內顧而遼陽可復。於是登萊議設巡撫如天津，以陶朗先爲之，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一事權，遂進延弼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駐山

情，當由疆場的主持者自己決定，那末功罪可以明白地加在邊場的主持者的身上，不必大臣們絮聒，徒亂人意，而且稍一不從，便發怒交謫邊將，我走了以後，希望能注意這一點，於是後來的人，便能竭忠竭力，爲祖國効勞，而同時，他底能力的好壞，一點便能知道，不必諸大臣紛紛議論。大臣在京師，坐在那裏說話，一點不負責任，而邊將如果依大臣的話而失敗了，便受責罰，這是不公平的。如果長此以往，邊地主持者，一定不能得到意氣稍堅定的人，而願意邊郡主持的人，一定貪一時之利，而貽禍地方，反而不足爲祖國謀福利。」

被派去勘查熊廷弼的朱童蒙由遼東回來，他替熊廷弼做了一個結論：

「我入遼的時候，十軍百姓都痛哭，他們不願熊廷弼罷免，他們說，遼東數十萬老百姓的性命，都是寄托在熊廷弼的身上的。在蒲河之役，敵人來攻擊瀋陽，他策馬相救，壯氣可嘉。功在存遼，不可泯滅。但他這次乞骸歸家，不顧君恩，以功罪相抵，欺君罪大。」

熹宗因爲他以前的功績，仍舊想用他。在這時候，熊廷弼的能力出現了，瀋陽被敵軍打進，袁應泰在亂軍中死了。河西人民都逃竄至另外的地方去，從塔山到閭陽二百多里，沒有人煙，只有屍骨。大臣劉一燝見了這種情形，便上

海關經略遼東軍務。廷弼因請尙方劍請調兵二十餘萬，以兵馬芻糗（三四）器械之屬，責成戶兵工三部自監軍道臣高出湖嘉棟督餉，郎中傅國無罪，請復官任事，議用遼人，故贊畫主事劉國縉爲登萊招練副使；夔州同知佟卜年爲登萊監軍僉事，故臨洮推官洪敷教爲職方主事；軍前贊畫，用收拾遼人心。並報允。七月，廷弼將啓行，帝特賜麒麟服一，彩幣四，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日，又以京營選鋒五千護廷弼行。先是，袁應泰死，薛國用代爲經略，病不任事，比貞乃部署諸將，沿河設亡營，營置參將一人，守備二

疏道：

「廷弼如果還在遼東，那裏會有今日的禍患！」

於是形勢又變了，馮三元等，貶降三等。而熊廷弼又升遷了遼東的總督。這並不是他底幸福，而是他底惡耗。

同時，有一個王化貞，在朱童蒙的誇獎下在邊疆上佔了重要的位置，其實他也有相當的能幹，例如在瀋陽一失之後，兵士退避，而他底廣寧孤守不動，又如收集流亡，收集礦徒來組織新軍，聯絡朝鮮，這些都是他底的才能，而國防上建築了堅固的陣線。

廷弼在遼東和他做了同僚。

廷弼在出發以前，他先下了一個意見：

「以三方佈置來鞏固防守：廣寧用馬兵步兵列壘於河上，抗敵以全力。天津登萊，各設一舟師，可以乘虛入南衛，動搖他們底人心。敵人一定內顧而遼東便易收復。請用陶朗先爲天津巡撫，胡嘉棟爲督餉，劉國縉作登萊招練副使，佟卜年作登萊監軍僉事。洪敷教作職方主事。」

這一次熊廷弼受了異殊的恩寵，如臨行時的頒賞上方劍和麒麟服彩幣，

人，畫地分守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各置戍設防。議既上，廷弼不謂然，疏言「河窄難恃，堡小難容，今日但宜固守廣寧，苦駐兵河上，分兵則力弱，敵輕騎潛渡，直攻一營，力必不支，一營潰則諸營俱潰，西平諸戍亦不能守，河上正宜置遊徼兵，更番出入，示敵不測，不宜屯聚一處，爲敵所乘。自河抵廣寧，止宜多置烽墩，西平諸處，止宜稍置戍兵，爲傳烽哨探（五）之用，而大兵悉聚廣寧，相度城外形勢，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以候。蓋遼陽去廣寧三百六十里，非敵騎一日能到，有警息，我必預知，斷不宜分兵防河，先爲自弱之計。」

文武大臣在郊外的餞送，京都衛兵的護送。

但是一到遼東，他和王化貞意見，便變現歧異了。王化貞主張沿河設營，每營設一參將，二守備，劃地分守，西平鎮武柳河盤山諸要害。而熊廷弼的意見卻和他相反，他以爲河窄，不易久持，堡小不容易多聚兵，應該鞏守廣寧，如果分兵於河上，分兵力量使薄弱，敵兵偷渡，直攻一營，勢必致於使一營潰亂，一營潰亂了，那末其餘的幾營，也動搖起來。於是西平諸守寨，也不能守了。河上只宜置遊擊隊，更替出入，不要有規則，使敵人不容易捉摸猜測。總之，不應該屯聚一點，被敵人所襲擊。從河一直到廣寧，只可以多置烽台墩堡；西平等地方，只能稍增加些防守的兵。作傳烽哨探護之用，而大隊軍馬可以聚集在廣寧。再觀察城外形勢，犄角立營，深壘高柵來作防禦之用。斷不能分兵防河，先對敵人示弱。

結果，是熊廷弼勝利了，熹宗依了熊廷弼的主張。因此王化貞心裏有些不高興，便將兵權交給了熊廷弼。而他們兩人的感情之間，有了一條很深的鴻溝。熊廷弼爲想貫徹他底計劃，便又任命梁之垣做使者，因爲之垣生長在東北，熟悉那邊的言語和習慣。

也。一疏上，優旨褒答。會御吏方震揚亦言防河六不足恃，議乃寢。而化貞以計不行，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乃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事機。先是四方援遼之師，化貞悉改爲平遼，遼人多不悅。廷弼言遼人未叛，乞改爲平東或征東，以慰其心。自是化貞與廷弼有隙，三而經撫不和之議記矣。

八月朔，廷弼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請亟發救使往，勞彼國君臣，俾盡發八道之師，連營江上，助我聲勢，又發詔書，囑遼人之避難彼國者，招集團練，別爲一軍，與朝鮮軍合勢，而我使臣卽權駐義州，控制聯絡，俾

這時候王化貞兵襲鎮江，大得勝利，京師中人民都非常高興，王化貞是一個喜歡說大話的人，他上奏，請派大軍，可以克復瀋陽。他說：

「敵人因鎮江失守，不願再守瀋陽，失陷區域的將士和人民，日夜希望國軍的到來，可以立刻捉住敵將來投降，西部的虎墩免、妙花威，都願以兵相助，敵軍在守河上的，只有三千人，如果潛師夜襲，一定可以克復……」

兵部尚書張鶴鳴是王化貞有關係的人，他同意王化貞的話，竭力慫恿宗發兵。王化貞便奉令渡河，熊廷弼沒有辦法，只能出關，同時也上疏申述攻敵的不易。結果王化貞沒有得到勝利。

但是王化貞不以這一次的失敗爲然，他更相信李永芳，他以爲現在在敵人手下當官佐的李永芳一定可以給他做內應，他相信李永芳所說的虎墩人助兵四十萬的話，他以爲如此可以不費一兵，殲滅滿人，於是他不計糧草，不計士兵的情況，不管馬匹的多少和器械的優劣，他以爲勝利只在手邊，他要將這勝利去抓過來，像熊廷弼樣一輩子苦守，是沒有用的，沒有功勞，不能殲滅敵人，不能進益土地，他要做些事業出來給大眾看看，他要因此而得到帝王的信仰。而同時，他的克復鎮江，足爲他勝利的先聲。

與登萊聲息相通，於事有濟。三更宜發銀六萬兩，分犒朝鮮及遼人，而臣給與空名，割三付百道，俾承制拜除。其東山礦徒，能結聚千人者，即署都司，五百人者署守備，將一呼立應而一二萬勁兵可立致也。因薦監軍副使梁之垣，生長海濱，習朝鮮事，可充命使。帝立從之，且命如行人奉使故事，賜一品服，以寵其行。之垣乃列上重事，權定職掌八事，帝亦報可。之垣方與所司議兵餉，而化貞所遣都司毛文龍已襲取鎮江，奏捷，舉朝大喜，亟命登萊、天津發水師二萬應文龍，化貞督廣寧兵四萬進據河上，合蒙古軍，乘機進

同時，熊廷弼上書，他不以王化貞的辦法爲然。他說：

「三方兵力未集，而王化貞命其將毛文龍發動得太早，使敵人恨遼人，於是屠殺四邊的人民很多，於是遼人灰心，朝鮮不服，亂三方並進的計劃，這不是奇功，而是奇禍。」

又說張鶴鳴道：

「我既被任命爲經略，其餘軍人應該由我調遣，而張鶴鳴自己發令，不給我知道，七月中我問調軍到遼東來的數目，至今兩月沒有回答，我有經略之名，無經略之實，遼東的事情完全操在張鶴鳴和王化貞的手中。我當初主張三方佈置，目的在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菱俱備，一舉克敵，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現在臨時中亂，雖有張鶴鳴來主持於內，王化貞行動於外，可以一舉成功，而在我底觀察，是不能一定的。」

朝廷中人大都偏向王化貞，所以王化貞依舊在位，依舊和熊廷弼鬧齟齬。熊廷弼上疏說到這情形：

「王化貞不聽命令，已私自進兵五次了，八九月間，屢進屢止，而他進兵的時候，不會來通知過我一次。十月二十五日，一面行軍，再行通知，我急慌出關

取，而廷弼居中節制，命既下，經撫各鎮，五觀望，兵不果進。頃之，化貞備陳東西情形，言敵棄遼陽，不守河東，失陷將士，日夜望官軍至，既執敵將以降，而西部虎墩，兔炒，花威，願助兵，敵兵守海州，不通二千河上，止遼卒三千，若潛師夜襲，勢在必克。敵南防者聞而北歸，我據險以擊，其情可盡也。兵部尙書張鶴鳴以爲然，奏言時不可失，御史徐卿伯復趣之，請命廷弼進駐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移鎮山海，會化貞復馳奏敵因官軍收復鎮江，遂驅掠四衛屯民，屯民據鐵山，死守，傷敵三四千人，敵圍之益急，急宜赴救，於是兵部愈促。

去援而他已失利歸來了。在西平相會的時候，大家議定同心協力，犄角紮營，但是他又私自進兵。十二月二日王化貞又到鎮武，我第二日即赴杜家屯，到半途才遇到他失利歸來。初五日，又要以輕兵去打牛莊，奪馬圈，當時我知道馬圈並沒有敵兵，而他堅持出兵，結果，又空走了一遭。屢進屢退，我們隊伍中的虛實情形，已經都給敵人知道，而他底威名，也因此而損，敵人對中國軍隊再也沒有什麼畏懼，願請明白告訴王化貞，須謹慎從事，不要再如此，免被敵人所笑。

又說查備朝中偏向王化貞的人道：

「我依着熱烈的心，想替國家做些有益的事，而受到了這許多爲難。諸大臣能顧到邊疆最好，如不顧邊疆，儘可令我免職，何必內借大臣，外借化貞來和我爲難？我與王化貞的不融洽，由於大臣之故，我是不能再繼續我底工作了。」

但是，在王化貞這一方面，他又計劃進兵了。

他底大將孫得功和祖大壽帶領了全體廣寧的軍隊出發去攻擊西平，在平陽橋附近遇見滿洲兵，已經投降清兵的孫得功，當然不願與清兵交戰，於

進師，化貞卽以是月渡河。廷弼不得已出關，次石屯。而馳奏海州取易守難，不宜輕舉。化貞卒無功而還。

化貞爲人驍而愼，素不習兵，輕視大敵，好謾語，文武將吏進諫悉不入，與廷弼尤牴牾，妄意降敵者李求芳爲內應，信西部言，謂虎墩可助四十萬，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切土馬甲伏糧糧營壘，俱置不問，務爲大言，罔中尙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以故廷弼不得行其志。廣寧有兵十四萬，而廷弼關上無一卒徒，擁經略虛號而已。廷綏入衛，兵不堪用，廷弼請罪其帥杜文煥，鶴鳴議寬之，廷弼請用卜

是他和副將鮑承先逃，大軍掩沒了，斷送許許多多兵士的性命。

在廣寧城中起了一陣騷動，人民都帶着行李向南門奔逃，夜間路上滿佈着燈火和啼哭，孫得功在路道帶着士兵高聲地說：

「你們快走，敵兵已經到南門了！」

王化貞在官署中辦公，他底腦子裏滿充着勝利的火焰，他想：這次熊廷弼是完結了，而他却是一個功勞高大的人。他想到京師裏的官員對他的讚揚，帝王給他褒獎的詔書……

突然間，門外打得很急，他想這是來報捷的前哨。他不得不裝出大官的態度，嚴厲地：

「誰？幹什麼？」

外邊打門愈急了，門被推得搖搖地，當他想站立起來開門的時候，門倒了，外邊倉皇地跑了進來，這是參將江朝棟。

「幹什麼？不準你這樣跋扈？有什麼事來報告好了！」

但是江朝棟卻並不畏懼，形色更張皇起來。他大聲地說：「敵兵已經到南門了，孫得功投降了滿洲兵，他倒戈了。」

年，鶴鳴上駁議，廷弼奏遣之。垣鶴鳴故稽其餉，兩人遂相怨，事事齟齬，而廷弼亦褊淺剛愎，有觸必發，盛氣相加，朝士多厭惡之。毛文龍鎮江之捷，化貞自謂發蹤奇功，廷弼言三方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致敵恨遑人，屠戮四衛軍民殆盡，灰東山之心，塞朝鮮之膽，奪河西之氣，亂三方竝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目爲奇功，乃奇禍耳，貽書京師，力詆化貞。朝士方以鎮江爲奇捷，聞其言，亦多不服。廷弼又顯詆鶴鳴，謂臣當任經略四方，援軍宜聽臣調遣，乃鶴鳴徑自發戍，不令臣知。七月中，臣咨部問調軍之數，經今兩月，置不答。

這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將王化貞的希望和光榮一齊打消了，他看了眼前的一切情形，他似乎在做夢，喃喃地：

「怎麼好，怎麼好，真的嗎……」

江朝棟將王化貞在呆想中拖了起來，二個僕人協助着，背了出門。

外邊在下雨，下着很大的雨，風刮得厲害，他們不敢走大街，在小巷裏急急地走着，雨點淋在他們頭上，沈重地，像在流淚。地上泥濘得不堪，他們被摔在泥堆裏，又掙扎起來。

但是，吃苦受難的人不止他們三個，幾千人民也同樣地在這苦難裏掙扎，他們遇見了許多小孩，是失了爸爸和媽媽的，泥濘塗在他們底臉上，和眼淚攪勻了流到項頸和衣服上。他們又遇到許多老年人，坐在地上喘息，大雨使他們底衣服潤溼了，他們在愁苦，他們在訴說他們底感想。

「老了，還要喫這種苦！」

「誰教王化貞去相信孫得功，孫得功是一個賣國求榮的大奸，而還倚他做心腹，這事情還會有希望嗎，他們自己早已安安諛諛地離開廣寧了，只苦了我們老百姓，家破人亡。」

臣有經略，名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其爲之。」鶴鳴益恨，至七月，化貞猶言虎墩助兵四十萬，且至，請速濟師。廷弼言撫臣恃西部欲以不戰爲戰，計西部與我進不同進，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餘里，敵分兵來，應亦須我自撐拒，臣未敢輕視敵人，謂可不戰勝也。臣初議三方布置，必使兵馬器械舟車芻蕘（三）無一不備，而復克期齊舉，進足戰，退亦足以守，今臨時中亂，雖樞臣主謀於中，撫臣決策於外，卜一舉成功，而臣猶有萬一不必然之慮也。」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貞兵亦不敢進。廷弼既與化貞隙，中朝右化

「我寧死也不預備看到滿洲兵開入廣寧來！」

「我念着熊巡撫，如果依他底計劃，我們是不會受這種苦肉。」

「然而，我們固然被滅亡了，使我們滅亡的人，也得滅亡的，爭功，說大話，對國家有什麼好處，幾千萬的兵士的生命啊！」

「王化貞這東西！」

……

這些話，在王化貞耳朵裏是有些聽到的，他感到慚愧，他感到失望，他恨孫得功，又恨自己的沒用，他又想到當他見了熊廷弼的時候，應怎樣去對付？幾年來對熊廷弼的態度太驕踞了，太跋扈了，一直從不可抑止的自大到搖尾乞憐，這情形是如何的難堪呵！

他因寒冷和寒慄而戰抖起來，雨在頭上增加了重量，他底眼前昏黑了，他又聽到了老人所說的話：「使我們毀滅的人，自己也要被毀滅的。」他現在在朝廷中是罪人了，因他底緣故而失了許多土地和人民，損失了國家的實力，如果熊廷弼再加責難，自己一定是完結了，他看見自己在廷獄裏受別人的白眼，他去哀求張鶴鳴，而張鶴鳴沒有理他；他又看見在法場上，在荒草

貞者，多詆廷弼，給事中楊道寅謂出嘉棟不宜用，御史徐景濂極譽化貞，刺廷弼，詆之垣遜，念故鄉不稱任使，御史蘇燾則言廷弼宜駐廣寧，不當遠駐山海，因言登萊水師無所用。廷弼怒抗疏，力詆三人，帝皆無所問，而帝於講筵，忽問：「卜年係叛族，何擢？？」國縉數經論列，何起用嘉棟立功贖罪，何在天津？廷弼知左右譖之，抗疏辯語，頗憤激。是時廷弼主守，謂遜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廣寧多間諜可虞，化貞一切反之，絕口不言守，謂我一渡河，東人必內應，且騰書中朝，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識者

迷漫的法場上，許多武裝的兵士，幾個武裝的軍官，和旗幟，雪亮的刀，而他們的目的物是自己……

他眼前起了一陣昏黑，他昏了過去。

當他醒來的時候，雨已經停止，黑夜也已經走完了，他被放在一張木板做成的床上。他耳邊又聽到了一個消息：

「這完全是孫得功做的把戲，他煽惑人心，說是滿洲兵已到廣寧城外，其實清兵還在平陽橋過去呢？今日清晨，滿洲兵到廣寧城下，但是城裏已經沒有一個守衛兵了，孫得功開門投降，他們並沒有死傷一個兵士。」

「孫得功不先退，在平陽橋可以打勝滿洲兵的孫得功的兵有五千，而滿洲兵不到三千。但是孫得功的走，影響了大衆，秉忠戰死了，祖大壽他們不知存亡。」

「……………」

王化貞被痛苦咬痛了他底心，他從床上掙扎起來，由內室走出外室去，外邊熊廷弼已在和衆人討論抵禦的方法。這裏，是大陵河的一間民房裏。

王化貞看到了熊廷弼，和小孩子似的伏在桌子上痛哭起來。

知其必僨事，以疆場事重無敢言其短者。至十月冰合廣寧，人謂清兵必渡河，紛然思竄，化貞乃與震孺計，分兵守鎮武西平。閻陽鎮寧諸城堡，而以大軍守廣寧。鶴鳴亦以廣寧可慮，請敕廷弼出關。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略一出，足鎮人心，不知徒手之經略一出，其動搖人心更甚，且臣駐廣寧，化貞駐何他。鶴鳴責經撫協心同力，而樞臣與經臣獨不當協心同力乎？爲今日計，惟樞部俯同於臣，臣始得爲陛下在東方事也。其言甚切，致鶴鳴益不悅。廷弼乃復出關，至右屯，議以重兵內護廣寧，外扼鎮武閻陽，乃令劉渠以二萬人

熊廷弼回過頭來，看到了王化貞狼狽的樣子。他微笑地：

「怎樣？你不是說滿洲兵容易打平的嗎？」

王化貞哭喪着臉，他底手在戰抖。

「別說我了，我是一個沒用的人，到現在才自己明白！我們以後應該如何呢？還是再守遼遠吧！」王化貞顯出殷勤的樣子。

「咳！太遲了，我們唯一的工作是保護難民入關。」熊廷弼帶着得意而又懊喪的表情。

第二年的八月裏。

在京城的外郊上，圍着一大隊兵士，和許多民衆。太陽照在大地上有些微弱的涼意。這天氣，已是將近中秋的天氣了。場上是空空的，只有幾匹馬在馳驅，情形似乎很急張，明明是有些性命將在這地方解決了。

牆上貼着一大張佈告，四周被人民擁擠着，不容易看到，但是在他們的議論中卻將這佈告的內容說了出來。

二個老年人摸摸他底鬍子，在場子的遠方低低地說：

「熊廷弼的死，是冤枉的。」

守武，祁秉忠以萬人守閩陽。又令羅一貫以三千人守西平。復申令曰：「敵來越鎮武一步者，文武將吏，誅無赦，敵至廣寧而鎮武，閩陽不夾攻掠右屯餉道，而三路不救援者，亦如之。」部署甫定，化貞又信諜者言，遽兵襲海州，旋以引退。廷弼乃上言。撫臣之進，及今而五矣。八九月間，屢進屢止，猶未有疏請也。若十月二十五日之役，則拜疏輒行者也。臣疾趨出關，而撫臣歸矣。西平之會，相與協心議守犄角設營，而進兵之書，又以晦日至矣。撫臣以十一月二日赴鎮武，臣即以次日赴杜家屯，比至中途，而軍馬又遣還矣。初五

「爲什麼？」

「他在遼東並沒有失敗，這是王化貞闖的禍，他受了累了。」

「但是王化貞却被赦免？」

「是的，但是在理，熊廷弼不應斬首。」

「那末，今天爲什麼要殺頭？」

「你不知道，他想活命，他買通了魏忠賢。後來他又拿出不錢來，所以被害。」

「那個老者四面看了一看低低地說。」

日撫臣又欲以輕兵襲牛莊奪馬圈守之爲明年進兵門戶時馬圈無一敵兵，卽得牛莊，我不能守，敵何損，我何益？會將吏力持不可，撫臣亦快快回矣。兵屢進屢退，敵已窺盡伎倆，(三)而臣之虛名，亦以輕出而損，願陛下明諭撫臣，慎重舉止，毋爲敵人所笑。化貞見疏，不悅，馳奏辨，且曰：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臣不敢貪天功，但厚賚從征將士，遼民賜復，十年海內得免加派，臣願足矣。卽有不稱，亦必殺傷相當，敵不復振，保不爲河西憂。因請便宜行事。時葉向高復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太僕少卿何喬遠言宜專守廣

注釋

(一) 熊廷弼，事略見明史本傳。(二) 江夏，卽今湖北武昌縣。(三) 萬曆，明神宗年號。(四) 遼東，郡名，秦置，今奉天東南境；在遼河之東，故名。其地伸出於渤海、黃海之間，今稱遼東半島，在半島之西，與大陸相距者，爲遼東灣、灣之東岸山勢崇峭，多著名灣澳。(五) 杜，塞也。(六) 許，發人陰私目許。(七) 開原，今縣名。(八) 尙方劍，御用之劍也。劉基詩「先封尙方劍，按法誅姦賊。」(九) 鐵嶺，今縣名，康銀州地。(一〇) 遊徼，遊擊的意思。(一一) 言路，謂朝廷進言之路也。(一二) 東林，明高曆間，無錫顧憲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講學其中，聲氣甚盛，迨魏忠賢亂政，諸人力與摯拄，惟同類之中，賢好糴雜，小人伺隙中之，一時黨禍大興，誅斥殆盡，藉其名頌示天下，崇禎初，忠賢伏誅，公論始明。東林復盛，而鬧黨餘孽未盡，水火交爭，彼此報復，糾紛不定。直至明亡而後已。(一三) 比親也。(一四) 匿，藏也，凡不使人知曰匿。(一五) 挑潑，挑，屈撓也，潑，疏通也。(一六) 踉蹌，俗以亂走爲踉蹌，讀若郎倉，按踉音鏘，趨踉，行貌，行走急遽，應曰踉蹌。(一七) 帖耳，言馴伏也。(一八) 匱，乏也。(一九) 乞骸，大臣之辭職曰乞骸骨，言將骸骨得歸葬其鄉土也。(二〇) 閩陽，在今遼寧北鎮縣西南。(二一) 厲，勸勉之也。(二二) 壘，軍壘，卽今營牆也。(二三) 同仇，謂同其仇敵也。(二四) 糗，乾糧也。(二五) 烽火，古人戍守，作高土台，台上作桔杓，桔杓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當低之，有寇既燃火舉之以相告。(二六) 隙，仇恨的意思。(二七) 濟，成也。(二八) 剗，又謂之榜子，陸贄子集，舊制上行下之公文，剗與札通，故又作札子，今改剗子曰飭文。(二九) 次，處也。(三〇) 菱，乾芻也。牛馬喜食菱葉，故餉畜之芻亦曰菱。(三一) 伎倆，猶言伎能也。(三二) 遭，遇也。(三三) 訛，與譌同，僞也。(三四) 薄，逼近也。(三五) 賄，以財贈人也。(三六) 叵測，言不可測也，又謂人之險詐者曰居心叵測。

寧，御史夏之令言，蒙古不可信，款賞無益，給事中趙時用言，永芳必不可信，與廷弼合。餘多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而給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貞尙方劍，得便宜操縱，孫杰劾一爆，以用出嘉棟卞年爲罪，而言廷弼不宜駐關內。廷弼憤上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而適遭三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鬪，恃有閣臣，臣今無望矣。」帝以兩臣爭言，遣兵部堂官及給事中各一人，往諭抗違不遵者，

問題

- (一) 熊廷弼和王化貞兩人的意見不同，究竟是那一個對？
- (二) 王化貞失敗的原因在那裏？
- (三) 熊廷弼的死是不是應該的？
- (四) 熊廷弼的偉大處在那裏？

批評

明邊守遼寧失敗的原因，據黃道周博物彙纂上說：

「方建州長驅開鐵，以吾敗軍餘氣，不可鼓復，故得折筮立下。及既併北關，竟徘徊歲餘，不越遼瀋以餘步，何哉？以吾兵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耳。惟當養吾全力，操縱於飢飽勞逸，圖之以漸，無奈戰守茫無成劃也。戰而失，以不能守爲戰罪，守而僅保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爲守罪；於是一戰而失瀋陽，再戰而失遼陽，又有不戰而拱手以送者，如廣寧是已。」

而開國方略中說到：

我太祖高皇帝初聞瀋陽兵出城，僅諭令擊之奔回，未嘗攻圍其城。及左翼一旗，既抵瀋陽北門，四貝勒欲進擊，大貝勒代善，大臣扈爾漢勸止，所以勸止之故，不可得而聞。要必彼之戰不足而守有餘。爲我廟廷所燭照……其巡撫王化貞欲聯結察哈爾喀

治罪，命既下，廷臣言遣官不便，乃下廷臣集議，初廷弼之出關也，化貞慮奪己兵權，佯以兵事委廷弼，廷弼上言「臣奉命控扼山海，非廣寧所得私撫，臣不宜卸責於臣。」會震孺奏經撫不和，中有化貞心慵意懶語。廷弼據以刺化貞，化貞益不悅。及化貞請一舉蕩平，廷弼乃言宜如撫約，亟罷臣以鼓士氣。當是時中外舉經撫不和，必候疆事，章日上而鶴鳴篤信化貞，遂欲去廷弼。二年正月，員外郎徐大化希指劾廷弼大言，置世嫉能始功，不去必壞遼事。疏并下部，鶴鳴乃集廷臣大議之，撤廷弼者數人，餘多請分任責成。

喇沁諸部以逞志於我，我是以乘其戰守茫無成畫，七年正月，迅振神鉦，克西平堡，與平洋橋而廣寧降。

可見當時明末的兵力在邊防上，守的力量有餘，而攻的力量不足；想攻，結果反失敗了。熊廷弼了解當時戰爭的狀況，所以他主守而不主戰。但是爲個人的利益計，進攻的功勞顯而易見，而守的功勞是不容給大衆知道的。所以幾次失敗，都在攻擊而不守的時候。所以熊廷弼始終主張固守，以主張浪戰，因爲在新敗之後，軍民四散，數百里無人迹，使不據守募衆，恢復元氣，那末再一敗之後，不可收拾了。所以他上書中說：

遼東現在兵有四種：一曰殘兵……手無寸械不肯出戰……一曰額兵……全額已亡……一曰募兵，傭徒廝殺，游食無賴之徒，豈能慣熟弓馬……朝投此營，暮即投之彼營……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驚告，而又去其半。一曰援兵，各鎮挑選，誰肯以強人北馬來……每過一堂，弱軍羸馬，朽甲純戈，不堪入目……皇上以爲如此，能戰乎，能守乎……

這種軍隊，守屯覺得吃力，何況攻人？所以熊廷弼在位的時候，遼郡並沒有什麼大患。而王化貞卻不見到這一點。這是熊廷弼的長處。

同時，明朝邊鎮重將都是不能全始全終的，因爲內庭大臣，從中掙撓，稍一不如意，便加譴責，功大，則仍爲邊官小罪，卽行見罰，罪大加以誅戮。於是邊臣不是和內官有勾結的，便是貪圖一時的榮利的人。蕭一山清代通史上說：

鶴鳴獨言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用命，遼人爲兵者必潰，西部必解體，宜賜化貞尙方劍，專委以廣寧，而撤廷弼，他用議上帝不從，責吏兵二部再奏，會清兵逼四平，遂罷議，仍兼任二臣責以功罪一體。

無何，西平圍急，化貞信中軍孫得功計，盡發廣寧兵，昇得功及祖大壽往會秉忠進戰，廷弼亦馳檄渠救營赴援。二十二日遇清兵，平陽橋，鋒始交，得功及參將鮑承先等先奔鎮武，閻陽兵遂大潰。渠乘忠戰沒沙嶺，大壽走覺華島，西平守將一貫待援不至，與參將黑雲鶴亦戰歿。廷弼已離右屯，次閻陽，參議那

蓋明自中葉以後，政治不綱，隆慶萬曆之初，幸有張居正之圖治，尊王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網紀修明，海內殷阜，國勢振起，號稱中興，然好諛自尊，晚益褻忽，身死未幾，忌者搆之，「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且中葉以來，言路斷塞，居正痛抑之，及其死，共修舊怨，二三好事者，益奮勵以搏擊當路爲能，自是言官與政府爲水火，而黨派之爭，隨爲亡國之媒介矣。

所以熊廷弼出師的時候，先上疏說要不要阻撓他，不要牽制他。可見他是有先見之明的，但是後來結果是被張鶴鳴及諸大官的牽制，而王化貞的作怪，當然一半也由於張鶴鳴的讚助。這是熊廷弼所以失敗的最大原因，也是他早已料到的一點。

守邊是不容易的事，同時又負着極大的責任，朝廷中的官員，遠在千里之外，不知道邊那的情形，自然可以信口開河，評論短長，而將事實作爲評論的資料，而守外的將部卻不能任意批評，因爲他底主張要和行爲一致的，同時他底行爲他負着全體的責任，他們不能隨便亂動，要有一定的計劃。所以朝廷大官，往往容易和邊疆的守將發生齟齬，而且，在朝廷，在大臣，他們只知道克服的勝利而不知道消耗戰和守禦的困難，故王化貞一勝鎮江，便朝野震動，而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的策略，却沒有人提起。

明朝是政黨澎湃的時代，所以在朝廷中議論意見一切分歧，無論外交軍事，都是如此，還有些故意傾軋，用來做交好的工具，所以邊將非同他們連絡不可，不但應該連絡，並且要聽他們的支配的。在這種政潮紛亂的時代中，和內臣沒有關係的外官是不容

慎言勸急救廣寧，爲僉事韓初命所沮，遂退還。時清兵頓沙嶺不進，化貞素任得功爲腹心，而得功潛降於清，欲生縛化貞以爲功，訛（三）言敵已薄（三）巴城，城中大亂奔走，參政高邦佐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闔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化貞怒，呵之，朝棟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走。」化貞莫知所爲，朝棟掖之出，上馬，二僕人徒步從，遂乘廣寧踉蹌走，與廷弼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何如？」化貞慙，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嘻！已晚，惟護潰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千人，授化貞。」

易做的，王化貞因爲有張鶴鳴等的仗腰，始終不會受過廢黜，而熊廷弼却廢而又用的來了三次。政事如此，邊事豈有辦法？

有些人批評熊廷弼有些剛愎自用，我覺得這是邊將所必需的特性，他更需要一個堅強明白的頭腦先來決定一個計劃，然後步步照這計劃做去。其實朱蒙童的話也不定是對的，熊廷弼的確有存遼之功，而在這混亂的政治，使他不能順利地辦事的確有使他乞骸的可能。

別以爲不能克敵取地便不是良將，在這時候和漢代是不同的，霍去病擊匈奴，因爲這時匈奴多內亂，而漢族正強盛，匈奴的文化不進步，而漢族的一切軍事設備遠超於匈奴。因此霍去病可以長驅直入。而明朝正到末季政治腐敗，軍隊不精，而清兵正併合諸部，勢力濃厚，正應固守邊防，以逸待勞，想一鼓征平清人，無異癡人說夢！

據明史的記載，熊廷弼第二次接任遼東總督的時候，開平鐵嶺已相繼失陷，情形已非常緊張，能止住敵軍的前進，能在後方修葺城垣安定人心，是非常重要的事，這是熊廷弼的功勞。

最後熊廷弼似乎不應該死的，他並沒有死罪，失廣寧，是王化貞的過失，孫得功又是王化貞的下屬，這些罪過應該都由王化貞來承當。然而他却判了死刑。他也許自己以爲可以減死的，才向魏忠賢疏通。而結果反催促了自己的生命，宦官如此，大臣如此，明朝那得不亡？

二十六日偕初命護潰民入關。化貞出，嘉靖先後入，獨邦佐自縊死。得功率廣寧叛將迎清兵入廣寧。化貞逃已兩日矣。清兵追逐化貞等二百里，不得食乃還，報至京師，大震。鶴鳴恐，自請師，兩月，逮化貞罷廷弼聽勘。四月，刑部尚書王紀左都御史鄒元標大理寺卿周應秋等奏上獄詞，廷弼化貞竝論死，後當行刑。廷弼令汪文言賄三內廷四萬金，祈緩。既而背之，魏忠賢大恨，誓速斬廷弼。及楊漣等下獄，誣以受廷弼賄，甚其罪，已邏者獲市人蔣應暘，謂與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叵測。三賢愈欲速殺廷弼，其黨門克新郭興

同時，王化貞竟不會處死，罪魁禍首，竟在死刑裏逃了出來，而熊廷弼替他擔當了許多罪過而死了。我們認為這是一件極奇異的事實，照理，他們兩人至多是在同一罪狀下的，而結果反是王化貞得了性命，這是明史上一件遺憾！

自從熊廷弼死了以後，遼東的總督更換了姓名，同時，熊廷弼的策略也沒有人來繼續了。其後如袁崇煥孫承宗等人，都和熊廷弼一樣地受了殘酷的命運。據蕭一山的議

論：

明自用兵以來，督師者如熊廷弼袁崇煥孫承宗輩，皆蓋世之才，能稱其職，而諸將委身許國，效死不屈者，亦前後相望，顧奄豎宵小，陰相排擠，文墨議論之徒，從而撓之，故邊事日壞，戰無倖勝也。方廷弼初罷，嘗言：『朝黨議論，全不知兵，敵稍緩，則闕然促戰；乃軍敗，則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闕然責戰矣。』及崇煥再出，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又言：『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况謀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而承宗之言，尤爲痛切。天啓二年，廣寧既失，東事益急，承宗以閣臣理兵部，其奏議有曰：『爾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間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

治石三畏卓邁等遂希指趣之，
會馮銓亦憾廷弼，與顧秉謙等
符講筵出市，刊遼東傳譖於帝
曰：「此廷弼所作希脫罪耳。」
帝怒，遂以五年八月棄市，傳首
九邊。

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闖入，而徐爲恢復計。『蓋當廣寧失敗以後，收拾邊疆，異常艱難；而承宗修築城堡，練兵增餉，以山海關爲根本，故至明亡而未嘗搖動。金酋內犯之時，承宗移鎮榆關，而四城卒賴以恢復，其邊材較熊衰爲可嘉也。乃廷弼冤死，崇煥罹刑，至是亦併承宗而去之。明人自壞長城，深可慨已！
熊廷弼的死並不可惜，可惜的是明朝在這種情形下滅亡了，漢族在這種情形下受了極大的痛苦的犧牲。

當然，這是專制政體的禍患，如果，明朝不是一姓的私有產業，而是漢族人民自由組織的團體，熊廷弼可以發展他底才能，而最後的評判，至少王化貞比他要多受些責罰。

中華民族
英雄故事

費宮人

費宮人年十六，未詳其何地人；德容莊麗，溫文如瑩，思宗（二）語廢后命侍公主，主絕愛之。

時寇（二）深矣。宮人見上憂流氛萬熾，未嘗不竊抱國士之憂也。以伏處宮闈，徒呼奈何耳！王承恩者，思宗之近侍也。宮人私向之詢寇警，若何？承恩曰：「若居深禁，何用知此。」

宮人曰：「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爲之計也。」

承恩奇之。

這，恐怕是天下最悲壯最慘烈的一幕吧？

在公元一千六百四十三年時，也就是明朝將亡的時候。流寇的多，遍地都是，好像在春天滋生的野草一樣，向着各處蔓延開來，守土有責的官兵，眼看着這黑暗的勢力一天天的膨大起來，想不出方法來阻止，或給予相當的打擊。

因爲官兵的束手無策，於是土匪也越加橫暴而且越來越多了，到處可以聽到今天土匪攻陷了什麼城池，明天在什麼鄉村中被土匪洗劫了；所喫虧的還是一般安分的良民。

他們——流寇——最得意的傑作，就是姦淫、劫奪、殺人、放火。其中最負盛名的匪徒，要算李自成了。他統率許多許多土匪，簡直像大軍出征時的一般氣概，可惜他沒有大軍的紀律呵！被他們走過的城市鄉村，都收拾得干淨，甚至於雞犬都不會留下來。這時李自成的氣焰，實在不可輕侮了。

無何，寇氛愈熾，思宗憂慮愈深，而宮人之間承恩者亦愈數。

承恩曰：「若何不詢諸他人而惟予數數耶！」

宮人曰：「人皆泄泄（三）孰

是以君國爲意者，吾見公忠誠，故相問耳。」

承恩益奇之，曰：「若云豫爲計者，計安出？」

宮人曰：「設不幸，計惟有死，要不可徒死耳。」

承恩曰：「古人云『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四）若能之乎！」

宮人曰：「請驗之異日。」

有媿宮人者，年差長於費，亦端麗秀美，素與費善，聞其言曰：

流寇紛擾的地方愈衆，告急的文書，像雪片飛來的也愈多了。政府裏的大員更急得手忙腳亂了，但想不出一些妥善的辦法，空急有什麼用。

思宗，卻是很英明的君主，在他登位之先，整個社會，早被魏忠賢一般的奸賊攪毀了；在他登位之後，整個國家就在動盪中，流賊的紛擾，差不多沒有一天停止過。雖然也有幾個肯出死力來竭力支撐這種危局，無如百孔千瘡，無補於事。終於消息日緊，一日襲擊過來了。終於把這個爲民爲國的明思宗逼得眉鎖春山，憂容滿面了。

這時誰料到深宮中竟會有這樣的烈女子出現的，而且還有這樣悲壯的一回事的。

她是誰？她就是德性很溫和，容貌很莊麗的費宮人，她在宮中服侍公主，很博得公主的喜悅。這時公主年十五，她也不過十六歲。至於她的籍貫名字卻無從查考，因了她姓費，大家就叫她爲費宮人。

時機迫切，她何嘗不知道，雖對於事實究竟怎樣了，不知底蘊，但她每天看到思宗焦急的情緒就可覺着了。憂愁在思宗面上加了情緒，她在暗地裏把小心靈也急得很可以。但，她是女子，尤其是關閉在深宮裏的女子的她，有什

「卿計甚難，吾不能爲難者。當其時，惟以一死以伸吾志耳。」

承恩並奇之。

甲申（五）三月十九日，李自

成破都城。王承恩走報帝，帝與后妃泣別，宮中之人皆環泣，后自縊，袁貴妃亦自縊，帝拔劍刃嬪妃數人，召公主（六）至曰：「爾年十五矣，何不幸生我家！」

遂左袖掩面，右手揮刃突砍之。斷主左臂，未死，復砍，以手慄而止。隨與承恩至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帝居中而承恩右，承恩且從容拜命，而相隨於鼎湖（七）也。

• 時尚衣監（八）何新者，趨入宮見帝，不得，見公主仆地昏厥，

麼辦法！

一天，她很幸運地看見了思宗親信的太監叫王承恩的；她趕上前去喊住他。

「王公公，請你停一下，我有一件事想問你？」她說。

「哦！你有什麼事要問我，請你說罷。」費宮人。」王太監看到費宮人，就現出驚異的樣子對她說。

「我問你，現在外面的情勢是如何了？流寇紛擾的範圍又是怎樣了？」王公公請你在可能範圍內回答我一些話吧。」

「哼！這些事，你打聽來做什麼？況且你住在深宮裏，用不着知道這些事的；換句話說，就是給你知道，有什麼好處？」王承恩斬釘截鐵的對付她。

「王公公，這話似乎說錯了吧？我是個人，那可以一些不知世事，況且這是國家的大事，無論誰都負有責任的，現在紛亂的場合下，誰都不能擔保誰的生命可以安全而且萬無危險的。尤其住在深密的禁宮裏的我們，實在最應該知道這些事的底歷，以便豫先安排或從早可以有較妥善的防護法呵！」她以正大光明的立場和王承恩說。

他宮人悉作鳥獸散，(九)而費宮人哭侍其側焉。相與救之而甦。

公主曰：「父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且賊至，必索宮眷，我終難匿也。」

宮人曰：「請以主服賜婢，婢當說賊以脫主，願安所往乎？」

何漸曰：「國丈第可也。」

是時，主授衣與費，向相泣下，遂別。新倉皇負主出。

初，李自成射(一〇)承天門，將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人入內，我輩必受辱，有志者早爲計！」言已，已乃奮身躍入御河，須臾從之者盈三百，翠積脂凝，河水爲之不流，而香且數日也。

「哦！我實在抱歉，倒看不出你是個有心人呵，費宮人。至於外面的形勢，一天緊似一天，那個闖賊也不知怎的，竟連破許多名城大邑，看來京城的陷落恐怕……，不過是早晚的事吧！這是照現在我們方面的抵抗力估計的。」

「唉！誰知道弄到這步田地了嗎？」費宮人現出驚惶的神情感歎着。

「可不是！」

當下兩人分別後，承恩心中暗暗地傾佩費宮人的熱忱愛國的心腸和敢作敢爲的氣概。

沒多少時，流寇的氣焰愈加伸張了，這是大衆周知的事。思宗的憂鬱愈透露在臉上了，但是宮人到承恩跟前查詢消息的機會也加多了。

「你爲什麼一定要問我，去打聽別人豈不是一樣的嗎？」費宮人。」王承恩似乎有些討厭她的神態。

「你叫我去問別人嗎？我老實告訴你，去問他人，不如把氣呵在牆壁上好多了；他們全是沒心肝的，現在國家要到這樣的地步了，他們還是嘻皮笑臉的一無所事的樣子；我所以請問你的緣故，實在因你是個有肝膽有魄力赤誠的愛國者呵！」

費宮人目送其死而還。

是時服主服，匿晉井（二）中，賊鈎而出，見李自成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

自成見其豐豔，心欲納之，而不敢，以賜其愛將羅姓者。羅於闖（三）衝陷攻取，居首功，故自成賜之以酬其勳。羅喜甚。

宮人曰：「闖命吾不敢違矣！然我帝子也，爾能設祭祭先帝，而耐從難太監王承恩於其側，從容盡禮，則從子矣。」

羅更喜甚，果從其請。

宮人泣拜先帝畢，併拜承恩曰：「王公！王公！爾能死而復生，以驗吾言乎？吾將踐平生言矣！」

「你既然要知道這件事，但是我得先問你究竟有什麼方針或計劃呢？」承恩聽了她的話愈加佩服的問着。

「方針，當然也有我自己所定的方針，至於計劃，當然也有，不過要看環境如何地變遷了。方針是一定不移的了。真的，倘若有一天不幸襲擊過來，那我祇好付之一死了，可是這一天不能白白地死去，必須要獲得相當的代價才行！」這時費宮人並不悲哀，反顯露了慷慨激昂底神情對着承恩說明自己今後的立場。

「哦！你竟把今後的方針都決定了嗎？……但是……我聽到古人說過『能使活着的人死，又能使已死去的復活，而且活着的人沒有遺忘自己的話，像這樣的事纔叫做信了。』你能夠不，我看你。」

「現在時間不允許我，環境也沒有變更，說不上怎樣叫『信』怎樣叫『不信』的話。總之，在將來，你看着就行了，王公公。」費宮人很堅決的說。

這時候宮裏還有一個出奇的同費宮人一樣的祇知她的姓而不知她的名和籍貫的魏宮人；年紀比費宮人似乎大些，容貌的秀麗，態度的莊重和諷言語的婉轉，見識的卓越，和費宮人不相上下，她素和費宮人說得來，她們簡

諸賊大張宴樂爲羅賀。羅喜

極痛飲大醉，入內宮人亦具酒爲同坐盃酌，(二三)又以大觥

(二四)連飲羅。

羅曰：「吾得子，欲草一疏謝

闔王，而愧乏其人。」

宮人曰：「是何難！我能之。君

盍寢，俟我撰就語君也。」

羅愈喜，陶然就臥，駒(二五)如

雷。

宮人屏去侍者，挑燈獨坐。聞

萬籟俱寂，於是以纖指挾匕首，

(二六)睨(二七)羅賊之喉，力刺之，

羅頭裂，雖沈醉亦負痛躍起，然

以受創深巨，屢躍而屢仆，繼之

三四刺，遂僵。因自詭(二八)曰：「

我一弱女子，殺一賊帥足矣。」

直如同胞姊妹一樣。她在這時聽到費宮人和王承恩講的這番言論，心中也油然地產生一種感慨來。

「吾妹的方針很好，至於所談的計劃恐怕很難，像這種難題，我實在做不到，萬一有不幸的襲來，我也只有行我的志以一死了之！」魏宮人很氣憤的說着。

從此以後，王承恩纔知道這兩個是婦女中不可多得的人物，將來萬一不幸的事件到來，一定有一番驚天動地底事態的演出。

在公元一六四四年時，流寇李自成果然率領着大隊流亡者擊破了京城。這個驚耗一到，王承恩急急忙忙去告知思宗以國是無挽救的希望底消息。思宗在聽到這個不幸事件後，卻把所有愁思完全消除，心中便立刻產生更堅決的主張來；當時和后妃對泣着，並無一句話可以從嘴角上擷出來，宮裏面許多人也環着哭泣自己歸宿的將到。皇后不願再看這種世間罕有的大慘劇，就在當時自縊了，袁貴妃也跟着殉了國難。

當時思宗親嘗着任何人不能堪的悲壯的慘劇，一幕跟一幕地緊張起來，使他發了狂，真像瘋子樣的發狂了；一手提劍，趕上前去向嬪妃的隊中擲去，

進而引頸自刎。

羣賊亦以醉酒故，未遑詳察，及驚覺，排闥救之，已無及矣。

時華燭（二）尙明，衆見宮人盛妝端坐而無語，審視之，則已劉紛頸，而悠然殞逝（三）矣。

事聞於自成，自成亦駭歎而禮葬之，遂以爲公主已死，而不復索。

注釋

（一）思宗名由檢，是明光宗的兒子，在位十六年，國號崇禎；自成破北京在煤山自縊殉國。

（二）寇，指李自成。（三）泄泄，就是怠惰，緩慢而且毫無心肝的神氣。（四）「使生者死，死者復生，生者不食其言，可謂信矣。」出於

春秋公羊傳荀息對獻公「使死

早掬倒了幾個，他又令人去召公主前來。

「你今年年紀也不小了，爲何也有這樣的不幸呵！」思宗手指着公主很悲慘的說着，突然間咬着牙齒左手遮了臉，就把右手的劍提起來，向着公主砍了過去，結果把公主的左臂砍斷了，公主痛得昏厥過去仆在地上了。他明知她還沒死去，再想砍她，終於爲了手的發抖停止了。自己就同承恩出來到萬歲山上的壽皇亭裏。思宗居中，承恩在右，大家很從容地自盡了。

這時候有個專管皇帝衣服的太監何新，他一知道李賊攻陷城垣的消息，倉皇地來報告思宗，那裏知道思宗在這時已返魂乏術了。他無論如何不會料到思宗會往萬歲山去自盡的。他在慌亂中尋不着思宗，只看到公主仆在地上死過去了，旁邊有個費宮人在哭。他過去喊起了她，急忙和她把公主救過來。

這時偌大的宮中，靜得連針掉在地上的聲音也能聽得很清晰了。

「父皇賜我死，我怎敢偷生於世呵！況且闖賊已將城門攻陷，到這裏來，也不過是須臾之間罷了！等到賊到來，必先尋找我們，那時的我，想死也難了，還不如乘此機會死去的好，少受些零碎的折磨。」她很痛苦的很悲慘的對何

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

信矣」的話。極言要實在做到爲

生者復仇。(五)甲申，公元一六

四四年。(六)公主，就是長平公

主。(七)鼎湖，指皇帝的死亡。

(八)尙衣監，就是督造御服的宦

官。(九)鳥獸散，像鳥獸的逃散。

(十)射讀作實，很快的進取。

(十一)智井，就是無水的井。(十二)

闖，就是李自成；起初李自成去依

賴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後來迎

祥被殺，賊黨就推李自成爲闖王

了。(十三)同牢，餞，就是共在一

個酒器中吃酒。(十四)觥，就是大

量的酒器。(十五)勳，就是勳勳，鼻

息聲。(十六)匕首，劍中最短的，劍

的頭像比長一尺八寸。(十七)睨，

斜視。(十八)訛，誇獎的意思。

(十九)華燭，此處指新婚禮時所燃的

新說了這番話。

「我想還不如將公主的衣着賜給我，和我的衣服更換一下；倘若逆賊到

宮裏來時，我就可以講謊話來避免公主的災禍，不過，像這樣緊急的時候，可

以逃到什麼地方去呢？」費宮人在稍稍思維一下，就決定了這個方法。

「要走，方法倒有，逃到國丈那裏，或許可以得救了。不知好不好。」何新仗

義執言的說了這些話。

「就是這樣吧。」

於是公主將外衣脫下來賜給她，她也脫下衣裳互相穿著起來。等到雙方

穿著妥當時，就握着手對着哭別了，由何新背着公主倉皇地逃出宮去了。這

時的費宮人只等着環境的更厲害的變更來侵襲她了。

在逆賊李自成破進承天門將進宮去搜索時，魏宮人就在宮內大聲喊着：

「敵人進來了，好女子快些自決呵！倘被凶橫殘暴的敵人闖進來，我們決

無幸免，決爲敵人蹂躪了，諸位姊妹趕快決定方針，悲慘的一幕就逼在眼前，

老實說，猙獰可怕的敵人決不肯輕輕放過一個青年女子的呵！你想活着，無

非做個比屍體還要臭的奴隸罷了。」她說完話，就奔向御河裏，投水自盡了。

蠟燭。(二) 瘡同渣字；瘡逝就是人死。

問題

1. 在明思宗時流寇爲什麼有這樣的猖獗？

2. 這時候的衛戍京畿的武官，爲何任李自成進攻？

3. 費宮人有何異於常人的地方？

4. 她爲何不同魏宮人一樣的自盡？

5. 倘若羅姓的賊將不從她的話，或姓羅的防範得非常嚴密，她又將如何？

6. 她既然刺死了敵人，應該潛逃，爲何也自刎？

7. 倘若她被李自成自納的

這時候青年宮女，一聽到敵人進來大家都忙做一堆，實在想不出一個妥善的主意來，但聽到魏宮人的一番話後，大家都覺得不錯，也都跟着魏宮人做了明末殉國的烈女了。這樣的澎澎湃的投到御河裏自盡的，差不多有三百多人，真是從未聽到過的偉大的悲壯的一幕。

費宮人親眼看見這幕慘劇的演出，她這時忍不住許多熱淚，就在岸上向着壯烈的魏宮人等行着最熱誠的敬禮後，也就去安排自己的事了。

這時她穿着公主的服裝，就忙忙地躲到枯井中；不多時在混亂的紛擾聲中，果然敵人進來了，這時她在想，搜索宮中物件等是免不掉的事，向各處拘捕人們也是不能免去的；我既然躲在枯井中，倘若被敵人拘獲怎麼辦？倘若被拘獲後施以某種強逼又怎麼辦？但經過她的內省後，覺得這些事都沒有存着成爲問題的要素，只要始終抱定了自己的方針，到無論什麼地方去都沒有妨礙的，她經過這樣思索後志向愈加堅定了，心氣也愈加平和了，只等着，等着不幸的時間底到來。

果然，不出她所料，在枯井上面伸下些鐵鈎來，她避不過敵人的無理威脅，被小賊們捉獲了。他們看到這樣年青美貌的女子，一時也沒法奈何她。只得

話，是否也要像刺繡姓的來一下？

8. 她的意志如何？她的行爲如何？她的識見如何？她的人格如何？

批評

我們讀了這篇文章後至少有这样的感覺：

一個青年的女子能識得國體是極難得的事，尤其是伏處深宮中不能知道天下大勢的宮女。

一個美貌而青年的女子能自動地偵察國事，她是多麼愛國呵！不然，她們自恃着美麗，正想以羊車來引竇君皇，還能顧到國家嗎？可見費宮人專從大

將她推推擁擁地到李自成這兒來討些賞賜。

「我是長公主，你不得無理！」她看見滿臉橫肉的李自成，就知他決不是善類，同時又是個淫棍；她故意地承認自己是長公主，看他怎樣處置她。

李自成看見美人兒的費宮人心中那裏會不搖動，真使他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了，若在暗地裏，他還怕不願意蹂躪這位青年而美貌的，同時已跌入他底惡魔手中的女子嗎？但是在大庭廣衆之間，又加他具有別種奢望底緣故的時候，只可露些假正經來欺騙他的狐羣狗黨罷了。就將她賜給姓羅的愛將爲妻子了。

這姓羅的，的確是李自成的開國功臣，不論在什麼艱苦的場合下，衝鋒陷陣非由他去不行，至於累次戰績，他獲得了首位；李自成將她給他，無疑地無非想他出些死力罷了，同時一面也可以藉此表示大方。

羅賊接到李自成賜長公主給他爲妻的命令後；他是多麼高興呵！真喜得手舞足蹈了。

他既然獲得這樣美麗的公主做妻子，心裏還有什麼不舒服，真是五體投地了。他也不要費宮人允許不，就把她接到自己的大營裏來，居然想成親了。

處着眼，她的志趣實在是很遠大，獨具卓見的。就是魏宮人，也何嘗不是傑出的人才呵！

亂世出忠臣的話，費魏兩宮人可當之無愧。

在刺羅姓敵人之先的處處底安排多麼周到而嚴密，態度又是多麼文雅而溫柔，無論誰看到她的姿態，那裏會做出「刺虎」的一幕來，而且又毅然決然地自刎。老實說，大多數的女子一碰到去殺人或被人家殺都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似的了；除去像阿加米農（Agamemnon）劇中克麗丁尼絲特拉鐵做的女人，殺死阿加米農時會覺得並不懼怯。

「我是先帝的公主，你不應該侮辱我，不過闖賊既然把我捉來，並且叫我做了你的妻子；我本來是不能從命的，但是現在國也破了，家也亡了，親族也死了，事已竟如此了，我還有什麼希求！我想不從你，但照現在的形勢看來，實在無法擺脫你的羈絆了，我只有暫時偷生於世上罷。不過話須說回來，我既然已經應允你，做你的妻子，但是必先設祭來祭先帝和從難的太監王承恩後，我纔順從你了。你能應允我的要求嗎？」

「當然可以，這些小事情。」姓羅的敵人說。

「既然應允了，卻要立刻實行。」

「可以，可以。」姓羅的敵人看到如花如玉的青年的美人答應他結婚，歡喜得說不出話來，只要她提出的問題不是要他的性命的，無論什麼都能答應了，況且她所要求的又是這樣簡單，輕而易舉的小事情，當然立刻應允而且立即實行了。

「王公王公！你所說的，能夠死而復生的話，來驗我的誓嗎？現在將實踐這話的時候快到了；王公，你死後有靈，請你看罷。」祭思宗的儀式完畢後，就來祭王承恩了，費宮人就暗暗地祝告着一番話。

並不憂歡的樣子。但是費宮人「刺虎」却比克羅丁尼絲特拉的立場更難得多，倘若沒有十二分魄力的人那裏會不把殺人的大事放在心上而志忑着。

她果然是一個頂天立地愛國的女子，但在她愛國的熱忱中還可以獲得她的識見是遠大的，意志是堅定的，行爲是正大的；難怪在刺虎的一幕演出後，李闖王還能以禮埋葬她。實在以她的人格來感化闖王已够了。

「祭」的儀式完畢，接着「喜」的筵宴開始了。誰知道這個「喜筵」的背景卻反襯着一幕偉大底悲壯底刺虎的慘劇！

敵人們都很高興，尤其是姓羅的敵人。他們立刻設起很盛大的筵席來慶祝羅的美滿的姻緣；於是與高彩烈地拚命喝着「喜」酒。羅的賊將，身當其衝，尤爲歡欣，不知不覺的喝得酩酊大醉了，走路有些搖擺了，聲音也有些沈滯了；酒雖醉他還不忘記和費宮人洞房花燭哩！終於在喜笑聲中和他的一般好朋友告別了，趑趄地走進裏面來。

這時房裏面也高照着紅燭，桌上也同樣地盛設了酒筵，在他進來時，費宮人早已迎他進去了。

他這一喜真像已登上天空的一般，醉眼迷離諦視着快要做他的妻子的費宮人。這時的她，用了極大的力量忍耐着她所不會經歷的恥辱；一面勸敵人坐下，一面便以大碗來灑酒給他飲，終於醉上加醉，給他不能支持了。

但羅的敵將，究竟是個武夫，還能夠勉強耐一下，突然間他又記起李自成以長公主賜給他爲妻的事了。雖然臥在榻上，還是輾轉反側的不能成寐。

「你心中有什麼事，值得睡不熟？」費宮人向他問。

「我，我因為得了你，想寫一張疏去謝謝闔王，可惜沒有這樣的一個人，我呢，又不會寫。這實在是丟臉的事情。」姓羅的醉眼模糊，口齒又不清楚地說了這些話。

「哦，這樣一些微的小事，也犯不到睡不熟。這有什麼難處，我能够，你且安心的睡覺吧。待我寫成後來告訴你好嗎？」費宮人看着敵人不肯入睡，恐礙自己的行事，趕忙說些中肯的話安慰了他。

果然羅姓的敵人彼女の答覆引入黑甜鄉去了。而且鼻齶像雷鳴似的響了。

這時她裝着寫疏的樣子。一面叫侍者外出，一面顯露着似乎在構思的神情。

她獨個人靜坐在室內；她聽到室外和室內除了羅賊的鼻齶的鳴聲之外，差不多都靜寂了，於是她漸漸地裝着沒事的暗暗地起來窺察一切，知道這個環境正是她報國的時候到了，她再仔細地考慮了一番，立刻將她在宮內所預備的緊緊地藏在身裏的刀，以很迅速的手段絕大的決心以及非常的姿態，對准羅賊的咽喉用最大的力量拚命地刺去，終於把羅賊的喉管切斷，並且在喉間已開了很大的門戶了，眼看得羅賊無法再行活轉來。

羅賊雖然受了絕大的創傷，以及被酒醉得十二分了，但是畢竟是個武將，還可以多挨延些時候，創痛使他喊不響，而且也不會再響了。祇有澎澎地在躍着，可是終沒有什麼力量了。費宮人看到這樣的場合，於是再接再厲的連在項頸上又刺了三四刀後，方纔把羅賊解脫了，直挺挺一聲不響地躺在床上，頸上面血肉模糊，鮮豔的血還在繼續汨汨地流出來。

「我是個弱女子，竟能夠把這樣粗野和勇敢的賊將予以宰割，這是多少的幸運的事；我也應該自決了，趁這時他們沒知道之先。」她說着，將殺賊的快刀，也向着自己的項中一勒，就坐在櫬上應了她對王承恩的誓言了。

這時候悲慘的場上，除了血紅的蠟燭和鮮豔的熱血互爭短長之外，一切都在靜止狀態下沈默着，在暗示人們非常的悲壯的慘劇現在已經實施了。

賊衆也披着酒醉的姿態橫七豎八縱橫的雜陳着；都像已死去的羅賊那樣的失去了知覺。

最後，不知怎樣的突然聽到了些聲音，他們一個個擦着醉眼走向羅賊的房中來。當第一個進房看到這樣的情形，不禁嚇得叫起來，雖然他也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

大家覺得奇怪，就不管怎樣一哄而進，等到親眼看到這種情形後，大家都呆了，你看我，我看你的做聲不出來。

這時候祇有華燭還很明亮的燒着，一面在照耀得黑影子不敢近前，一面在照耀正義當先，同時又照着費宮人的精神不死。

費宮人盛裝端坐着逝去，使賊衆又驚歎又傾佩。

李自成聽到這件奇異的消息後，使他的心中震動了。終於以禮節來埋葬爲愛國殺賊因而殉難的女

英雄費宮人。

閻應元

崇禎（一）十四年，閻應元由

「京倉大使」（二）遷江陰（三）

典史（四）始至，有盜百艘，乘潮

張幟，將薄城，會縣令攝篆（五）

旁邑，丞吏（六）惶急，男女奔竄，

漫無秩序，應元以資無旁貸，持

弓矢，韃馬出，大呼於市：「好男

兒，從吾殺賊，護家室。」一時從

者千餘人，苦無械，乃馳赴竹行，

謂行主曰：「事急矣！人假一竿，

直（七）取諸我。」乃列陣江畔，

遙望之，矛若林立，士若堵牆，應

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殛一賊，

連斃者三，賊氣懾，揚帆遁。事爲

這是三百多年前的一幕悲壯而慘烈的事實。

明朝崇禎十四年，海賊顧三麻探聽到江陰縣官正在他縣兼辦職務的機會，就率領百餘隻戰船來奪江陰，城內一聽到這消息，大家都嚇得屁滾尿流，瞪着眼，張大着口，呆子似的一點沒有主意，誰也不敢出頭。閻應元看到這情形，又好笑又好氣又可憐。這時他剛升調到江陰來做典史，因為職務關係，不便推託，急忙騎了馬，帶着弓箭，忙跑到大街上，沿路虎一般的喊着：

「好漢們，隨我來，殺賊去呵！好漢們，來呵！不要怕，同我去殺賊呵！」

馬上有千把人赤手空拳的聚集起來。但是如何能打仗！

應元就立刻領了他們，跑到一竹店裏來，對着竹店主人道：「老闆，對不起，現在事情很急了，請你借我們每人一枝竹，費用全由我負擔，你可以放心！」

每人搶着一枝竹竿，出城迎敵，就在江邊列成陣勢，在遠處望過來，每人手

巡撫（八）聞，以欽命都司（九）

掌徵巡縣尉，（三）得張黃蓋，擁

蘇前驅，邑人以爲榮。久之，僅遷

粵英德縣主簿，（二）以陳明選

代爲江陰尉。應元以母病，未果

行；會國變，（三）繫眷僑寓邑東

之砂山。蓋是時已清世祖順治

（三）二年矣！金陵（四）降，君臣

出走，福王（五）復被執，乃略定

東南郡縣，守土官吏，或降或走

或拒敵，然攻之輒拔，一月間，下

名城以百數計。

初薙髮（六）令下，江陰諸生

（七）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

明太祖（八）像於明倫堂，（九）

率衆參拜，且陳且哭，是時蟻聚

者萬人，咸主戰，欲奉新尉陳明

中好像都拿着戈矛，陣容異常整齊。這時候應元騎了馬在江邊馳騁着，氣象十分雄壯。突然間有個海盜從海船上一漏臉，應元立刻就一箭射去，登時將那個賊人射死了，不一會又來一個，應元又如法泡製把他射死，像這樣的接連三個；賊首顧三麻見着這情形，曉得城中已有了準備，況且軍容又如此雄壯，以自己的實力推測，是萬萬抵敵不住的，只得偷偷地拔錨逃走了。

事情馬上就被巡撫知道，奏明皇帝，請求表揚應元的功勞和勇敢；聖旨下來，特許應元撐黃羅傘，鳴鑼喝道好不榮耀！過了好久，遷調到廣東英德縣做主簿，恰巧應元的母親在病着，就沒有動身；這時局勢也全盤變化了，崇禎皇帝吊死煤山，清兵已經入關來，一切全都換了面目，應元的官自然也不能去做；江陰典史的職務業已改派陳明選充任，應元就侍奉母親在江陰縣砂山隱居去了。但這時已經是清朝順治二年。

驚人的消息傳到人間，福王被擄，東南朝廷的夢終於幻滅了；人們的心是何等的浮動呵！但是畢竟不容你安閑坐享着；清朝的「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薙髮令頒到各地方來；頭與頭髮竟成了對峙的犧牲品。

這天正是閏六月初一，天氣陰沈沈得可怕；江陰生員許用德聽到薙髮令

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若閣君，此大事，須請閣君來！」乃星夜馳往迎應元，應元慨然投袂起，即入城。

當是時，城中戶裁及萬，而士不滿千，糗糧又無所出；應元至，則料量(一)尺籍，(二)修治樓櫓，(三)並令戶出一丁，乘城餘丁傳餐，又發火藥火器貯堞樓。(四)乃勸巨室輸將，令曰：「輸將不必金，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 (五)程鑾首捐二萬五千金，於是捐者麇集；至是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彈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糗糧萬石，他若酒醯鹽鐵芻蕘稱是。

後，心中異常悲憤，好像燃着火似的，立刻要爆發的可能，他首先將明太祖的遺像挂在縣學「明倫堂」上，同時招集了幾百個同道，一齊跪着磕頭，並且對哭對說：「想不到漢族的大好河山，卻給幾個奸賊斷送於異族之手，眼看得黃帝子孫又要做他族的奴隸了……」這真是個炸彈，立刻炸碎了大家的心胸，立刻發出了如火如荼的熱情，一霎時明倫堂上就聚集了成千成萬的人，大家都淚汪汪的露着滿臉愁容，有的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有的咬着牙齒摩拳擦掌，怒氣勃勃地預備相打，有的放聲大哭，哭個不休。

許用德看得亂烘烘無頭無緒的，不是事情，便停止了哭泣，立起來，對大眾道：「諸位！大明的天下，是太祖從蒙古手中奪回來，可是現在又給不肖的子孫，賣國的奸賊斷送了，眼看得我漢族的同胞，要做異族的奴隸了。如今南京又陷，宏光皇帝又給奸賊賣了；況且清兵已到江南，錦綉山河，差不多蹂躪殆盡。那般可恨的守城官員，平日裏作風作浪，刮削人民的膏血，一旦清兵到來，他們卻首先投降或者逃去！現在薙髮令已傳來，諸位！難道我們就這樣罷休不成嗎……」

大眾聽完，就呆了一呆，突然間就聽得一個人大聲喊着：「國難當頭，我們

乃分城而守。武舉(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二)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陳元自守北門，並徵巡四門。部署甫定，而清軍薄城下，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應元軍，而應元軍以礮(三)礮機弩乘高下，清兵死亡甚衆，乃架大礮轟城，礮發而城垣裂，應元卽命以鐵葉裹木板，貫以鐵絙護之，並取空棺，實以泥土，障墮處；改攻北城，北城穿，應元命人運一大石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清軍不得逞，乃稍休。

會城中乏矢，應元乘黑夜東

藥爲人形，每藥竿燈一，立陣院

(二)間，而城士兵伏垣內擊鼓

祇有犧牲我們的性命祇有將我們的熱血灑在敵人的面上……我們祇有奮鬥，祇有犧牲，才可以救國！

接着大衆就亂喊：「我們準備犧牲！準備和敵人拚命！」

「我們決不做賣國賊！決不做亡國奴！」

「不殺敵人，不算好漢！」

「大家去呵！去和敵人拚命呵！」

亂哄哄的鬧成一片，人也愈聚愈多了，大家祇是睜大了眼，張着口子亂嚷；但是，這是沒有組織沒有目標的表演！許用德知道人們憤慨的程度，差不多已達到最高潮了，就乘勢喊道：「好漢們！不願做亡國奴的好漢們來，來守住我們的城治！」

目標有了，大家就一齊喊着：「來，來死守我們的城治！來死守我們的江陰城！」

大家一面喊，一面擁到縣衙門前。

「請陳典史出來，我們情願犧牲，情願死守江陰城！」

「諸位的意思我很明白，要推我做個領袖；在我的職責上，似乎不能推諉，

叫喚，勢若將縋城擊營；清軍惶急，矢發如雨，比明，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清營，順風縱火，清軍咸驚，自相蹂踐，死亡枕藉，清軍乃離城三里許，始營。

清帥劉良佐知主城守者爲

應元，乃擁騎至城下，謂城上守者曰：「吾與閻君雅故，爲吾語閻君，請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

劉良佐者，故福王四鎮之一，

封廣昌伯，守鳳壽，（二）清軍南下，首出降，封爲總兵者。遙語應元：

「宏光（三）已矣！江南無主，

君盍早降，可保富貴，請早爲之計。」應元憤然作色曰：「某明

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爲

可是做領袖要有謀略，要膽大心細……慚愧得很，我實在不能做，我樣樣趕不上閻典史，現在他住在砂山，正閒着哩！像這樣的大事，沒有他，誰能擔任得了！」

連夜，大衆往迎閻典史。果然，閻應元被請，就慷慨激昂毫不推辭來城主持一切了。

應元先對羣衆表示自己的意見，大家要嚴守紀律，要有城存俱存城亡俱亡的精神，要有長期抵抗任何犧牲不惜的毅力。當時規定了守城的計劃，首先修理各處城垣堡壘。

江陰城本不十分大，戶口不過一萬左右，一千多個兵士，糧食又缺乏。應元就下命令每家須出一個壯丁守城，其餘專管輸送給養的工作，又將所存的火器火藥，如數運到城樓，分配完了。於是又去勸導大戶，叫他們捐助；「捐助的東西不一定是錢，米、麥、荳、菽、綢、布、酒、肉、器械等等都可以，最好有什麼捐什麼。現在是國難時候，不是安閑的時候了，須知國破山河被奪，我們還能夠好兒的顧家嗎？」國子監生陳璧首先捐助二萬五千銀子，這一來，就感動了許多人，於是大家很踴躍捐助，不多時，就捐得火藥三百甕，鉛九鐵彈一千石，

國重鎮，昨土分茅，(三)乃不能保江淮，而願爲敵前驅，更何有面目見吾邑義士乎？請速退，勿復言。」良佐慚退。

先是貝勒(三)統兵略地蘇松(三)者，既迭陷大郡，乃率師來攻，面縛兩降將，跪城下說應元，涕泗交頤。應元怒叱曰：「敗軍之將，被擒不速死，奚喋喋爲！」叱令射殺之。

繼又遣人說應元，令斬四門首事者各一人，卽撤圍。應元厲聲罵曰：「首事者吾也，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

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好義，賞賜無所

大炮百多尊，烏槍千多桿，錢千多萬，糧食也十分充足，至於酒、肉、鹽、鐵、馬料等，也像山樣堆集起來。

就分配職務：武舉黃路守東門，某把總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一面守北門，一面來往巡視全城，剛安排妥貼，可是十幾萬清兵已將江陰城圍得鐵桶相似了。旌旗蔽日，兵馬遍野，真令人害怕。

首先開釁的是清兵，在城外用箭向城上射來，飛蝗似的呼呼呼響個不住。城上也不肯示弱，同樣地給打擊者以打擊，雙方死亡差不多；清兵見城內防備周密，就改用大礮來轟城了，這小小的城，如何禁得起轟擊呢！祇聽得「洪隆」一聲後，城牆開了一條大縫，清兵像螞蟻似的湧上來；應元沈着下令，叫兵士們民衆們趕快拿取近地各家的門板來，用鐵片裹着，又用鐵索串起來，先將裂縫擋住，使清兵無法進來；然後又叫民衆們拿取許多空的棺材，材裏滿裝着泥土，將裂縫堵住，城治依舊完好如初，礮火也無法施其技了。敵人接着又集中礮火，改攻北城，不消多少時，果然又把北門洞穿了；應元就叫全城的民衆每人趕緊拿一塊石塊放在破的地方，個個人都爭先運到，一霎時早將破處修好了，等到敵人到來，眼看得很堅固的城牆又築好，敵人的方法實

齊，傷者躬自裹創，死者厚以棺斂，並醮醮（音）哀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兄弟而不名；以故能得士，而樂爲之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以許用德製樂府（三五）五更轉曲（三六）命善歌者曼聲歌之，聲與刁斗（三七）茄吹（三八）相應和，慷慨激昂，悲壯肅穆，竟午夜罷。

貝勒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皆衣鐵鎧，刀斧及之，鏗然作聲，鋒口爲摧，礮聲徹晝夜，百里內外，地爲之動，城中死傷枕藉，里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平明，大雨如注，日中，突有紅光一縷，起自

在窮，盡心中暗暗驚異和佩服，在沒有辦法的場合下，祇有暫時停戰。

這樣地支持了好幾天，城上的箭，漸漸地感到缺乏；應元就令軍民用稻草紮成人形，每個草人挂着一盞燈籠，趁着黑夜縋出城去，並叫城上伏着的兵士們全體敲著鼓喊叫起來，城外的敵人聽到這聲音，驚惶失措，以爲有大軍來劫營了，對着城邊不由己的放起箭來，直到天亮，方纔停止；但是應元這方面卻獲得了許許多多的箭來。在第二夜真的派遣壯漢偷偷地縋出城外去劫營，城外的清兵因爲第一夜受了騙，第二天也就不做準備，睡到半夜，突然間在營的四周着了火，同時發出淒厲而可怕的喊聲，每個人都嚇得面無神色，祇在黑暗中沒日的沒方向的狂奔，自相殘踏而死亡的不知多少，被應元軍所殺死的也不可計數；這一場襲擊，真殺得「屍滿遍野，血流成河！」清兵一直退了三里多路，逃散的漸漸地聚集攏來，紮了營，總算漸漸地安靜了。

督着清兵和應元作戰的指揮官，就是漢人劉良佐，他本來是福王四鎮之一，封爲廣昌伯鎮守鳳壽一帶，清兵南下時，他首先投降，封爲總兵，如今卻認賊作父，領着敵人殺起同胞來了。他探知守江陰的領袖是閻應元，想利用祿來引誘，勸他歸降，於是騎着馬帶着衛隊跑到城下來，和城上的守軍道：「我

土橋，直射西城，城崩，清軍隨烟焰霧雨中蜂擁上。

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殺傷者約以千數，奪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三九)不免，乃躡身投前湖，水淺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士生致之，遂被縛。

良佐箕踞(四〇)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爲事至此，唯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怒目叱罵：「卒持鎗刺，穿脛，脛折踏地，及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斬我！』不絕口。未幾寂然。清軍圍城者達二十四萬，凡守攻八十一日，死者七萬有奇，而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

是清國總兵劉良佐，和你們的閩將軍是很要好的，請來敘話，有要事相商。」

「劉將軍！我聽得你投降了清國，很得清國的重用，位高爵顯，『德隆望重』，多少顯耀！在九泉之下的你的父母，聽到你的好消息，也一定高興得很，可以不知光臨敝地，有何見教！」應元站在城上，一看情形，已曉得用意，故意地向良佐譏諷着。

「閩將軍，久會了！我曉得你屈居此地是不得已呵！我因爲福王死了，整個江南不久就要成清國的屬地，大勢已去，你這座小小的城，何必株守哩！閩將軍識時務者爲俊傑，江南又無主，你何不投降了清國，富貴可圖，榮宗耀祖，前途正未可限量哩！請早點計議，我願以身家擔保！」良佐在城下很婉轉的對應元說。

「劉將軍，你認賊作父，還有何說！福王叫你鎮守鳳壽一帶，封爲廣昌伯，待你可謂不薄，你不能保全河山，反做了敵人的前鋒，來宰割同胞，不顧將來名譽，只圖眼前富貴，甘心當漢奸，做國賊，試問你還有良心嗎？你自己做了不夠，還要來拉我入隊嗎？我雖做了小小的典史，卻曉得忠義，卻曉得國家，我們祇知道大明是我們的國號，江陰是我們的國土，你引狼入室，甘爲敵人傀儡，你

枕藉，里巷咸滿，而竟無一人降。破城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尤僵立倚壁上，不仆，而碧血已遍染大地矣！

注釋

(一)崇禎，明思宗的年號。

(二)京倉大使，就是管理京師倉庫的官。

(三)江陰，地名，現在江蘇省江陰縣，北面爲長江，是長江扼要的地方。

(四)典史，官名，是知縣的屬官，主管捕盜的事宜。

(五)攝篆，就是署理或代理的官員，俗稱官署的印叫篆；攝篆，就是管轄官印。

(六)丞吏，丞，佐貳官吏，緝捕盜賊管理獄囚的官。

(七)直同值。(八)巡撫，明朝初年，軍事很多，就命京官到各省去

還有什麼面目可見我們江陰城一班忠臣義士呵！你不用再在此多話，快點走罷！應元聽到良佐的話，十分冒火，大聲喝罵着。

劉良佐滿臉羞慚，垂頭喪氣的退回清營去了。

但是局勢越來越嚴重了。在侵略長江以南的敵人，攻陷了蘇州和松江以後，各處的敵軍，都遷調到江陰來，集中了兵力，想一鼓足氣的來攻破江陰。起初，他們用緩和的方法來誘惑，來威脅，希望城裏早早投降。一天，敵人竟縛了兩個投降清軍的明將，跪在城下涕淚交流一點不害羞的勸誘應元道：「閣下將軍呀！我們的投降，實出於不得已，清軍勢力真強大，我們曾和他們背城一戰，但是以卵擊石，一無好處；爲保全我們可愛的民衆計，並顧慮錦繡河山計，所以決心忍痛投降了，免得作無爲的犧牲和毀滅。將軍請想：江陰不過彈丸之地，戶口又少，糧食的來源斷絕，裏面的礮火有限，外面又沒有援軍，怎可以和戰鬥力很強，糧食又充裕，又有接濟的幾十萬清兵對抗呵！這不是蜻蜓撼石柱嗎？請你早作降計吧！」

「你們這些卑鄙而怯懦的東西，既然不能退敵，就應該趁早自殺，在此時用不着在我面前說官面的廢話。我們明朝沒你們這班賣國賊，還亡不了這

巡查安撫，以後事情愈多，就在每省中增設巡撫一人，就是每省最高的行政長官。(九)都司，就是

都指揮使司，在明朝初年，是管理

一省的軍政，職權很重，其後逐漸

減輕權力和降低職位，此處的職

權，比縣裏的尉官稍高。(一〇)縣

尉，就是管理一縣軍事的武官。

(一一)主簿，管理文書簿籍的官的

領袖。(一二)李自成陷北京，明思

宗自縊，同時愛新覺羅氏入關，即

位北京，國號清，年號順治。(一三)

清世祖，姓愛新覺羅名福臨，就是

努爾哈齊的孫子順治，是他的年

號，民國紀元前二百六十七年，到

二百五十年。(一四)金陵，地名，就

是現在江蘇南京。(一五)福王，是

明神宗的孫子，名由崧，崇禎十六

年，襲封福王，在李自成破京師後；

麼快！世世爲人唾罵的國賊，神人共憤的國賊呀！羞也不羞，還有面孔來見我嗎？」應元一邊說着，隨即喝令守城的兵士：「快快射殺這不要臉的兩個畜生！」

亂箭來了，清兵趕忙搶護着賣國的他們倆走了。

接着敵人又派人來透消息道：「只要肯將首先發動的分子殺去幾個，也就將所圍的士兵退去。」

「首先發難的就是我，我頭可斷，誓死不投降，雖任何犧牲所不惜！我們江陰全城唯一的預備着熱血來對付我們的敵人，覷準着敵人的面目，將我們的熱血灑過去，灑遍了世界！」應元大聲對清軍派來的人叱罵着。

那使者很狼狽地跑回。

應元的體格極強健又偉大，面上稍稍生些鬍鬚，性情很剛毅，又很鎮靜，理直氣壯的事件，不肯稍屈，急公好義，號令嚴明，有兵士犯法，立刻嚴辦，不加姑惜，對於賞賜一點也不吝嗇。有兵士受傷，親自給他裹紮傷處；有死的兵士，他就親自去祭奠痛哭，很厚重的賜以棺斂。稱呼士兵爲兄弟，不叫姓名，愛士兵像自己性命一樣，他爲人慈祥可親，一點不高傲，辦事情膽又大心又細，個個

南京諸臣迎立爲帝，年號弘光；清順治二年，兵敗，被執。(二) 薙髮，除去頭上的髮，蓄着辮子，因明朝多將頭上的髮蓄着的緣故。(三) 諸生，就是生員，進縣學肄業的學生。(四) 明太祖，是明朝開國的皇帝，姓朱名元璋，濠州人，幼時很孤苦，曾入皇寺爲和尚，後隨郭子興起兵，子興將義女馬氏給他，婚配，子興死後，他就自稱吳王，並將陳友諒張士誠殲除，又移兵陷燕京（元朝的國都）即帝位，在位三十一年。(五) 明倫堂，我國各地學宮的大殿。(六) 料量，管理財物及出納的事務。(七) 尺籍，寫軍令的書冊。(八) 樓櫓，在高處建築着，以便瞭望敵軍用的，上面沒覆蓋的房屋。(九) 堞，城上的短牆；敵樓。(十) 國子

人都願意爲他出死力，願意爲他犧牲性命。這天中秋到了，月色也格外皎潔，算起來江陰被圍差不多已有三月光景了，明朝的江山，也僅存這一塊土地了。他們在國難當頭，城外的敵人重重圍住的時候，倒也不忘記唯一的一團圓佳節」的安慰，他們祇有悲壯，祇有痛快；晶瑩的月亮高挂在天空，照耀得在城上的兵器以及準備殺死敵人的心上，是多麼嚴肅而美麗的一幕呵！大家相互痛飲，猜拳行令，十分歡洽；又有人唱着許用德所做的五更轉軍歌來，歌聲與刁斗、軍笛相應和，這種慷慨激昂悲壯嚴肅的交響曲，也就是江陰城，不，也就是明朝僅存的山河的最後一個歡娛而快樂的日子了！

清營中知道城中毫無降意，於是決心下總攻擊令，叫兵士們都戴上鐵盔，披上鐵甲，拿着鋒利的軍火，拚着性命爬上城來，城上的兵士也拚死抵抗，刀槍像雨點般的斫到敵人身上來，但是敵人穿戴的都用鐵製，刀槍的鋒口，都轉了彎，缺了口，礮火又無情的進攻，從早到夜，烟霧瀰漫，方向不能辨別，百里內外，山搖地震似的動蕩了。這一次戰爭，不知死亡了多少敵兵，不知傷亡了守城的幾許戰士，真殺得「屍滿遍野，血流成渠」，各街頭各營寨都起了呻吟的聲音。應元很悲痛很慷慨地在城上作最後的奮鬥，一天又如此的過去

上舍，公卿大夫的子弟，叫國子；初入學的叫外舍，從外舍升入內舍，從內舍升入上舍；國子上舍就是已入學的公卿的子弟。(二五)武舉，就是在鄉試中式的武舉人。(二六)

把總，同現在少尉階級相等的武官。(二七)礮，音多，運石塊旋轉突擊。(二八)牌院，就是城上的矮牆。(二九)鳳，就是安徽鳳陽和壽縣。(三〇)宏光，同弘光，福王在金陵即位時的年號。(三一)意思就是受國家的封地和賞賜。(三二)

貝勒，滿洲話，就是部長，位在「郡王」下，「貝子」上。(三三)蘇松就是江蘇吳縣和松江。(三四)酌，音多，釀，音才，就是祭祀時，用酒灑在地上。(三五)樂府，是漢武帝所定郊祀的禮而立「樂府」其後所用的樂章、歌曲、

了；第二天朝上，天色陰暗得格外可怕，傾盆的大雨也拚命地下着，下着，礮火也無情的狠命地向着城上進攻，隆隆地在鬧着，戰場上似乎比昨天格外熱鬧得多了，應元冒着雨，拿着劍，來往四城巡視，一面領着軍隊抵抗，大約到了正午時候吧。雨依舊下着，礮火仍舊猛烈的在攻擊，突然間，隆隆幾聲怪響後，一道紅光，從城外土橋飛上來，接着一片磚瓦倒場的聲音，原來西城被敵人所破，敵軍也像漲潮似的很凶勇的衝進來，守兵雖下死勁抵抗，但人數太少，又戰了一晝夜，實在筋疲力盡了，眼看得被敵人一個個殺死！

呵！死守了八十一天的小小江陰城，在這次悲壯的犧牲中陷落了！

城內變成一片焦土，一片血海，一座火城，一座屍國，叫聲哭聲，創痛聲混在一起，悲號着！應元手下還有百多人，拚死地在城內左衝右突，和敵人爭鬥，和敵人肉搏，他們好像發了瘋，看見了敵人，就上前去斫死，被斫死的敵兵也不下千餘人，他們眼睛通紅了，混身滿了鮮血，終於衝開了一條路，奔向城門去，到得城門，卻早被敵人嚴密的封鎖了，一時萬難越過，應元只得拉轉馬來，一看，手下剩着二三個人了，曉得事情糟啦！就下馬，直奔前湖，想投水自殉，誰知水又很淺，突然間又被人抱住了；因為劉良佐見他很有才幹，很想重用，一定

長短句，南北曲都叫樂府了。(三)

五更轉，是從軍的歌曲，一更二更，以次遞轉的。(三七)刁斗，古時

軍用器具，可容一斗，白天用來做

炊器，夜間擊着警衆報更。(三八)

箛吹，就是胡箛，胡人捲蘆葉，可以

吹的樂器，古代軍中用的吹器。

(三九)度，分×正，忖度。(四〇)箕踞，

坐時曲着兩小腿，形像箕的樣子。

就是跪坐。

問題

(一) 閻應元在順治二年時，爲什麼肯肩起抗敵的重任呢？

(二) 明知軍火不精良軍需

不完備，死守江陰於事實毫無

好處，但是他竟這樣做了，江陰

全縣民衆也自動參加，他們究

竟爲什麼？

要生擒他，早差兵士在留意應元的行止了，結果，應元被縛送良佐的營中來。

劉良佐的兵駐紮在乾明佛殿，清兵擁着閻應元進來的時候，他很倨傲地

當中坐着一見應元，不知怎地竟使他立刻走下來，抱着應元大哭。

「好！被擒的人都不哭，你哭什麼？我無別想，只希望速死！」應元見良佐這

般模樣，只報他一個鄙夷的微笑，同時向良佐慷慨地說着。

良佐帶了應元去見清國的親王，應元非常倔強地站着，瞪着眼怒氣勃勃

地罵道：「你們這些野蠻的奴才，可曉得祇有斷頭將軍，沒有降將軍的；我頭

可斷，決不可降！」

親王旁邊的一個衛兵，看着應元的態度，似乎氣不過似的忽地裏趕到應

元身旁，嗤一槍，正中應元的腿骨，應元立刻仆倒地上！這時候黑雲更加濃厚

了，營寨中都燃起燈來，幾個清兵，簇擁着應元，直向棲霞禪院奔去；在夜間寺

院裏的和尙聽着高聲的喊叫：「快殺我罷！快殺我罷！」好久，突然間就沒了

聲音。

這位爲國犧牲的愛國英雄，從此再沒有人可以看見他的神彩和聽到他

的聲音了！

(三) 許用德爲何懸挂着明太祖的像，率領着民衆去參拜？

(四) 封廣昌伯的劉良佐他和閻應元比較起來人格怎樣？

批評

在初任江陰典史的閻應元，就在海盜跟前小小地試探了一回俠義的身手；他的智勇精神已足使人們欽佩了。他只知愛國衛民是自己的責任，不知名利，不惜犧牲；所以閒居在砂山的他，一聽江陰危急，陳明選又領着民衆來請他出山，就很興奮地同來擔任抗敵的職務了。

他胸襟多闊大，看得清軍像沒有東西似的；思想多純潔，一

城破時，陳明選也奮力作戰，在兵備道牆下被殺，屍身僵立着，眼珠突着，手裏還拿着刀，預備去殺死敵人的樣子，但是地下已流滿一片碧血，忠魂不知到何處去！

這小小的城治，畢竟固守了八十一天呵！圍城的清兵，據說有廿四萬之多，死者在七萬以上，至於江陰城的守軍和民衆，統共不上五六萬人，個個都爲國犧牲，竟沒有一個肯投降的；城中另外沒有什麼東西了，只見到處都是焦土，都是鮮紅的熱血，都是忠勇者的屍骸！

點不被利慾所勸誘；他精神多偉大，始終沒有受辱和屈服的行爲。甚至於甘心爲國犧牲。

至於許用德、陳明選、程璧、黃略以及江陰縣一城民衆，他們同仇敵愾地都情願爲國壯烈犧牲，不願苟且爲個人貪生於世，這種偉大而高超的精神，使人們如何地敬慕拜禱！這浩然的正氣，永遠存在人們的胸裏，將使頑者廉，懦夫立呵！

堂堂廣昌伯劉良佐，擁着重兵，握着大權，不爲明朝退敵，卻降了敵人，助紂爲虐的來奪取祖國的山河；像這種沒心肝的奸賊，虧他有臉敢見忠勇俠義赤誠愛國衛民的閻典史和一般江陰的許多義士呵！

中華民族
英雄故事

葛雲飛

雲飛字鵬起，清嘉道（二）間浙江山陰（三）人也。父承陞，官衛千總（三），嘉慶二十四年，雲飛中式武舉（四），逮道光三年成進士（五），授營守備（六）府，乃改就水師，四轉而至總兵（七），皆在浙海。先後捕海盜甚夥，賊中相約語曰：「莫逢葛，猶可活；若逢葛，必不活。」之諺，勇敢才智有如是；其尤足陳者，莫如定海（八）之役。

自英吉利（九）衝突（一〇）於東南海上，數陷我名城大邑（二），濱海將吏，覩巨艦利礮，輒惟

英吉利來攪擾我國東南的海疆，爲了不能任意販賣鴉片，起初就在廣東尋覓了；恰巧碰到廣東的守將，態度又強硬，防備又嚴密，沒機會可使他們——英吉利——作威福，也就改變方針，向江浙和福建進犯了。這時守江浙和福建各省的海疆大員，差不多是懦弱無能的，一看到「碩大無朋」而且堅固的戰艦，和射程又遠又有力的礮，就嚇得發起抖來，呆呆的沒辦法想，甚至於連防備都沒能力了。唯一的活動，就是想如何躲避如何逃命的方法和地方吧。——因爲是這樣，英吉利就大膽妄爲，肆意侵犯，並且加速地來攪擾了。他們軍艦所到的地方，守將一聽到這消息，就趕緊打算自己性命的安全，一溜煙似的逃了去，於是牽連着各處都搖盪起來。

他們更加猖獗了，我也愈加示弱了。

這還成什麼事？封疆重臣個個都這樣的膽小如驢，國家的體面，實在早已傷失盡了，朝廷當然不能夠這樣牽延下去；終於雷厲風行地嚴辦了好幾十

縮憚懼，未敢與抗，敵艦所向，潰靡鼠竄，不復成軍，以是各處震驚，而坐失律遭逮治者數十人，獨雲飛以本鎮將士守定海，苦戰六晝夜，殺傷過衆，繼之以慘死事，爲尤烈。

先是雲飛嘗以副將（二三）攝定海總兵矣。尋憂（二三）歸，不逾年，而定海陷，大府（二四）稔雲飛材，以書招之。時雲飛方督僮奴治田山陰，令持書於隴畝間見焉。雲飛拆書，慨然白母，立馳去鎮海，（二五）議守禦具甚詳。俟服除，（二六）補定海總兵，受事於鎮海，乃樹幟以招散亡，旬月教練，軍威復振。會伊里布（二七）視浙事，議以前敵艦膠餘姚（二八）海

人，總算放出了殺一警百以免倣尤的手段，經過這一辦，於是士氣稍稍恢復了一些。但是已經養成了畏懼的心思，守禦着和作戰起來，依然不見得十分用力；祇有在定海的一次血戰，雖然傷失了我國不少的勇士，却扳回了我國不少的體面，和增強了許多的士氣。

話又要說回來，要不是沒有葛雲飛和王鄭兩總兵同心協力的堅守着，恐怕也不會發生這場「白刃進，紅刀出」的血戰來。這次戰爭，整整地表演着中華民族的精神和人格。

至於葛雲飛，他本是浙江山陰縣人，他的號叫鵬起，承陞就是他的父親，做着衛千總的武官。在嘉慶二十四年，雲飛中了武舉人，道光三年，接連地中了進士，立刻任了營守備的職司；同時他就改領了水兵。

這時，海盜非常猖獗，官兵接連的打敗仗，上峯就命雲飛，率同水兵前去勦滅。他一到，就將防禦和進攻的戰具，改造的改造，修理的修理，頓時「士氣奮發，防守堅固」了。海盜經他幾次斬獲，都曉得他的利害，就不敢再來侵犯，並且互相警戒着：「不要碰到葛，」從此浙江沿海一帶寧靖了許多；因爲雲飛勞苦功高，連陞了四次，再從副將陞到總兵的職司，可是不幸的事件接着襲

塗民所捕獲敵之貴女子及其
艦長數人易定海，說既成，命雲
飛率部渡海，收復其地，而以二
鎮師從。二鎮者壽春（二）總兵
王錫朋（二〇）處州（三）總兵鄭
國鴻（三三）時道光二十一年正
月事也。既而裕謙（三三）代伊里
布，一反前說，議戰守；是年秋，敵
首璞鼎查遂率兵船二十有九
艘，再犯定海。定海故海嶼，三面
皆山，其陰曰曉峯嶺，形勢陡絕，
臨海有間道，俯瞰縣治，歷歷在
目；其左高山叢疊，且去海遠；右
曰竹山門，濱海；南曰衛頭，尤曠
豁，無險礙，無關阻，爲海步往來
所由。雲飛曰：「二鎮客將也，俾
王公守曉峯嶺，鄭公守竹山門，

來了。

他剛初做總兵，爲了父親的死亡的驚耗傳來，就趕將職司辭去，丁憂回到原籍來，在他回到山陰不到一年的時光，接着定海被英吉利的兵打破了。這時候，上峯爲了收尋人材，遂想到雲飛是智勇雙全的能員，要防守定海，非他不行，就趕緊寫了信來邀他。可是照清朝的例規，丁憂的人須滿了三年的喪服，纔可以任事，這時候因爲局勢關係，當然不能遵守定制了。

雲飛剛督着夫役在山陰田裏耕種着，山陰縣官就拿了上峯的信，直到田間來尋他，他把信看了後，就歸家與母親說明一切，立刻動身到鎮海去，接連和上峯商議防禦的方法和器械整頓，軍隊的配備，非常周到詳盡。這一來，防守方面似乎不成問題了。

在他喪服滿期的一天，就補爲定海總兵，同時又在鎮海任事；接事以後，他就招兵買馬，聚集了許多勇士，經他苦心孤詣的訓練後，軍容就非常嚴整，配備就很齊全，從此人心安定，不像以前那樣浮動了。這時欽差大臣伊里布到浙江來任事，就商議着：「以前敵艦在餘姚海中擱着淺，艦裏面的軍事長官以及長官的妻小，都被我國人民捕了來」的一件事，想和英人交換定海，這

而已駐所新築衙頭土城中當敵衝。八月癸巳，敵艦入窺土城，雲飛自發大礮擊之，斷其頭桅，敵懼而退。翼日，自丑至午，擊之退，又翼日，自巳至戌，復擊之退。衙頭南小島曰五奎山，未幾，敵營其巔，將舉礮遙射以威脅我也；我乃以礮仰擊之，噫其紅衣酋一人，敵以狡計不逞，匿五奎山後，而以礮仰天隔山擊我。我兵不示弱，亦隔山與之抗，且敵陣時遭摧毀，終不敢越雷池（四）一步也。

當是時，天大雷雨連旬，將士往來泥淖中，衣甲霑濕，日暮絞戾，當出水數斗，不以爲苦。我兵僅四千人，敵每艘可達五六百，

商議終於成了事實；伊里布就令葛雲飛領兵渡海去接收定海，同時又叫壽春總兵王錫朋、處州總兵鄭國鴻也率領着部下一同前去幫着辦理。這是道光二十一年正月間的事。

沒多久，江南總督裕謙來代替伊里布到浙江來任事了。他不比伊里布那樣的懦弱無能，在接收之初，就將伊里布和英人商妥的既成事實，極力取消，同時在各關口增強防禦，一面又用迅速的方法配備戰士，使英人不敢藐視我國。

這年秋間，敵司令官樸鼎查果然領了二十九艘兵艦來侵犯我國的定海。定海本來是一座海島，三面排着都是山，陰面的叫曉峯嶺，形勢特別險要，海旁有小路，下看縣城，像在眼前，嶺的左邊堆疊着許多高山，離海也很遠；靠着右邊海岸的隘口就是竹山門；嶺的南面，很平坦，很寬暢，是海陸交通的要道，地名衙頭，雖然一些沒有阻礙，却是軍事上最重要的地方。這三處在裕謙接手後，早叫葛雲飛和王鄭兩總兵配備嚴防了。

「你們是客將，請王總兵去守曉峯嶺，請鄭總兵去防竹山門，我自己駐紮在衙頭土城裏，抵抗敵人主力軍的侵犯。」葛雲飛對王鄭兩總兵說罷，就分

計二萬人，更番迭進，配備裕如，我兵乘厓踞守，晝夜不得息，衆寡懸殊，主客勞逸適相反，雖士氣奮發尤加，而餉給不時，且間有或缺者，益飢疲。而曉峯嶺、竹山門皆無礮守，所恃火槍抬礮，不利遠擊。乃傳檄請益兵，而大府不應；戰且五六日，勢足以待救，而亦坐視不遣一卒。某日晨，大霧，敵乘霧登曉峯嶺，我以飢疲之衆，與敵肉搏，敵創甚，勢稍却，糧益以敵，遂陷錫朋與將士皆死之下。攻縣城，立破，於是水陸並驅，進窺竹山門，日久，我營中矢礮皆竭，勢岌岌，未幾，卒以無援被陷，鄭國鴻身被重創，猶揮刀力戰，手刃悍敵數人而死。

兵各到自己的防地去了。

果然在八月間，敵兵艦突然駛入定海襲擊衙頭土城了，雲飛親自在土城上描準着敵艦，對頭開礮，一擊，立刻打斷了敵艦的第一道桅桿，敵人狡計不得逞就逃走了，第二天從早上二時起到十二點鐘的光景，又來偷襲，結果又被打退，敵人終以狡計不得逞，並且損失很大，第三天又來侵犯了，但是雲飛防備的嚴密，發礮的準確，敵人始終沒法登陸。到這時，遂知道葛雲飛的利害，也就不再行冒險試探了。

安靜了好幾日，突然看到在衙頭南面小島上的五奎山頂發見了敵人的營壘，同時用礮襲擊衙頭，來威脅我軍了；可是我軍勇氣百倍精神抖擻地也用仰天礮報復他，敵我兩方互相射擊後，結果，著紅衣的敵軍事長官爲我方擊斃，於是敵人驚惶得手足無措，不敢再在山頂上耀武揚威，就躲在山後，用仰天礮攻擊我軍，我軍毫不示弱，也用同樣的方法還給敵人，敵陣地時遭我方的礮火摧毀，實在毫無辦法可以進佔我國的土地。

這時，天公不做美，接連地下了十幾天的大雨，各將士來往都在極難走的泥濘的路上，所穿的衣服被雨落得透濕，到了晚上，用手一絞，出水總是很多，

而我士卒亦全體殉難；敵既佔竹山門，乃悉集卒於衙頭。

雲飛顧視賊衆瀰漫南侵，衛

頭土城且受威脅，或勸退之。鎮海者，雲飛不從，曰：「定海不守，鎮海烏能自存，武臣致命於疆場分也，豈不聞以馬革裹屍（三）之事乎？」乃命移礮內向，礮陷淤泥，急切間不可轉，雲飛力拔四千觔礮以向敵，纜一發，而敵羣譁至，指顧間，且攀登以上；雲飛知事不可爲，遂出懷中印綬（二）付小校，命速避去，己乃手刀大呼跳盪入敵羣中，轉門二里許，格殺無算，敵惶急應戰，所至潰靡，將及竹山麓，敵酋自高阜以長刀斫雲飛，雲飛遮格

他們——我們勇敢的戰士——每天差不多像穿着水衣一樣地站在陣地上，一點也不覺困苦，個個都知道這戰爭是民族的戰爭，是抵抗侵略爲正義而戰的光榮的戰爭。

不過我們的軍隊祇有四千人的樣子。敵艦每艘有五六百人，合計起來，大約在二萬以上，因爲他們兵多，很可以充分的遷調，支配也很寬裕，不像我方面一點不能有充分的配備和遷調的機會；因爲這樣，我們的勇士，晝夜不休的踞守着要口，任他狂風暴雨，衣衫盡濕，就是浸在水裏，也毫不屈服；精神上雖然愈加激昂愈加興奮，但是肉體的辛苦太厲害了，物質的享受又很壞，有時甚至於糧餉都要缺少，一方面要受餓，一方面要受寒，而另一方面又要留心敵人的偷襲，防守着自己的陣地，於是肉體愈加疲乏不堪了。何況曉峯、竹山門都沒有大礮可以作戰，所依賴的無非是些火槍擡礮，可是火槍擡礮又不能攻擊遠處，軍械既然這樣簡單，防守起來自然愈加困難了，時常遭受着敵人威脅的事情當在意料中了。

這樣困頓的情形，不得不據實詳告上官，同時請即速派兵前來援助，可是「尸位素餐」的上官，雖然得着危急的消息，終於不肯發兵，等到戰事開展

不及，首去之半，雲飛半面血淋漓，躍追之，酋驚愕引避。敵更以火槍攢擊之，身被四十餘創，猶酣戰不休，殺敵數十人，敵酋以礮逆擊之，彈丸洞雲飛背，自胸出，穴巨如盃，遂立竹山門，厓石而卒。尸植不扑，手擎刀作殺狀，左目炯炯如生，敵不敢近，且時火槍遙射試之，久乃敢磨集諦視，歎詫至再。時雲飛衣上下黑色，青巾，鐵齒鞞，召土人辨之，哭且拜，乃謂曰：「此我定海總兵葛大人雲飛也。」

先時雲飛守衛頭，斃敵無算，敵憾之刺骨，既而圍衛頭土城，復遭格殺，以是銜恨尤深，至是乃將雲飛尸懸之厓石，以示威

了，並且經過五六日相當的爭奪戰，我軍的形勢非常不利；這時，倘若後方有相當的援軍，定海也不至於失陷，戰事也不至如此的不可收拾，但是，呵！祇知爲己不知爲公的上官們，始終是眼看前方的勇士，濕淋淋的很疲乏的血鬪着，並且接着陣亡了，他們決沒有肯發一兵去援助的意想；所以，終於受不了敵人猛烈礮火的襲擊，結果我軍完全壯烈的犧牲了。

在一天有大霧的早晨，敵人就趁着這難得的機會，偷偷地攀據曉峯嶺；這時，我曉峯嶺的守軍，雖然受着疲乏和飢餓的襲擊，終於奮起了精神，不顧一切，拚着命和敵人肉搏，敵人付了很大的代價後，依然不能進佔我陣地，氣焰稍稍低下去了；不多久，敵人的增援部隊，開到前線來，這時敵方氣焰萬丈，我軍終以沒有生力軍的接濟，我曉峯嶺陣地終被敵人所破，王錫朋總兵和全體將士如數犧牲，爲國成仁了。敵人佔領了曉峯嶺爲據點，復仗着勝利，繼續侵犯我定海縣城，縣城中無法防禦，敵人猛烈的礮火，立刻被敵佔領了，於是水陸雙方進兵，夾擊我竹山門的守軍，我守軍奮起精神，決和敵方周全這樣雙方對峙着，經過許多日的爭鬪，我營中彈丸和弓箭都用完了，形勢上漸漸地不利起來，終於後方沒有援軍，竹山門也被敵佔領了；鄭國鴻總兵，單身

蓋洩憤焉。

有大白板者，定海民徐保之綽號也，慣市竊，趨捷如飛鳥，是夜四鼓，偷入竹山，拜雲飛尸，負之下，且祝曰：「公爲國爲民，而繼之以死，今獨不念太夫人乎？請弗爲累，吾當負歸。」言已負去，並求得錫朋尸，疾趨內渡（三）矣。

三。雲飛授命（二）時，年五十有

始，雲飛攝定海鎮時，命良工製佩刀二，且銘其鐔，（二元）一曰：「昭勇」，一曰：「成忠」，即臨陣所佩，歿後猶握不釋者也。

注釋

（一）嘉道，就是清仁宗和清宣

匹馬，身受着重傷，還竭力地運用了大刀，斬殺許多敵人，但，因爲敵衆我寡，被害了，我方全體將士，在這一次爭奪戰中，個個甘心爲國捐軀，沒一個肯忍辱偷生向敵屈服的。敵既佔了竹山門爲據點，接着就將全體精銳步隊，集中衙頭，圍攻土城了。

這時葛雲飛早得着曉峯嶺，竹山門吃緊的消息；很想分兵去援助，終因自己的兵少防備都不夠，還有什麼兵可以派遣，又加所居的地位，比曉峯嶺、竹山門更重要，眼看得沒法救濟了；接着被敵佔據和我全體將士殉難的驚耗傳來，知道衙頭遲早必有敵來進犯，他早把性命置於度外了，一面分派軍隊，一面配備器械籌劃軍需，自己日夜上城來督戰，不上幾天，敵人漫山遍野的向南侵犯了，衙頭土城受着敵人的巨大威脅，形勢十分緊張，逃難的不知多少，有幾個將士也會勸雲飛退到鎮海，再謀抵抗的計劃，在定海孤立無援，白犧牲自己的性命和軍隊，雲飛始終不肯聽這計策。

「定海不能防守，退到鎮海去一定可以保險的不失寸土嗎？況且保國衛民，抗敵殺賊，都是我們武官的責任；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現在正是我們武官効命在疆場的時候了；不幸犧牲了性命，也很光榮的，有什麼恐懼

宗嘉慶道光年號。二 山陰，

現在浙江紹興縣。(三)千總，清

下級武官和現在中尉相等。(四)

武舉，就是在鄉試中式的武舉人。

(五)進士，在清時是舉人會試中

式後，在殿試二甲以上賜進士出

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通稱都叫

進士。意思就是讀書人可進受職

位了。(六)守備，就是綠營中的

武官，和現在上尉階級相等。(七)

總兵，是一地方武官的重職，位在

每省提督之下，分設總兵及副將

各管理軍隊，總兵所管理的是鎮

所以又叫總鎮，副將管理的是協，

又叫協鎮。(八)定海，縣名，在浙

江省。(九)英吉利，是歐洲的國

家，位在歐洲西部大西洋中，他國

名有二，對外稱是英吉利帝國

(British Empire)就是不列

呢？你沒聽到漢朝馬援用馬皮包着陣亡的尸首爲光榮的故事嗎？請不必再

講退往鎮海去的廢話，我的心已堅定了，決同敵人周全到底。」葛雲飛毅然

決然的說着，並立刻派遣部隊將大礮向裏面移動，可是大礮深深地陷在泥

土裏，一時不可轉動，眼看得敵人蠢擁着過來了，並且差不多要爬進城來；這

時雲飛心下雖然着急，可是非常鎮靜，趕忙上前去，一用力，就將那四千觔重

的大礮，提出土面來，同時變更了方向，向着敵人轟擊過去。

「轟……」

這一礮擊死敵人很多；但是敵人實在太多了，死了些許滿不在乎地繼續

蠢擁着向土城進攻，並且多攀上城來。雲飛眼看得大事已去，靠了這些土城

無論如何不可再防守了，立刻在衣袋裏摸出一顆官印來交給自己的衛士。

「你快點遠避，這印你保存着，將來……」邊說着，邊拔刀跳入敵羣中去。

「殺盡你們這些賊奴，爲我中華增光……」雲飛大叫着，同時運用了最

精美而敏捷的刀法，接連地將敵人殺死許多；敵人嘗試了這些滋味，知道這

並不是一件玩意兒，和他們手裏執着的槍有同樣的利害，不更加利害，也就

小心翼翼的來對付雲飛，可是雲飛任你小心任你謹慎總是給你一個不留

顯帝國，包括英吉利聯合王國、印度帝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一切領土，面積約佔全世界陸地五分之一多一些，人口約佔全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一強。對內稱是英吉利聯合王國（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就是大不列顛愛爾蘭王國，包括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而成。（一〇）狹突，和豕突同，就是寇盜侵犯地方。（一一）英國侵犯我國領海的起因，就是爲了兩廣總督林則徐禁鴉片的事，在廣東因防禦嚴密，計不得逞，於是就率領軍艦向閩浙沿海進攻了。（一二）詳註（七）。（一三）憂，就是丁憂，遭父母的喪事，又叫丁艱。（一四）大府，就是上官；總督和巡撫等

情的「殺」殺得敵人個個心驚肉跳逃避都來不及，於是大家呼號着：

「逃呵！逃呵！刀快要到我們的頸上了！」

敵人敗得很可以，他們祇有退，退往竹山門去了；雲飛孤零零的一個，擊着殺敵不眨眼的利刀，追趕上去，終於又殲滅了許多敵人，在這極度緊張的場合下，敵軍官急中生智，就隱匿在巖石後面，想暗算雲飛，可是雲飛殺得性起，那裏還顧到埋伏，將殺到竹山山脚，終於中了敵人埋伏的鬼計。

在雲飛遮閃不及的時候，敵軍官偷偷地爬上高處，用長刀對着雲飛的腦袋一刀，雲飛剛想躲避，但時間已不應許他了，一霎眼，腦袋分了兩半，鮮紅的熱血接連的流出來，身上地上都充滿了熱的紅的沸騰着的鮮血了。雲飛雖然覺得身上異常痛苦；但是爲國犧牲，心裏却感到非常愉快，始終很勇敢的追上去；敵軍官正在揚揚得意的時候，突然地看到雲飛跳了上去，趕到自己的身旁來，這一驚，真夠驚呆了，險得很，幾乎被雲飛砍着，幸虧轉身敏捷，掙脫了性命。於是敵人換了火槍來攻擊了，可憐的雲飛，一剎時身上受了四十幾處槍傷，還努力地和敵人奮鬥着，敵人雖然有火槍可以遠射，終於又被雲飛殺死了好幾十人，敵人實在死得太多了，正在無法箝制的時候，忽然用大礮

官。(一五)鎮海，縣名，在浙江省。

(一六)服除，喪服期滿除去。(一七)

伊里布是清朝的宗室，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起，爲欽差大臣，到浙江督軍務，後與英將義律約定休戰，第二年約破，免職；英軍陷廈門、定海、鎮海、寶山、上海等地，又逼近江寧，於是清廷復用伊里布爲欽差大臣，和英議和。(一八)餘姚，縣名，在浙江省。(一九)壽春，現在安徽省寧國縣人，定回疆平藩有大功。(二〇)處州，現在浙江省麗水縣東南七里，有故址在。(二一)鄭國鴻字雪堂，湖南鳳凰縣人，靈臺防邊事宜和率兵征剿閩、浙海寇有功。(二二)裕謙，清宗室，任江南總督。(二三)雷池，界限的意思。

(二四)指東漢馬援「男兒當死於

在雲飛背後直射過來。

「轟……」

立刻把雲飛的胸部打破了。那無情的彈丸像電一樣射過來，雲飛的身體不能轉動了，祇有沸騰的鮮血，繼續在他的胸前和背後像盃樣大小的創口中，不斷的流出來，雲飛的身體於是逐漸硬化了。

他——雲飛的屍體——還和活着一樣，矗立在竹山門巖石旁，左邊的眼睛還開着射出光來，精神抖擻地在窺探此後抗敵的情緒怎樣；身上穿着黑色的服裝，頭上戴着青色的頭巾，腳上穿着有鐵齒的鞞，手裏擎着刀，英氣勃勃很堅決的作殺敵的姿勢；敵人看到這樣的形態，怕得不敢上前去，這因爲被雲飛殺得實在太恐懼了，祇得在很遠的地方，用火槍射過來，試探動靜，這樣地試了好多次，纔集了許多敵人走過來，這番看得很仔細很畢真了，看到雲飛不屈不撓的樣子，不禁使他們——敵人——油然而起敬了，個個佩服，個個驚奇，個個稱讚，個個嘆息；這才領略了中華民族真正的精神，決不是那些酒囊飯袋可比擬的。

敵人於是叫了幾個土人來詢問。

邊野，以馬革裹尸還」的話。(二) 交印綬，就是官印。(三) 葛王兩總兵尸首獲得後，遍尋鄒總兵尸首，終於找不着，才罷。(四) 授命，就是犧牲了性命。(五) 銘其鏹，就是用文字刻在刀柄下端用金屬包着的圓椎形的東西上面，以自警惕的意思。

問題

1. 英國爲什麼向我國尋釁，濱海各將吏爲何不敢和英軍作戰，葛雲飛爲何肯毅然決然的出來抗禦？

2. 定海的一次戰爭，倘若沒有雲飛戰場悲壯慘烈的抵抗，那末這時的國勢將更如何了。

批評

清朝在嘉道兩代，差不多連日浸在土匪和海盜擾亂的氛

「這是誰的屍體？」

「唉！這位是我國定海總兵忠勇的葛雲飛將軍呵！土人們看到雲飛的屍體，很悲哀地流出眼淚來，邊哭邊拜。

敵人詢問明白了，就將雲飛的屍體，高高地挂在巖石上示衆。這，因爲雲飛殺敵太多了，太忠勇衛國了，於是遭了敵人仇憾和嫉妒，他們——敵人——的作用，無非想藉此示威並泄恨呵！

敵人雖然野蠻，但我國英勇的義士，却顧不到怎樣的橫暴，怎樣的頑強，終於使出一番驚天動地的手段來；這，就是徐保暗暗地走進敵人盤據的地方，將雲飛的屍體，從竹山門巖石上背出來的一件事。徐保向來以大白板出名的，凡是定海人，沒一個不知道他的，他平常做慣了偷盜的行爲，本能又很好，身體又靈便，真的跳躍如飛。在一天夜間，大約是四更將近的時候吧，他躡手躡腳的偷進被敵人所陷的竹山門，他並不到旁的地方去，就直到挂雲飛屍體的地方來；終於在昏暗的夜色中，獲得了雲飛的屍體。

「將軍爲國抗敵，是多麼光榮的一件事，肉體雖然被敵人傷殘，可是忠勇的精神將永遠地被人間保留着，現在將軍既然成了仁，可是住在家鄉正在

國內，若沒有葛雲飛出來平定，恐怕再延遲些也徒勞無功的。葛雲飛能使海盜折服，就在表現他的智勇，和他的責任心。英吉利的軍艦一到，那艘封疆大臣早逃得無影踪了；眼看英軍「兵不血刃」的侵略了許多大城治；這時我國的威信，早被英人看穿，國家的聲望早喪失盡了。若沒有葛雲飛在這樣的艱困中抗拒，那末此後的國是更將不可收拾。這時整地表演着真正中華民族的精神和人格的就是葛雲飛。

慣做竊賊的大白板，突然能做出一樁義舉，真正豪俠之至；可見當時的民氣了。那時可惜「兵」和「民」不能熔在一爐呵！

盼望着將軍好音的老太太，還不知實情哩！我仗着將軍在天之靈和我自己的一身本事，願將將軍身體送到家鄉——大白板到了目的地，就在雲飛屍體下面，拜了一番又暗暗地祝告一番。在他祝告完了後，祇見他像猴子那樣的向上一竄，剎時攀上了巖石，接着用很敏捷的手段把雲飛的屍體解下來，又一跳跳在地上，立刻背起屍體向着原來的路上去了，真使人不知，鬼不覺的事情已完成了。同時他又去尋獲王錫朋總兵的屍體回來後，就分別送往內地去了。

雲飛死時，年五十三歲。

雲飛初任定海總兵時，就鑄了兩把很鋒利的刀，一把叫「昭勇」，一把叫「成忠」，在親臨戰場時，他一定挂在身旁以防不測的；如今他死了，那兩把刀也緊緊地跟着牠主人的手中殉了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8 8612B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族英雄故事集（全三集）

實價國幣七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 | | | | | | | | | | | |
|-----|-------|------|----|-----|-----|-----|-----|-----|-----|-----|------|
| 發行所 | 上海及各省 | 世界書局 | 編者 | 沈祖濤 | 陸高誼 | 出版人 | 蔣祖誼 | 發行者 | 陸高誼 | 印刷者 | 世界書局 |
|-----|-------|------|----|-----|-----|-----|-----|-----|-----|-----|------|

Handwritten text and markings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including the number '347'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r a stamp i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of the page.